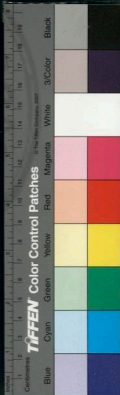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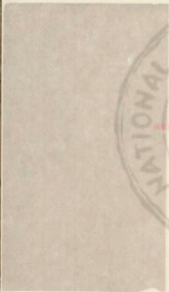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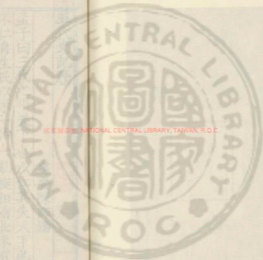




XUENBI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子曰三代之所以興也其
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
仁而興積仁而亡者蓋五代之成亦其於夫國之所
偷蕩之後始於古之成亦其於夫國之所
以存者以有民氏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
上之人以修德全任加我相與共事不休無
時而息者其所以興也



SEEN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序

建安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賊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



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眎如鬻蠻草木幾何其
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宇易暴以仁
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
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
傑之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
矣否閉極而泰道非聖人作而萬物觀指揮中
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滑搖毒煽禍以害斯
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
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

其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
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
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
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
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
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
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
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
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



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 存兩
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序

五代史記目錄

第一卷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第五卷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

唐本紀第六

明宗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

晉本紀第八

高祖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

第十一卷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第十二卷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宗

第十三卷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女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綱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綱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渰

存又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綱

嗣愬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球

莊宗子繼友

繼演

繼嵩

繼蟾

繼光

第十五卷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卷之四
唐高宗皇帝

明宗子從暉

從榮

從益

姪從樂

從璋

從溫

從敏

第十六卷

唐廢帝家人傳之四

皇后劉氏

子重古

重美

第十七卷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入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杲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威

敬贊

萬銓

萬銓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胤

出帝子延照

延寶



第十八卷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崇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姬寶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侗

信

姪守慮

奉超

遜

第二十卷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崇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世宗子諒

誠

誠

熙讓

熙謹

熙誨

第二十一卷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李唐賓

葛從周

張存敬

劉捍

第二十二卷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牛存跡

朱珍

龐師古

權存

符道昭

彭彥綱

劉崇

張歸霸

歸厚

王重師

第二十三卷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賀瓌

馬嗣徽

謝彥章

第二十四卷

唐臣傳第十二

歸弁

徐懷玉

王景仁

王檀

王虔裕



郭崇韜

安重誨

第二十五卷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瑋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美實附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任圜

李襲吉

蕭希甫

何瑱

第二十九卷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吳備

第三十卷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楊玠

劉錫

譚文進

郭允明

第三十一卷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龐勣

龐勣

張儉

劉勳

景延廣

景延廣

史弘肇

王章

李業

後贊

鄭仁壽



第三十二卷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劉仁贍附

裴約附

第三十三卷

死事傳第二十

張源德

姚洪

張敬達

沈斌

夏魯奇

王思同

翟進宗

王清

史彥瓊

郭從謙

第三十八卷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第三十九卷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第四十卷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翰

第四十一卷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誦

鍾傳

趙匡斌

第四十二卷

史彥超

孫晟

第三十四卷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遂

張薦明

石昂

程福晉

李自倫

第三十五卷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柬

趙光逢



薛胎矩

蘇循 杜曉附

第三十六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敬進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舉

馮行襲

第四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堯

蔣殷

第四十四卷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實

康延孝

第四十五卷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諒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諱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卷



王竹文目錄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張筠 弟 懿

李周

李承約

相里金

馬全節

安彥威

劉景巖

甚從簡

楊涉詢

劉處讓

張希崇

張廷蘊

皇甫遇

李瓌

雜傳第三十六

雜傳第三十七

盧文進

楊思權

劉審交

高行周

白再榮

雜傳第三十八

雜傳第三十九

崔光鄴

皇甫暉

李金全

王弘贊

王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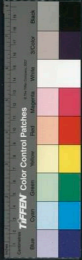
行珪

安叔千

唐景思

馮暉

唐景思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目錄

王進

孫方諫

第五十卷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劉詞

折從阮

第五十一卷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常思

十四

王殷

王瓌

董璋

范延光

安重榮

楊光遠

第五十二卷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張彥澤

第五十三卷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婁繼英

安從進

李守貞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第五十四卷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琪

李思

司空頤

第五十五卷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劉岳

盧損

崔棹

第五十六卷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馮玉

呂琦

何澤

姚顛

馬縞

崔居儉

李諱

趙瑩

盧質

薛融

王權



史珪

第五十七卷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賈緯

張光

裴綽

裴羽

馬重績

龍敏

李鏘

段希堯

王松

王仁裕

王延

趙延義

第五十八卷

司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卷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卷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一卷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卷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卷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卷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卷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卷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卷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八卷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卷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卷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卷

十國世宗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登無常口凡諸國名號漢本紀自封晉王以
 建國號唐以按始附唐各從其實也自博而
 下於宋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晉稱唐若
 史官從後而逆書也唐晉稱晉而石敬瑭又
 謂晉字非又稱唐則加吳而石晉自為
 漢王述也稱而孟加伴又稱蜀而唐則加
 一不待別石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
 以別世家梁初嘗封封東平南唐則加五代
 漢二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
 稱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徒事為
 夫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目錄終

五代史記卷第一



歐陽脩撰

徐鉉黨注

大明南京國子監

祭酒

余有丁

司業 周子義校刊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為名本原其所始也而紀次與事異
 時地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論
 之見其起之有漸和蓋也即位以後其事詳原本
 在重漢清者大故所書者制雖廣乃何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
 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登無常口凡諸國名號漢本紀自封晉王以
 建國號唐以按始附唐各從其實也自博
 下於宋封王定國之前或稱梁晉稱唐若
 史官從後而逆書也唐晉稱晉而石敬瑭又
 謂晉字非又稱唐則加吳而石晉自為
 漢王述也稱蜀而孟加伴又稱蜀而石晉自為
 一不待別石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
 以別世家梁初嘗封封東平南唐初嘗稱
 濟二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
 禮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徒事為
 夫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目錄終

五代史記卷第一



歐陽脩撰

徐鉉黨注

大明南京國子監

祭酒 余有丁

司業 周子義校刊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為名本原其所始也而紀次與事異
 時地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論
 之見其起之有漸和蓋也即位以後其事詳原本
 在重演清者大故所書者制雖備乃何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
 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



在襄王 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備食蒲縣人劉

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温勇有力而温

无克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温亡入賊中

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温為東南面行營先鋒

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

兵討賊 治温數為河

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

温客謝暉說温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

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輩足與共成事哉

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

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

背秦而歸楚也温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

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温左金吾衛大將

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温名全忠中和三年三

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

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

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

徐州時溥凡稱蔡州軍人者皆其節度使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

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犖亦乞兵于全忠溥雖

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犖率諸鎮兵擊

所開四年刊



王仲英
敗策將黃鄴尚讓等犇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集業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郟城集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策走封丘又大敗之策挺身東走至秦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勳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爲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贛盧宏張晔攻汴賢軍板橋縣軍

北郊塘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王願兵少不敢出

始

諸名既而稱帝而稱帝者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

也

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數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塘萬勝塘敗投水死宗權聞塘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

采宣來赴援

從王者非

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

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晔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

晔夜走過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榎遣張晔攻汴王聞晔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晔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

臣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臣見
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
騎出其東伏大冢間睡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
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睡軍爲三而擊之睡大敗脫
身走宗權怒斬睡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
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奕將李罕之取河
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
朱宣朱瑋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郟誣其誘
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
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

淮南節度使高勣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
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
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
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諱爲節度使德諱叛
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
德諱爲副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
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
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
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
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

于沈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駉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吕梁淮西牙將中叢就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秦宗權以來獻工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

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統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寃胸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選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輸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張濬私與汴父王厚之以略潛



爲汴請伐河東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游挾汴力請
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游爲太原四面行營
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無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游
而已游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衛殺潞州守將李克恭
來降道弼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
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
遂如潞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
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
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滑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
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唐故元城羅弘信來送

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
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九年二月攻鄆
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
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
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
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
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
假道于魏旣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
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
于洹水擒克用于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

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兗州朱瑩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揚行密遣瑛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潁河瑩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瑒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洛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諱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濠隨鄆三州匡凝請和乃止

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敦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璿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璿來降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瑒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鸛嵬大敗之八月晉取洛州王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克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正月遣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



封王爲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合山下晉絳
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
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爲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
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月天子
以王兼河中尹兼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
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
胤翊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
子宦者韓全海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
屬耳頓聞之乃遷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海等大懼日夜相與

游說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
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
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海等聞梁王兵且
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
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
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
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
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
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
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

貞敷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葵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勅襲鄜州虜周葵之族徙于河中周葵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薨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

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以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湯柳枝五曲勅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滑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郟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棧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鄆亦降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爲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

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
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俱
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
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聚
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
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
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
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
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
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

遣將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
贇等百餘人七月天子復使來勛王迎鑾紀功碑王欲
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為不可遣楊師厚攻
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
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
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于
南郊王怒以為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
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為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
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
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鎮國荆南忠武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一
一軍為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將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為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擁負衛滑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次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

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見甲

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書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帝則

者則書意有所因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帝則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

改元國號梁封唐王為濟陰王謂天子為唐王升汴州

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

州州縣屬京師則書之賜東都醕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

笏梅老來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責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若其來以見夷狄之



五代史記卷第一
一軍為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將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為發兵進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滑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次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

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見甲

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書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帝則

者則書意有所因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帝則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

改元國號梁封唐王為濟陰王謂天子為唐王升汴州

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

州州縣屬見城方賜東都醮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

笏梅老來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責其物



三才子卷二

來不來不固治亂而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

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夷狄君臣姓名官

但書其末以行但書其末以行乙酉封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

博王友文子而書友珪鄂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

徽建王友諒衛王友誥惠王友誨郡王甲午改樞密院

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

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我敗曰及績敗曰敗之文理

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貞高

顯謚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謚曰宣僖曾祖茂琳

謚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謚曰光孝祖信謚曰昭

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謚曰昭懿考誠謚曰文穆廟號

烈祖妣王氏謚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好畤蟲生隰州

黃河清於此書見九月括馬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

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髡髮刑徒好天之二小赦必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於西

都弑濟陰王弑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二月辛未契丹

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都辛巳至也如西

如則在道有丙子如懷州五代亂世兵無日不可

事可以書萬曆四年



五代史卷二

夫晉不書其命大特與天子有所如自著丁丑如澤州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渠帝更戊曰武

巴既下張文蔚薨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

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城收績渠城圍潞州

度使劉知俊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名有

日任趙嘉為文不得下與非自也

上將軍王師範城其旅當後曰伏諱不當殺丙辰劉知

俊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以晉人

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

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鄰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無燈俗損

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講武于西杏園甲

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唐末之亂強弱相并或去



黃至此乃書曰叛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

來甲戌如河中以高麗與薛舉如山南東道節度使楊

師厚為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

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易得曰五月己卯

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

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支以身歸曰降以地歸

執為忠武軍節度使以討劉知俊今在辛亥如陝州劉

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七月商州

軍亂逐其刺史李嗣稱奔于岐乙丑克丹州誨其首惡

王行思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留後王

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見伏誅

班智不足以濟身才不足以治衆而見殺者不啻死之

均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八月辛亥降死非囚辛酉

者來已卯閏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

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命釋討舊史文不

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

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四年



苦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冬十一月甲午日

南至告謝于南郊南郊不必盡其地以至日告南郊者

南郊亦從其本誌南郊亦從其本誌已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

英伐岐十二月懷英元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升

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自唐末之亂禮樂至此始用樂故者丁未

講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闕稼于殺水秋八月丙寅如陝

州以咸人晉人攻夏州故也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設國軍

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

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

使王景仁為北而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鎰北平

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

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栢鄉敗績

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免言王諫祭已天雄軍節度使

楊師厚為北而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

遣使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秋

八月戊辰闕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

安鞠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其本語書之以見

庚子如魏州攻魏故



也張宗奭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闕于魏東郊十一
月高萬興取盛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鶴吐蕃遣使

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此使于衙甲子如魏州

管人反錄定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

徐騰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偽戾寅如貝州三

月丙戌屠東瀼書屠著其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

至自魏州此至東都可知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

降死罪已下囚德音赦之小者從罷後徒禁屠及捕生

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六月疾華野王友珪反

如者皆此而州被竊臣於人也及自下而謀上惡逆之
大者日月之書不書無義例而事亦有不得而日反
非一朝一夕不能得戊寅皇帝崩年六十一不書崩
其日故又者皆不日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河南伊
爾與宜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僞也至于

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政譏于大失春秋之旨以謂

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

也子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晉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

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

公孫剽逐其君行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

君此子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



纂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者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

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

本非漢魏
從其本

為人美容貌沈厚

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

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貞自立

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

尹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

據爲崇政院使明年友貞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

趙巖至東都王彥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

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索蒙

周曆四年刊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

本非漢魏
從其本

為人美容貌沈厚

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

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貞自立

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

尹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

據爲崇政院使明年友貞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

趙巖至東都王彥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

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索蒙

周曆四年刊



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為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為主王乃遣人趣象先等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距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有奉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

皇帝即位於東都

即位大事矣其日而書是月復稱乾

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

見此之甚於東都終上文也三月丁未更名鐸夏五月楊

師厚取滄州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轅為華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

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

為殷自稱也

三月丁卯

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

不吉非帝而有無則書此書為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為昭德軍宣徽

使張筠為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



有百忍不書而書德倫

不可加

者德倫可誅而不誅以故張彥實而畧不書亦幾故以德倫稱任其首 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夏六月

庚寅朔晉王李存勖入于魏州遂取德州冬十月辛亥

康王交孜反伏誅反者不日誅及十一月乙丑改元羅

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是歲更名項史大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勣及

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

生都將李嗣友伏誅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關

寶玦附于晉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

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晉人取滄州橫

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

德死之其死也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璋使于契丹冬

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已巳

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夏四月己酉尚書吏

部侍郎蕭頊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

光逢罷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

光逢罷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



侯溫裕癸亥環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是歲秦寧軍節

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

制置使以討之舊史不書在共月日故書于歲末爲明年兗州張本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晉附文所擊故書秋八月

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爲北行營招討使冬十月劉

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

度使霍彥威爲北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丙乙己尚書左丞李琪

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宋友謙

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附于晉秦寧軍節度

劉鄩討之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九月庚寅

供奉官郎公遠爲契丹歡好使冬十月毋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銘來乞師不許文禮初爲

刺史惠王友能反夏五月丙戌朔德音改元降流罪已

下囚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

北行營招討使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威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

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

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嗣叛于晉米附夏閏四月唐人

取鄆州曾未即位已自與郭威敵國至其走歸於梁無所判官統不書唐建號而書唐入者因事而然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

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

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此官皆不勳書此書者與唐戰並罷使而別將兵敗職也

唐入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

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唐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建也四月

不待歲梁而立唐宗立

五代史記卷第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

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

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

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

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晉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

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

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

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嗣叛于晉米附夏閏四月唐人

取鄆州曾未即位已自與郭威敵國至其走歸於梁無所判官統不書唐建號而書唐入者因事而然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

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

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此官皆不勳書此書者與唐戰並罷使而別將兵敗職也

唐入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

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唐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建也四月

不待歲梁而立唐宗立唐宗立魏州十月梁始亡見唐

五代史記卷第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

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

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

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

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晉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

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

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

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



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麗助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二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捍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勗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據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

李勣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

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

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度勝唐書餘使有此歸爾

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

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

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

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遷據新城僖宗乃拜鐸

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

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哥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

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馬廣明元年招

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

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州州降于琢克用
聞之遷還可舉退至燕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
于絳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遼韃克用少驍勇軍
中號曰李鵠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服龍其威
名蓋於代北其在遼韃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國
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
射之極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
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
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恚沙
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遼韃承制以爲

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
關遇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謙與之錢千緡米千
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
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院巢
黨驚曰鵠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郛於石隄谷三月
又敗趙璋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
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
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
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



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

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洛德三州自別爲昭義軍

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管五州至是澤潞入于黃巢南走至蔡

晉州洛陽孟氏據之故當時有兩昭義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

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奕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

尚讓於太康又敗黃勣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

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

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宛胸不及而

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

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錫滅燭匿克用淋

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兩滅火克用得從者薛

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

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第克儻將兵萬人

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

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官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

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

存之鎮

克用不樂處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

故不聽王爲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侯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

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

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



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
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宋攻亦反以兵
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煜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
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
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
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政等克用陽諾而不
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
取邢洛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
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
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

下其李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
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
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
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
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為副使時潞州將馮霸叛降
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
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
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遷
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
訴其辭悽悔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



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潯沱規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鐸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鐸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鐸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鐸戰于新市爲鐸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

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鐸克用出兵井陘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鐸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僑奔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鄆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璠璠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

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闕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不丹王允兄弟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遷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選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勸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

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濟命遽止朱全忠之攻交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縣軍上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月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元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洛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



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
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
德威敗之于洞渦秋季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
軍于沙河復取洛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
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
定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
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
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
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
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僕言入陰地叔琮

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
守將李瑋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
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
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
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幽
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
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
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豈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
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
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



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豈如
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所以止無為梁患者其所憚
者惟我與仁恭耳君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
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
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
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為潞州留
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
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城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
鴈門

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
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
而以朱邪為姓按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其庭
之積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
於此積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按野古為都督其傳子
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
干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按
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
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
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按野古為幽陵都

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
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
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
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
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
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
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蓋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
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
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
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

傳至蓋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
沙陀爲貴種云

五代史記卷第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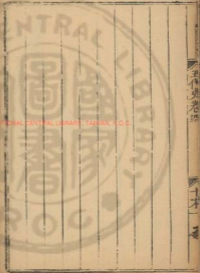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選軍上堂
置酒三番齒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
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
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
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
異其狀貌賜以鷓鴣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
後當富貴無忘于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
通大義尤喜音樂歌舞俳優之戲大祐五年正月即王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選軍上堂
置酒三番齒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
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
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
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
異其狀貌賜以鷓鴣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
後當富貴無忘于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
通大義尤喜音樂歌舞俳優之戲大祐五年正月即王



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鐸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暹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院十年冬

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復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晉攻博州破東武州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謂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



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
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
弑也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尚
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
十二年魏州軍亂竇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
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
帳前銀鎗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
澶州劉鄩軍于泃水王率百騎視其營遇鄩伏兵圍之
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復取澶州晉軍與鄩
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

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
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
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懿州殺
其刺史新昭四月克洛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
寶梁張筠奔相州戴思遠奔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
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
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
走之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
以墮湮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
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



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
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
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則德威死之梁軍募休于土
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十六年正月王
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璿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
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
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
月魏州僧佛直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執其君銘
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
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

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
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
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
朱令德諸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子當
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鐸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瑑等攻
張文禮於鎮州建瑑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
拒守九月建瑑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
源敗之于威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
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
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



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
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
克鎮州王莽領威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已
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因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

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門下使郭崇韜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

太原為西京鎮州為甘都四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姓為
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

昌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
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

取鄆州後唐太祖置義兒軍如李嗣昭等其家祖皆賜
名亦不姓于書也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

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

州唐末澤路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
之亂戰爭或取彼此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五代

及王彥章戰于遮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
掩其不備成驢而入之故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已



卯戚梁敬翔自殺

翔為梁臣梁所以亡唐之謀為多

見不輕于人

丙戌貶鄭珏為萊州司戶叅軍蕭頊登州

司戶叅軍殺李振趙巖張溪條朱珪滅其族已丑德音

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

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

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

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

甲子如洛京

洛京從

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

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倚于潞州

繼倚以非不干其死蓋繼達殺兄自當

壬辰收于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已酉求

唐宦者

死當過焉辭無識者

唐戊辰新羅國王金朴英

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

大諲譔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

大諲譔皇太后也太后費

位遣使來歸為皇太后賀史辛酉至自河陽丁卯十

廟神主至自太原相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宮戊辰享于

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

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

為皇后

五代十三君主后者七祿有不同立得其正者

得正嗣嗣無異也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州及入洛南郊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塗

為檢視諸陵使唐諸帝陵也路州將楊立及夏五月壬寅教

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核使儲德源為憲州刺

史命當不嘗此丙辰渤海國王大謨誤遣使者來丙寅

李嗣源克潞州不嘗命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

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

爽秋之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禳

災惑本德書文不書異災感為夏水非禮書雖見用和

物者實也故書其變逆常理不測甲寅幸郭崇韜第

以德書異也以其不可知故不書不書甲寅幸郭崇韜第

丙辰黑水遣使者來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暉妻

一產三男子

此亦變異而書不重人事故滿之機也以此為善祥故

一月癸卯改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書至見其留丁巳

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二月己巳

聚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

海國王大謨謬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鴨于

郭汭庚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夾食望祭于西郊禮之祭也非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

為東都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旱庚



寅趙光胤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五日

太祖正室於莊宗為

見諱世禮珠而恩義已西黑水女真皆遣使者來六月

辛未宗正卿李紆為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

少帝諱性王也諱嘗

諡曰哀皇帝唐人謂括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諱皇太后已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

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勳為招討使以伐蜀自

六月雨至于五月丁巳射鴈于尖山冬十月壬午奚吐

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奕貞簡太后于坤陵十一月

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

唐兵入蜀不攻不戰若臣迎降故直

書其實以見下郭崇勳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源宗訓滅

其族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閏月辛亥

封弟存美為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渾申王存乂

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九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

崇勳及其三子于蜀

實皇后魏氏作教典類及使魏崇勳而中舉足敗者魏皮刺兵在外可止而不止

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殺其弟

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及其族乙酉

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欶遣使者來丁

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客司唐殷楊師大王景來

仁白奉國皆滅其族二月己丑宜徽南院使李紹宏為

此書四年



五代史記卷五

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在禮皆不日

推達其心可知爾其事且不傳蓋在禮初無亂心以是日見道而反顯顯如以大名為原其本心而與於

作反者於此見凡言人甲午敗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

善惡不妄知之也如此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

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

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崔建自稱刺

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許其不允許而殺之文城其族

者前齊將薛乙丑如汴州去甲次滎澤龍驤指揮使姚

義自見也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

自鴻勝帝至萬善鎮問前從高在指揮使郭從謙反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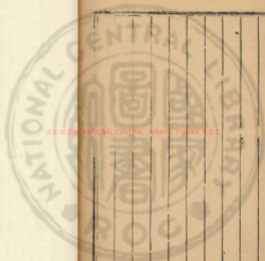
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年四十三帝尸為伶人焚之明宗

之河南帝文緯置乘輿至晉避廟諱入洛得其骨天咸元年七月葬

曼曰伊豎其不嘗許與崇太相同

五代史記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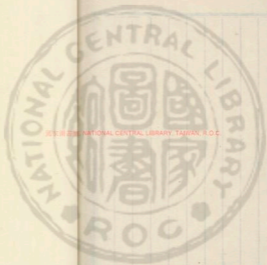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十
二
卷
五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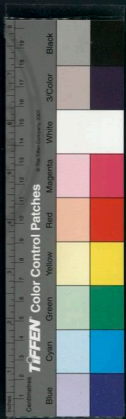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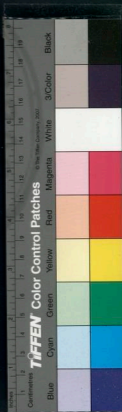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SEE W33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本
 明學聖德
 門評科生千載信
 事恭謹太極兼以為子賜名心
 之師太祖遺存千信將兵
 進使副書別以兵三千先擊
 繼入之馮夏以信所書
 以副書所將騎五百其精銳
 都光化二年李嗣昭入
 野山
 天父宣為
 人質屋案百
 其兵果其
 取是則
 而運天
 千李嗣昭
 此書之
 野山



2025.03.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

丁亥狄無姓氏父芻爲屬

門部將生子邈信烈以騎射

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

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

源梁攻克郟朱宣朱瑋

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

二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

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

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

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

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

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街

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

邢洛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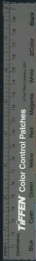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饑憑高為陣左右指畫乘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焉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舍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大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水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道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豈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爾舉鍾飲醴奮槊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

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煬備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碭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徙鎮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



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
及崇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募兵屯河上
莊宗未知所竊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
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
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取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
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
汴州已破段凝豈足懼哉而段崇翰亦勸莊宗入汴莊
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入汴州攻封丘門王彛開
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乃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
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三年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

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養漢內外馬步
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
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
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
朝于洛陽

大成元年

實開元四年而書天祐元年者大統改元文
見下可知莊宗本紀自書開元四年各從其
類無既曰改元

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諶死嗣源以名位
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

宗不許群臣屢請莊宗不得已而遣之三月壬子嗣源
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祭棧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



與在禮合女出止驪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在宗崩巳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華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徽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曰始奠見其禮也自巳皇帝即位于樞前祭禮即位朝君之禮也及禮之臣自立而用朝其祭矣此書其實者見其禮而不變文者蓋先已書反則自謂之也而謂之大祭之名也易制錄以采芻謂用朝采禮釋時而祭見壬子魏王繼及薨謂于亮不書此書故書以見其情節甲寅大赦改元渤

海國王大諱讓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軍節度使在禮始亂宗因之以反命以方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讓殺其權知州事高述巳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所以糾百官之不法假人于臺門過其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巳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渝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見時朝廷在閔



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寇遼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營官張志忠為太原少尹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秦建豐第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石武衛大將軍李罕晚使大鬼主傅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饒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旱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豐祭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罪從謙為景州刺史既

而殺之楚漢武君不討而命以有故書與在權同罪立

之殺書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以伐

荆南足時荆南自絕於中內而南矣三月壬子

朔幸會節園群臣買宴兩幸若不造度則小事也皆不

其將烏辰新羅使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旺

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國罷唐于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西殺豆盧革韋說八月己酉拜柯使宋朝化及昆明使

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

西殺豆盧革韋說八月己酉拜柯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



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

不言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

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已丑守殷自殺

不言克汴州者

未嘗改職直入其城也 乙未殺太子少保

高潛克州此不書克州故書自設 致仕任闈

而不責又下詔書汴州以罪故以明宗自殺 之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傳箭于霍彥威

遣使者來甲辰收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

皇后高祖諱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諱曰孝恭

昭曾祖敷諱曰孝質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諱曰孝質順

祖瑛諱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諱曰孝靖穆考諱

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諱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

紹虜來乙未孔循罷戊戌田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

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珣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

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

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夏四月戊寅延光

罷乙酉達觀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

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禿

鶻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為樞密使封回

鶻可汗王仁裕為順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

將軍四子州



使曹延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
隱赫連慶州防禦使竇珣玳反冬十月薛難軍節度使
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暮晉來十一月壬午吐渾
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竇玳
玳伏誅辛亥幸康蓋誠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田鶻使掣撥都督來二月癸卯王晏

球克定州王都自焚故不書伏誅辛酉晏球獻犍俘趙敬怡薨丁

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察夏四月

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捺括梅里來求充餒殺之甲

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群臣賀朔不

視朝而曰賀朔者非禮視朝常事自不常爾五月賀龜

出於通家之說自唐以宋周之書之見亂世非禮之

皆不復書者與入開同乙酉追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

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

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

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闕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宋

弘昭為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元兒遣使者來乙巳

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宮



甲寅葺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六赦改元三月庚寅
立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衛內
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
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統彥溫殺
之彥溫雖有罪不命殺而勿殺自通通殺之故不書其而書殺戊午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五
月丁丑回鶻使孽衆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里連來秋七
月壬午訪莊宗于孫揆所莊宗子孫而不加禮所見明
哀也然此始水之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
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壬寅殺魏州觀都軍使李行德大

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
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使康
合畢來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蒲
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
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
丁酉始藏水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
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
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父弼謁于太廟即禮
殿世至此始
一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夷欲不以
禮義責故不
書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鄆國公楊仁矩卒

海曆四千拜

卷之六



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程末斯來安

重誨討董璋不命將名直以無名使往沙州曹善我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觀使列六

薛娘居來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熱

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起鳳罷丁亥太

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

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

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敕流罪以下囚聞

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其妻張氏子崇

贊崇緒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放五

坊鷹隼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有來辛丑據表棣州

民邢釗門闕于戊之使王通息而後罷亡民雖有自如

而言而將君族之德有勸民之心故兩番

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物稅農具錢至人今因已未

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末思來辛未渤海使

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

使者來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

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四月庚申新

羅遣使者來五月己丑二王穆詹事司吉楊延紹葉封

鄰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



為高麗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由東川達觀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碛塘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瑞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

十國外而不書此書者如詳本唐臣而反至此誠恐自歸絕之則雖不許其自命錄之則尚其善然其來也臣猶不能故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如夷狄書之

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珂非子而書子與從珂博王友文同從益

許王姪從溫充王從璋洋王從敏溘王丙戌契丹使述

骨卿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

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

朱弘昭為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贇

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書得疾為從十一月壬

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若病不待疾以兵求立罪當誅

故書因其意以誨帝前矣權不得之而舉兵自助其反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年

十七清泰元年葬洛陽縣豐陵發亦不書葬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工有天下者皆數

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子

聞長老為子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

萬曆四十年刊

五代史紀事卷八



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文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歲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泰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為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遇歷

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矣華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憂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詭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登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



五代史記卷第七
圖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敵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
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
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
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
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
漢瓊召王子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



五代史記卷第七
圖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敵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
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
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
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
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
漢瓊召王子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



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於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于喪

位丙午成服于西宮

二代五君於此始見嗣君即位服喪之事先君得其終嗣君得其始

而免禍亂於臣氏於臣之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

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

巳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爲副中

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

書李筠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僕射權

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禱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

禮也乙亥契

丹使都督沒辣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

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贊

獻錢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

不書姓氏不曰冊其入爲皇太后者

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

銀絹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視祭山陵鳳翔節度使路王

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駕西面行營都部署薛

雞軍節度使蔡彥僞爲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

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恩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

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

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

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

母尊不可斥其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事自見於傳也



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
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

不書事蹟者當於
廢帝紀書其賢王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
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
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
驍勇善戰明宗其愛之自晉兵戰于河上從珂常立
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
類我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
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孟縣

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
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
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
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圍之王聞焉于黃龍莊
彥溫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環京師
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
殺乃起王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爲鳳翔
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爲控鶴指揮使廢
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爲亳州團
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

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懿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唐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懿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群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

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備民房課五月

以賞軍戊寅弑鄂王

義興 義誠 義深 義王 荆

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威義誠 義深 義王 荆 帝 義宜 宜 日 誅

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制廷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

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勅進遷人宗

子官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

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

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顛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

御署官 選是 庚子初舉兵



時所覽之言以其非史部正按故須有書方得遇此
博無難或不必書以舊史不詳故存所不知備傳疑也
九月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恩劉昫罷十二月乙亥
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丹寇雲州唐寅幸龍門早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

氏為皇太后非魏可故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

壽為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

使契丹寇邊六月癸未擊臣獻添都馬都者軍秋七月

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

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勳為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

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為雍

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

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

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

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敬瑭壬子天

雄軍屯駐捧聖都戍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

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命

官不書以此書以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



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
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
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
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
民爲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
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
叛降于契丹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大將宜以
義書死之如其志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
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三帝自焚死晉高祖
命葬其城晉於故城城中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嗚呼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

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
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
於殞身亦族其隕身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微陵其土
一墟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
誨矣哀哉



五代史記卷第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換鷄本出於西夷
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
雲朔之間臬換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
洛州刺史臬換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米寧公
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
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
十餘騎橫渠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乎唱

五代史記卷第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換鷄本出於西夷
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
雲朔之間臬換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
洛州刺史臬換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米寧公
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
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
十餘騎橫渠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唱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勳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瑄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奈楊村為梁兵所敗敬瑄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敬瑄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稱譖者兵家大忌不知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及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瑄為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

入立拜敬瑄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賊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洛州張禹進權州孫岳等以誣天下而以敬瑄為首天成二年十月從莘汴州為柳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且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夜暮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載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

王從榮統六軍敬瑄疑其必及禍不欲爲其副乃自請
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職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
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瑄乃請乃拜河東節度
使大同彰國懷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
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瑄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
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路王從珂反
於鳳翔路帝出奔遇敬瑄于道敬瑄殺帝從者百餘人
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敬瑄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瑄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
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

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據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
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
王從益爲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瑄官爵命張敬達
等討之敬瑄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
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瑄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
爲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於廢帝本紀書契丹立
帝即位以自立爲文原其心也晉高祖之反無契丹
之助亦必自立蓋其志在於爲帝故使自任其惡也國
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八
于契丹已亥大赦改元寧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
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



書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蔡維翰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

叛于唐來降契丹鏢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裴從

簡叛于唐來降是日廢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顛罷

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殺房萬十二月乙酉如河

陽迫降王從珂爲庶人從珂從丁亥司空馮道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

殺其刺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於己鎮州牙內都虞

候秘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彥珂同州裨將門錡殺其將

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彥質

旱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于吳丁

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秘瓊戊寅兵

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

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鄭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

恪唐宗室子史失其名書之以見二二月丁酉契丹使

皇太子解里來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

民租賦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

助國錢契丹使官死使李可興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

言丁丑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諡曰孝安

高祖諡曰孝安



廟號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曾祖柳諡曰孝簡廟
號肅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昱諡曰孝平廟號睿
祖妣來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雅諡曰孝元廟號獻祖
妣何氏諡曰孝元懿六月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天
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
旻丁未楊光遠為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
從賓反留守判官李勣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
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义寇河
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
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莫不克伏誅右監門

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泰進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

萬統符彥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在魏州之罪故誅以反

而見殺故不書誅乙卯楊光遠為魏州行營都招討使

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張從賓後河死壬申楊光遠克

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右

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金全未至而暉走見殺故不書

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

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暉餘黨九月楊光遠進粟

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殘民以歐其上君臣同歡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

美使翟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

錢作受命寶錢也天子當私錢故書八月戊寅馮道

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壬午澶州刺史馮暉降

丙戌許御署官選巳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

丹高祖以父事契丹其有所來不曰與而曰歸者若輪之也九月巳酉赦范延光

威金吾助契官王殷司天鶴呼學生殷暉于契丹于闐

使馮繼榮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巳巳赦魏州獨民稅是

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為樞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

中書令韓頤來奉冊曰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為

東京以洛陽為西京雍州為晉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

將軍馮從斌使于契丹巳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

庚子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十一月辛亥升廣晉

府為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于重賁為鄴

王

四年春正月盜賊唐愍皇帝墓愍帝下男宗繼陵曠中無號名故曰盜者

足跡雖絕帝嘗嘗者曰帝王也而國亡禮闕書

史實歸特無妄也上冊月日故雖辛亥澶州防禦使張

宣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

辛亥澶州防禦使張

宣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

宣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

宣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



從恩為樞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三月乙酉
回鶻使其都督拽里敦來丙辰頒詔元歷靈州戍將王
彥忠以懷遠城反已未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
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為奉化可汗甲申廢樞
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錮錢閏月壬申桑維翰罷八月
己亥朔河次博平西戎寇澤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
敗之其首領野離羅駁獨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
來癸未封李從益為鄆國公以奉唐後丙戌高麗王建
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冬十二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
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宮戊子契丹使遷折來吐蕃罷

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降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
海金來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月丙戌安遠軍
節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
裕入于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
裕戰敗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雲慶全節執而殺之
秋八月丁酉闕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
子太師范延光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
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闕稼于沙臺
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



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
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
見民不堪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
承福來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鄴
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
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
丹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
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決滑
濮聯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

京留守高行周

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

戌朔鄭王重貴

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

海金及安從進

取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

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

丹遣使者來云戊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己未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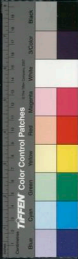
丹使達剌來二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

州閏月天興苑食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

太后高祖所生母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

于寶昌殿年五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



五代史記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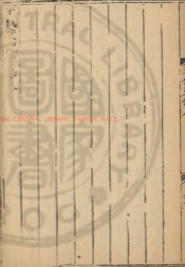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胤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文之不能通太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比京留守知河東鄴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久為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胤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傅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太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比京留守知河東鄴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久為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為廣晉尹徙封齊王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樞前庚午

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匹祭于相州之西山

夷狄之禮也如京使李仁麻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

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因為副太常

卿崔悅為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為鹵簿使御史中丞

王易簡為儀仗使舊史實錄無崔悅劉通使疑不置或謂書誤高和亦誤已卯四

方館使朱崇節石金吾衛大將軍涅言使于契丹秋七

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為皇太后

夫其前也喪妻不用后禮見恩禮之薄不書也丁酉使石

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伍

來庚午契丹皇祖母於魏縣祭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

思來九月辛丑李守貞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

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十一月契

丹使大卿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壽安

德五代之亂至此七君而不葬其死者五明宗崩壽安而德帝不克葬至廢帝時始克葬故皆不書至此始見

子得葬其父故已亥牛羊使董寂使于契丹庚子附高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德子大赦甲辰契

安從進自契丹不書伏誅



祖神主于太廟辛丑獨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宮廡宮廡契丹之稱也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巴來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拜昇以來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與來二月壬子景延廣

為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

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

錢焚衣野祭之類皆開卷人之事也明之天子日謂祭服其三月己卯朔趙瑩罷晉

昌軍鄆度使素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

壽使于契丹蝗夏四月庚午童被檢于契丹供奉官張

福奉威順軍捕蝗于陳州五月奉寧軍節度使安審信

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癸卯馮道罷

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祭蝗于阜門癸亥供奉官

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蠶粟者

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

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

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泰

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丙申辛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

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馮氏於帝為叔母壬子改于近郊幸



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米庚午括借民粟十一月
已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闕馬牧乙未契丹使
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
其廣評侍郎金仁逢來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
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米平盧軍
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崔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已卯陷貝州庚
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粉都部署契丹入
馬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
進而復嘗自高祖以交契丹其漢而歲時遣使聘之
實歸皆不書至事二使者旁午不絕不可勝

義故其官甲者皆異而
不書班以不得進故書

大饑壬午前禁難軍節度使李

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
黎陽辛卯講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

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

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

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

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

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賊城契

丹去戰而兩各傷失故兵餘去
晉不能追故以自去爲文已丑冀州刺史白從暉

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



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累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滎
州救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曲敗之辛酉率
借民財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鄴都留守張
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曹州行營都
部署六月克滑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
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遠
爲北衙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
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謝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

城樂善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

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

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

單門丁巳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降殺之

出考已許其不死既而命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

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

周爲鄆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

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

日改丹繼契丹乙丙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丙申



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
庚戌馬全克秦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潛
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
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夏
四月戊寅發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
澶州赦左右軍因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
午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辛杜威第旱秋八月甲
子朔廢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及澤辰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

馬于萬龍岡辛李守貞第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
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兔于硯臺戊子
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軍卿朴藝言來十一月
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阜門辛沙臺于
二月丁丑臘敗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瑩爲中
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米壬午射鴨于板橋
幸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
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表成軍節度使皇甫
遇爲副河決魚池大饑群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揚

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滑懷州
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方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兩霖河決臨黃
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而行
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
使原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
巴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
戰于海沱敗績死之戰時效於陣守將殺於城而不當
死者以其志不可知也屢欲使而
不得或欲歸而未暇遂以被殺歸者不
走不降而反皆理者自若死如清足已杜威李守貞張
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臺壬申張彥

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則去矣故書滅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

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

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

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

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膺寘於馮道懷中而託

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

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辭

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



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啟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五代史記卷第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而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斃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慶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

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啟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五代史記卷第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而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慶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

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即率兵
盡殺隱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
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
嘗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
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
夾指知遠曰此都軍其裨刺謂勇猛馬無大故勿
弃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
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
遠耻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
趙瑩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弟宣諭

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朔京師高祖幸其
第六年拜河東鄴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
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
方常疑知遠勲位已高幸普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
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衙行
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奪五月加守太尉
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鴈門王敗之
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貨鉅萬良馬數
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

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榜一木榜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榜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啟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此八年改元謂遷至此四年矣漢卿建國而未嘗強漢又稱晉年號然開運而造峻天福爲礪州城首漢聯取相十二年初無義理相書其實耳礪州城首漢聯取相州來歸受宋降曰宋歸家斯人也時天下無主得其則姓歸之與乎服於彼而未於此者吳矣漢高祖非有德之君使時斯人之武卽都指揮使史弘肇無所歸者繼得而歸也故曰歸武卽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桑可備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鼎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鼎

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盤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遷周漢起太原從而去故與自去其文通者退避之稱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龔逢吉觀察推官蔣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安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藥城



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逃歸丁契丹以鄆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明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初此國無號蓋其稱謂皆無明文故關不致於所疑與此書改國號漢則本故罪人獨民稅于陳之前百有餘年此可以補如也放罪人獨民稅于閩遣使者來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重威於香出帝時避出帝字去重至漢而後之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鄆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端謚曰明元廟號

文祖祖妣李氏謚曰明貞曾祖昂謚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謚曰恭惠祖僖謚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謚曰昭穆考典謚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謚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禘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燕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鄆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已未更名嵩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隱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右衛上將軍
大衛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為嗣承
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
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
秘不發喪殺柱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樞
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
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實貞固為大行皇帝
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

兵部侍郎盧價為尚書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

丑李濟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高潼關夏四月辛

巳陝州兵馬都監王元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

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峻不命為

討賊但令以兵實關楊紳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

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

為河中兵馬都部署河夾原武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

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河夾滑州魚

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



官張易鶴鶴食餼丙辰禁捕鶴鶴庚申郭威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午殺威
 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八月壬午
 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
 縮戰敗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寫蘭罷藥斯來十
 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松滅其族壬申葬唐文聖武
 昭肅孝皇帝于摩陵在河陽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
 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嚴

二年應帝即位至此宜改元而不改元其間則為二年
 應當時莫大之失本紀無載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
 者但書其實後世自見也

丙子弼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
 趙思縮降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
 者來蝗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縮于京兆
 甲子克河中守貞自焚死
 故不書伏誅八月郭從義殺前水興巡檢
 喬守溫丙戌郭威使來獻俘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群臣
 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
 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景崇自焚
 死故不書
 庚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馘俘二月甲戌旌
 表潁州汝陰民麴溫門閭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



開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使六月
 癸卯河決原武秋八月達賴來附冬十一月丙子殺楊
 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
 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
 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
 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
 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二
 十歲唐順元年炎之許州賜莊蘇廷吉自殺漢亡自賜
 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隋自公嗣者漢亡者見
 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帝謂周太祖立皆周所假
 託非誠實所以被其惑成者謂周太祖見周之
 克運也遂而歸於自立謂周太祖猶有自愧之心焉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
 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安靡之史其記事
 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
 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
國語言六月曰元謂大呂謂易列六爻曰九及後世
大抵古人言數多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
 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
 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
 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
 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
 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
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
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
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
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
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
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
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
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于威少
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
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
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
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
為史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
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
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
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
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
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
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
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
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于威少
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
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
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
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
為史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

繼韜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
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笑補為軍吏好讀關外春秋略知
兵法後為侍衛軍史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尤親
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
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
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
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來與趙思紹鳳翔王景崇相次
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恩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
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
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
與士卒無異上所賜子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
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懼崇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
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
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
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壘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
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
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
紹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



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置州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蓋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遜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

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唵步魏仁浦謀於卧内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

鸞脫覘威所嚮鸞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
 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
 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
 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奉寧軍節
 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
 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
 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
 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
 請立奉寧軍節度使資為副遣太師馮道迎資于徐州
 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陵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

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征契丹
 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
 逆劉贊于宋州殺之其將董延美楊溫為贊守徐州戊
 午次臯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
 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已
 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

太原其蜀謀國自立帶處而不審此書
與其不居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已卯馮道為中

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臬骨

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
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



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
王彥超克徐州彥超美楊溫不書夏四月甲午立夫人
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
祖諡曰睿和廟號信祖妣張氏諡曰睿恭曾祖諡
曰明憲廟號僖祖妣申氏諡曰明孝祖諡曰崑
順廟號義祖妣韓氏諡曰崑敏考諡曰章肅廟號慶
祖妣王氏諡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
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貞固蘇禹
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崔光
鄭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辛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

秦麟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

攻自晉州去自晉州者見漢兵衛謀罪人於京師自得討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

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

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二月

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萊克許歲軍三月丁巳朔寒食

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程光鄴

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

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并起故



不書壬午赦兖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
自兖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
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遼來附閏月

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

馬三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

所共諱丙戌鄭仁海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為

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吳丹廬

臺軍使張嶽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

申馮道為水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

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

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

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

軍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王濟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

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皆見日

進上文編無歲日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
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
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
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為
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
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祀
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軍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
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
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
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為
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
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祀
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軍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



忘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
祭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
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
事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

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殿諸嗣右監門衛大將
君之禮不待禮既而可知故皆無異辭

軍魏仁浦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
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
尹權判府事王敏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

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

攻漢不曰我曲在周不可以大
小為言致周兩相攻為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

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其稱帝故多姓名不與
追

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樊愛能安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大雩軍節度

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

武恭肅孝皇帝于高陵在鄭州
新鄭縣分州防禦使董希顏叛

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朱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

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州乙丑

馮道罷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



勃殺其刺史趙阜放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殺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唐長閑稼于南御莊焚已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二年五代亂世以紀曆即位者五十四改元不依古者四年一變改元隱帝即位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正月改元太妃徐氏嘗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
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

使王景伐蜀甲戌大興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未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辛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秦州三月庚子



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

常州書是月見夏四月常泰州役入于唐五月乙卯

至自淮南赦京師因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

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役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

董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酉宴帝認皇后于懿陵十

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若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軍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

東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滁州

書景臣不書景臣已卒

罪則教忠臣景景之說自著

降敵書問自友之則克者歸取之名也毒對取則見仁

敵之壽者不書死之者仁賜自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此

死節敵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

蜀癸未追冊彭城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家

州防禦使侯希進秋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為樞密使

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

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監檢壬申南征十二月

乙卯泗州守將范彝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

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身居其地而來降者皆附

而不居其地故不附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



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

其不走走不降可知殺于其死本紀若死者十餘人宋令與及李廷意即昭業皆以事捷不完不能立傳世所貴者死爾本紀亦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其大節可矣

瓜州三月壬午朔如秦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巴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并泗州宿遷十四州并書之見其志州

立三月辛亥幸其來買宴夏四月庚申拊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迴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

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

綬使董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

禮正祭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辯來

三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

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

是月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

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

雄州州縣廢置不書此書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雄州瓦橋益津以建州及其洲上置寨故舊史實

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五月乙巳朔取瀘州故地故

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不書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符氏無國

符氏為皇后繼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封子宗



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蒲訶散來已丑范
質王溥恭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

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二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
為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
訓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
卯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
兵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謫為儀使使
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符居潤為橋道頓遞使秋七

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濟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為
判官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為晉王熙謹紀王熙誨斬王
壬寅高麗遣使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文使
于高麗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縣州

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遣使

宋興五代之亡立於見周之立是則知其志不在於討賊天下以

漢亡見周之立是則知其志不在於討賊天下以
帝病已亡夫而周之立是則知其志不在於討賊天下以
位選明也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其亂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
梁之友珪及唐戡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
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
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夫寒食野祭
而焚紙錢居喪敗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
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齊當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
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成武之聲震攝夷夏而方內延
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
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

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
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
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
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
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
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
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閩宰相
李穀以計策復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感
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美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
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十
刃而史家猶讓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迷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而起孰不欲戡刃於其曾繁辛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于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十
刃而史家猶讓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迷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而起孰不欲戡刃於其曾繁辛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于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



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夫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並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二子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憐惜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昔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

無行作賊死大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後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鬻其孤質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諫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遷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
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
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常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
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常救護人賴以獲
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
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宋瑾於石佛山瑾走友
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又
之自置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
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梓出
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

罪豈不欲明非以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
其妻以歸后迎太祖于對立太祖言之后遽見瑾妻瑾
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鄭與司空同姓之國昆
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幸汴州失
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
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
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澗色鄉未
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
帝潘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

昭儀專寵太祖嘗與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連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耕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問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為尼賜名瑛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未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刺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焚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焚乃出末帝首遺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瑋友璋
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
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瑋鄂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
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河即位卒追封柳王而康王友
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副使押左右番殿直
監鹽鐵庫友瑋時爲鄭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
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唐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
獨與其母猶寄食鸞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
武嶺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碑有司

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
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

太祖曰朱三爾砂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

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
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

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衛王友能惠王友誨皆

王乾化元年拜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
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高

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
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



徒衛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書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暴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成州存戰死存子友寧

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溫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箭遷衛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聞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葉繁開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殺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擊殺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磨之清河為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



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聞鳳翔晉人譏燕友倫以兵
三萬至黎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于鳳翔昭宗還
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旬
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
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
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
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
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關門使王建襲客
省使王建义前左僕射張濟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
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

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
士卒心太祖與晉閻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
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
皆大譁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
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
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
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
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
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

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於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護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史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源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寇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

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水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勣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慶文監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太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游黠多習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



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
文妻王氏有邑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
常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
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
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
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
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
都召友文君令交勸其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
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國友珪乃易服為僧行入左龍虎
軍見統軍韓勅討事勅夜以牙兵五百與友珪雜控鶴

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侍疾者皆走

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

殺父乎友珪親史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

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

胃皆流友珪以裊褻裹之遂之寢中秘喪因曰乃出府

庫大養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疑

友文又下詔曰朕懇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

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

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鄂王友珪忠孝領兵勦

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

五十年身卷之三
九
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哀象先與駙馬都尉趙縱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著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

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縱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

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順治己亥十月二十日
江寧府學教授朱謨校

五代

三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子任其... 癸亥... 二月... 佛... 藏... 卷八...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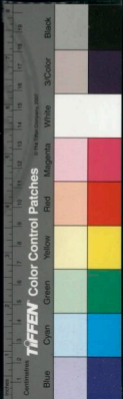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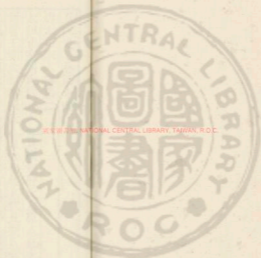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EW YOR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子封禪寺梁王暹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勸勵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恭而遽反



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欲軍還鎮自訴于朝
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棣遣氏叔琮康傑
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
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
祖然之人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
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常
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
奔達邇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
兵散亡無發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
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熊子性賢不妬忌

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事于宮中曹氏亦
譴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
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
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得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
尤謹其敕超破燕取魏博與累戰河上十餘歲歲常馳
躡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
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
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福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
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
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首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



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陳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黃睛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釋將叟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員簡太后廢教以吹笙歌舞慶其有血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

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深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及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索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夫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卿時畧

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大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急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

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鑄路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壽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甯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漳沔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請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

溫韜以後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
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
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
遺不絕莊宗有愛姬其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宴
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後娶乎吾
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
已拜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有典已
出宮夫莊宗不樂樗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
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
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

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
官羣從歷伊闕宿龍淵癸亥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
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
縣吏畏恐亡窟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
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穰之宰相
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
可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
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
前曰諸侯所賞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
軍宰相惶惑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

五代史
卷五
三
養軍軍中負而誦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夫大半至墨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使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道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夫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一身萬段夫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世世降官殺盡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

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勗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帥子門后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勗遇及至太原乃割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妃言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備正侍真懿才咸一瑾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官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魏國夫人及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官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

嫁突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自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兒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為突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基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後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觀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

段文楚唐發兵討之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觀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廿六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鳳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鳳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

克脩性儉嗇饋其薄太祖大怒詔而答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躬爲潞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潞州嗣躬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洛陽嗣肱從存審救諸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起拜蔚州刺史鳳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子官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

其政且哀其見答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勗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霜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十羈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連鞮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並漢鄒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

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
曰以亞子累八尊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
未通廢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勸德
俱高先王嘗任以政夫敵以軍府頌季父以待兒之有
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
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
得驍勇之士多養以馬丁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
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未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
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用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
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質告克寧

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
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
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
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
至於禍都虔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
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
史敬鐸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祭
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
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
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澹存
又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
爲王蓋存霸存澹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又存確存
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惠王存霸末王存禮薛
王存澹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又歷建
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霸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
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
頗神之拜千即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
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又及存澹等徃徃朋黨于
其家及崇霸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

宦官因欲盡誅崇霸親黨以絕後患乃謬言存又過千
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如翁稱冤言甚懇望莊宗大怒
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
三軍節度使存澹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黨師食
其俸祿而已趙存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
反觀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澹河中
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澹從莊宗拒
賊莊宗中流矢崩存又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
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
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

謁苻彥超曰願為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軍來
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
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殮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海重誨謂霍彥
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善來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
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開矣宜密為之所以
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石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
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懿繼曉繼繼岌母
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

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
為興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
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
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
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
遵食其粟至興州劉將程奉連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
修關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
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相江浮橋奔歸
成都唐軍自文州問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行



上殿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
羊草索繫首肉袒擊輦觀群臣裝絰徒跣以降繼及
下而取壁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
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茂雖爲都統
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業
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馮從襲等去惡崇韜
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
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勳賞贊數舉奉宗韜父子而魏
王所得匹馬束帛唯堂屋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
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崇韜大府長馮衙門閉緊由是

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茂請留崇韜
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茂爲備繼茂謂崇
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衛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
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子敢知也
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茂班
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
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劍
皇后涕泣請保全繼茂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
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
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



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
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
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
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及使殺崇翰明年正月崇翰
留任圍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翰期班師有日彥珪至
蜀出皇后教示繼及繼及曰今人軍將發未有豐端豈
可作此負心事從襲奪乎有密教王苟不行使崇
翰知之則吾屬無類夫繼及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
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奪乎力爭繼及不得已而從之詰
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翰繼及益糧以避之崇翰入

繼及從者李環楊碎其首繼及遂班師二月軍至泥
溪先鋒康延壽叛據漢州繼及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
卯至興平聞明宗及兵入京師繼及欲退保鳳翔至武
功李從襲勸繼及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
留守張儀斷浮橋繼及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
右皆潰從襲謂繼及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至宜自圖
繼及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
疑及之謂繼及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
踣面以俟繼及面榻而卧環繞殺之任圜從後環
及于華州之西南繼及少病關無子明宗已即位國率

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繼及何在
爾具言繼及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灑繼蟾
繼峻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
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
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
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亞莊宗七弟
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
便於此亦關
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
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
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
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
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

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繼及何在
爾具言繼及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灑繼蟾
繼峻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
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
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
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亞莊宗七弟
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
便於此亦關
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
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
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
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
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

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進冊爲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夫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母于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進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大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潞州解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貴傑故

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賢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

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
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
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
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
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
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
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
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
入宮脅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
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

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
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此丘尼帝驚問其故
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
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
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
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
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散於鞠院以免
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
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
年九月癸未詔以鄆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鄆國

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
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
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
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
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
妃至京師主誓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
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
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
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
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微陵

國中以遊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
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
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
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
程允郭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
留契丹兵千人鑄脊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
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
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
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
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

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
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
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
病于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
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蒙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
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歎有功爲金槍指揮
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
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記軍所過爾宜自往宣朕意毋

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
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
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己子
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
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杖道從璟
適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
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
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
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

者從父子從君子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
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許其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馬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
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
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子
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
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
之際詳夫使其不幸而遭焉其有如是而已矣從環之
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夫哀哉

秦玉從蒙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
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環死從榮於諸皇子
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儇而鷹視頗喜儒學為
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
諛佞以騁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
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
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
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
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
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屬聞之

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祭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
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
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
道也於是從祭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
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祭三年加兼中書
今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
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
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祭為皇太子是時明宗
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
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祭

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
曰此群臣之欲爾從祭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
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
等患之乃加從祭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
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
所考按諸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纓以軍
禮庭參其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
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帙又升班在宰
相上從祭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
指揮使人馬一匹給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約十疋都

頭已下七死至三死又請嚴衛擇聖千人爲牙兵每人朝以數百騎先後水才被天馳走道上見者震懼從榮又命其僚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華者請爲諸王擇帥傳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刺實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悲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察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擢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罪作十二月戊子雪明宗

官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贊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寤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溺宮女曰夜溺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嚼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溺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且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矜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

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其以告從榮從榮還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卿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還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與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

諸贊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卿等坐中與殿閣議畢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賊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官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子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路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殺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擡兵

千人以出從榮察爲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无所
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陔高輩從榮兵出與陔
輩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輩曰明日而今
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
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
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
鐵狀心自調弓矢皇賊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
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
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
已下皆走出定嵩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

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踣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
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群
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
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
察從璋從溫從敏從瑛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
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察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偏
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察爲大內皇
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怒其事貶房
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

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
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
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
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又
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
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
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
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
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需服以自備宗族賓客諫之

不聽其妻閻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
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
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
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觀史薛仁嗣等為盜悉籍
歿其家背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
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
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魏州刺史坐贓亦以太
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獲為商州刺史坐與其
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



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澄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虜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強悍廢帝素懼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官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度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遂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

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澄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虜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強悍廢帝素懼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官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度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遂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

五代史卷六
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後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

德軍節度使燕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開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福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嚴軍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二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樹木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女也后初號永安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婦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二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樹木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女也后初號永安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婦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

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
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強教高
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
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
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
有梳頭媿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
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殺者及景延廣
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
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上出上及中帝召常直
學士范質謂曰杜即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

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
知御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
曰孫男臣重耳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
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
孤弱皇帝救患推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
露蒙霜度屬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
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
竊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後魯天降禍凶先君即世臣
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開之初菟迷失次凡有軍國重
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禮樂宗祧既非寡命輕發文字



輒敢抗尊自啓靈瑞果貽赫怒禍至神威運靈天亡十
萬師徒望風束手僞北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
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窮皇
帝若惠顧疇昔稍寧宿寤木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
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妻馮氏於邪野而縛僕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
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妻古張彥澤傳性兒等至伏蒙皇
帝阿翁降尊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
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
發自冀北親批河東敗後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

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祀稷不幸先皇厭代
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氏而反勵恩厚義兵戈屢動駟
馬難追戚實自貽袂將誰執今守旻震怒中外携離土
將牽羊六師解甲委舉宗負屢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美飛越豈謂
已番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遺孫
男廷照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
取一啖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
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子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
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



王傳史記
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曾許以虜意難測
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卒卯德光降帝為光
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
太后曰吾聞重賈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
俱行太后答曰重賈事妾甚謹所失者遠先君之志絕
兩國之歡然重賈此去華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
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唐皇子延照延
實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
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
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

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平持干酒為獻衛兵擁隔不
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
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林木實野蔬而食又
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追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象帝
不勝其厚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
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照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
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
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

水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
水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水康王
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奉樂而水康王帳下伶人從官
聖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祭饌爲遺五月
水康王上禮取帝所發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
及皇子延熹而去水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
辭以尚幼水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墜虜地尤高
涼虜人常以五月上禮避暑八月下墜至八月水康王
下墜太后自馳至朔州見水康王求於漢兒城則賜地
種牧以爲生水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熹

自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
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禪避
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
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
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
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
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
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由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而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深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英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官在須出帝居喪中

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賀帝稱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遊梓宮前殿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以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官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懸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與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

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徽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實抑亦無足辨焉者然祖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嚴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重進重慶重某孫曰延熙延實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嚴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

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木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



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廢帝
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
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
指揮使以高祖及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
太傅并贈敬嚴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
儒七年正月追封敬感廣王敬德福王敬朕通王皆贈
太尉敬儒始以致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骨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

亦加贈太師敬贛字德和少無賴窳身民間高祖使人
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
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贛性貪暴
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贛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
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
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映人苦其暴虐
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
存鄭溫遇以辱之契丹犯邊敬贛從出帝幸瀘瀾使以
兵備汝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嘗無功開運元年七月
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校



敬魯節度使在曹魯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魯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及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職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官加贈太傅追封重英

王重胤鄭王重進妻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甚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府



守張從賓反攻河內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十年
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
師皆無子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
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
持竄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
高祖崩晋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
許立出帝重睿遂不付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
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道爲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
月拜重睿爲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
丹滅晋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諡于重睿高

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本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
重昊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熙延寶高祖諸
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熙爲鄭州刺史延
熙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遷尚書郎路航參知
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熙
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
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歛趙在禮所
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熙娶在禮
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
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

在禮萬歲殿所以昭予其厚君臣窮極奢僖時人以爲
禁在禮謂人曰吾其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從延照鎮
保義自延照爲齊州防州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
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照延寶齋降表王璽金
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美契丹得
璽以爲襲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照等還報求
直璽出帝以狀各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
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王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
知之乃已後延照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

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節

之者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鄙俚之人則諱之
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強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公
志蓋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
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
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
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
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間閭鄙俚之人
之處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
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孝小
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
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
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
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
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屬於義故降其服
以恭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
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彼儒絕其父道臣
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

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
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
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
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
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徵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官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土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前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官中后數切責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徵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官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土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前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

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邵史弘聲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閹門邪等死周高祖起兵觀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岐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授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感德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

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語已而議立湘陰公爲天子魯宋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語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窮陰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攸局所以軍民推戴當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誰以衰朽託於始終載者來牋如母見持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

隱中書史實錄皆無皇后立三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拱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拱徐州節度使



卷之八
王承勳
承勳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之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稱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帝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

后以承勳又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道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

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懇懇贊客將贊正等數目道欲闕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崇勸贊于外館殺贊正及判官董喬牙內都虞候劉福孔日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懼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名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物俾廣齊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

陰夜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教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温之所為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發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同開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温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豈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情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刳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懷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後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嘗立為嗣楊邠等受命命不欲信在軍師乃遣信也

涕泣而去信所至贖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刳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无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問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中州刺史馬鐸以兵趣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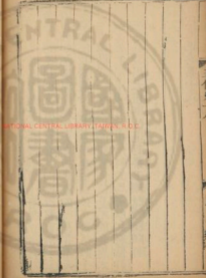
鐸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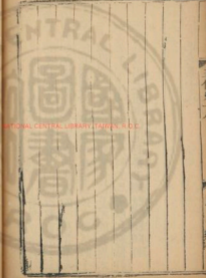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直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官事王簪簪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直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官事王簪簪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



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遷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
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
使廷璋辭曰臣父老夫願以檢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
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
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高陵一后三妃皆當陪
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高陵之側為虛墓以俟
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
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
兵部尚書其父同芝事趙王王符為諸皇官官至檢校工

部尚書錄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
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
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
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
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
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
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
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實諸積中
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



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
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媒里人
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
妃娶屠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
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
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與后子魏漢以兵鬪帝第時
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
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
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

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
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
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性矧在
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
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勗予懷何可贈太傅
追封刻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
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
等項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彝難忘有勸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善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後故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帥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問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蓋十阿父守禮卒年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善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後故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問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蓋十阿父守禮卒，年七

十一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因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刑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夫刑輕不孝重也刑有所禁人為非孝者所

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徽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

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
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
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喜曰吾歸猶為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於是夫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
其城崇訓知不免于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
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
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

手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
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
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
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
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
益奇之及劉夫人卒世宗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
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
詞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
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
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

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
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
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諤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
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
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
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預
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
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關

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
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
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
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對六年北復
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
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
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
名熙讓封曹王熙諤熙諤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
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諤左領軍衛大將軍封斷王皇朝
乾德二年十月熙諤卒熙讓熙諤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願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所有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嗚呼孟子謂春秋興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評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願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所有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嗚呼孟子謂春秋興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評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

客益窘爲人作戡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太祖謀書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來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備兵有能擒之者乃伴爲鞋結解以顯

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宗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席翔出翔亦伴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蹠殺唐大臣饒蓋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

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
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
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言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
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濟龍婦劉氏愛幸之劉氏故
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
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
尚讓黃象宰相時濟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諒
從此欲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
典馭交結潘鎮權貴往往附之輒信言事不下於翔當
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誼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

圖已不欲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誼畏已多稱疾未
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
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
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龍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
日益疆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
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
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
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愚矣受國恩深
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王

彥章敗于中都木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
在凝軍疑有異志顧望不來木帝遽呼翔曰朕居常怒
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
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
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
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
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
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救梁李振謂翔曰有詔
洗滌將朝新君遂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
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誤為丈夫夫

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喜俱從梁太祖為益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
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
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奔
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
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
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
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
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



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瑒張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
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蒲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
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
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中皆感悅珍得
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
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
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軍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
兵擊敗旺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
故也珍從太祖攻宋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
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之

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
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
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鄆城而番門殺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
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
黎陽臨河李固分遣孟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于
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
徐州遣珍先攻下虢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質等
唐質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
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質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質

三千史卷之三
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
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
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
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為和解
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廡以待唐賓部
將嚴郊治廡失期軍吏督之郊誘千唐賓唐賓以讓珍
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
賓反使者晨至京敵翔怒太祖暴怒不可測乃遣使者
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且冀得少緩其事而
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

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
因知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
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
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
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
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
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
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
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



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濟友裕敗薄於石
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
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劉彥昂擊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
鄆州臨濟水師古撤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
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
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
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
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
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
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

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爲
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
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驎死唐以梁兼統淮南
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強遭至
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
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
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舉敗降梁從
太祖攻蔡州太祖降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



面身被數箭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
去太祖盡勳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
賴亮及梁兵戰于焦夾從周獲其將王治一人從朱珍
收兵潛青遇東兵斬賊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
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
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
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
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
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
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

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
吳夜半潛遁破下瑾以訓從周已去乃出募收外壕從
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
魏言榮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
至軍谷閉壘不出而鑿三關門以特晉兵攻之從周以
精兵自關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
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潞州擒
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
以兖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滑口從周行至
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津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壽大祖遣從周略地山東
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
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大祖乃表
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
于梁從周會太祖嚴獵入于魏州募兵攻館陶門從周
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頌使閉門而後戰
破其入無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橋之御河溺死者甚衆
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
于滄州以蔣徽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
燕兵救之雖語諸將曰吾王以我輩諸將令燕兵來

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
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驛
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驪豈足以知之乃勒
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
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
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
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鐸乞盟太祖表從周奉寧
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
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
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

降邾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木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晆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晆於赤岡從宋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宋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

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遂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和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



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克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蒼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鹳隈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桀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山中晉絳三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愿仁暉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當

為大理御卒 喻授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 為秦宗權驍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邠州降以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懼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



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翰等繼之乃勝
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斬以圍
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聞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
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滿青太祖赴攻鎮州與王
鐸和遣捍見鐸鐸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
中諭鐸以太祖意鐸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
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聞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
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
史賜號迎鑿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

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
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
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
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
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
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
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
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
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

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
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
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
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
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
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
為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
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
俚語云絕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
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娘願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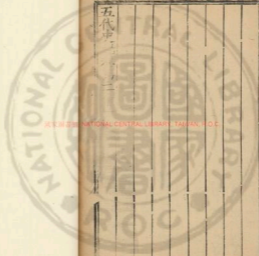
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
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上道太祖即
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金吾衛使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眾現不避道前
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
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
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徒鎮
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恬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

十鎮年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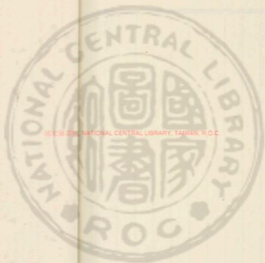
五十二卷二十一

五代中

工
ノ
ハ
二



XIX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 331 23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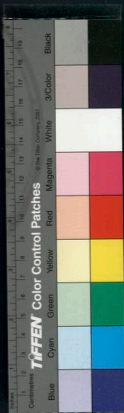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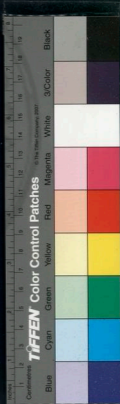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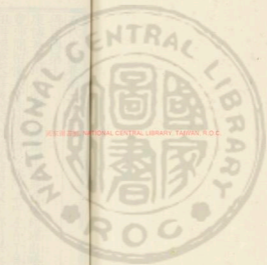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比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



去身被十餘槍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
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
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
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
謂潞州期必得乃禁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
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賊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行
降懷英恐都虞候乂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
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
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乂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
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甚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

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被所憚者
先王也今聞晉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
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
威等疾馳六日至甘黃礮會天大昏霧伏兵三番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
遁歸詣關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
不利吾獨遣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
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
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
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

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諒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嘗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交鄩以爲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

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羅城之徒從周家獨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章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數圍者從周母城上呼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以兵備師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守苦分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多逸彥乃遣人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城彥溫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

晉族城中皆欲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
實降者乃斬之城守蓋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
禱福論鄆報曰僕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
鄆乃亦降從周爲其齋設先事歸梁鄆曰降特蒙梁恩
不誅幸矣駁東馬而長表平乃去服束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醉太祖曰取克州量何大
手以爲元從都押衛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時史皆
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
禮鄆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
劾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

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鄆節度使末帝即位領
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平分相魏爲兩鎮末
帝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質德倫
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
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旌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
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旌幟往來不知其去也
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
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
饋軍久之末帝以其貴鄆曰關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
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

宣思良書鄒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
開鄒必勝之策鄒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
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鄒曰將軍蓄米將廢餓乎將破敵
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鄒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
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
何諸將皆欲戰鄒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
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鄒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
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
擊鄒管鄒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鄒使出戰莊宗與諸
將謀曰劉鄒學去漸喜以俄變用兵未欲示弱以襲我

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
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鄒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
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鄒
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
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鄒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
鄒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
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鄒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
進反拜鄒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鄒泰寧軍
節度使朱友謙放陷同州末帝以鄒爲河東道招討使
行次陝州鄒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

五十五卷
皓段凝等素惡郭乃譖之以爲郭與友謀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郭兵數敗乃罷郭歸洛陽醜殺之年六才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高祖爲刺史郭妾王氏有愛色郭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郭二子皆被恩寵路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郭兄珣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

皆有善政遷鳳翔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滑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亂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強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璠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甌存節功多李罕之圖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



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
菽以食軍雖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
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遇後指揮使
梁兵攻節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
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言大言
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
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泚
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宋瑾走
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瀆
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滅下瑾

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
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
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頭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
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益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
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
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
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
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
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

外城將降晉聞存鄧至乃稍定存鄧入城助澤人守晉
人穴地道以攻之存鄧運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
于陵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遂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
揮使絳州刺史遷鄆州留後同州刺史知俊叛奔鳳翔乃
遷存鄧匡國軍鄧度使友珪少子友諒叛附于晉西連
鳳翔存鄧東西受敵同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
不能守而走故友諒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
鄧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諒卒不能下未
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
存鄧攻破之以功加太尉兼中書門下平章事

而梁晉方苦戰存鄧忠憤彌激治軍者士未嘗言病
革召歸京師料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
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甚為德妃歸霸少與其
弟歸厚歸并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
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旌軍亦岡以騎兵挑戰矢
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
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
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旌稱旌
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旌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



攻蔡州蔡將蕭顯急擊太祖管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
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管去太祖攻兗鄆
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宋瑾逆戰金鄉大敗
之又破濮州管人攻魏歸霸爲從周救魏戰洹水歸
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
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武萊州刺史并左備上將
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并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
二年并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本帝爲顯官以
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
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暉屯赤岡歸厚與暉

獨戰陣前暉憤而去諸將乘之暉遂大敗太祖大悅以
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
戰梁故將陳瑤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
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
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纒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驍子軍直衝之戰
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
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闖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
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箭箭得筠馬乃歸太
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

武統軍歷洛晉終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
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并為將亦善
戰開平初為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
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
指揮使重師善戰魯州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
攻濮州已破濮人潰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
病金瘡卧帳中諸將懼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
以水蒙之火上幸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
取濮州重師身披八九齊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

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
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佐國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其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
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郟
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
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
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偃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
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濠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
軍未行賜死

徐懷王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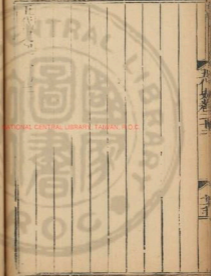
懷王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宜武爲
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磴全隄靈昌酸棗懷王以輕騎
連擊破之俘虜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
於板橋亦圍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師破徐宿懷王
全創被擒職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
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王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
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
清口懷王獨完一軍行以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
史屬歲屢勸乃議兵治壁爲戢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
攻梁東境懷王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少御使天復

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
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隄以入
懷王擊之隄中晉人乃却太祖時屢曹晉二州刺史晉
數攻之懷王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
祖崩友珪自立宋友諒附于晉以襄鄆州執懷王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統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相攻趙匡胤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胤敗之匡胤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胤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統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相攻趙匡胤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胤敗之匡胤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胤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

反攻陷長安劉弼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院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從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壯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河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梁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蓟縣晉史建知以輕兵夜襲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

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師厚來問殺魏牙將潘晏斌延範等遂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侍牙兵其帥得以偏袒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宋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性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



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馬與鉅萬而還已而
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
儻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
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弼逆時
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
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
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
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討事使朱漢賓以
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
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語之然心益忌而畏

之已而師厚場發卒末帝爲之受質於宮中由是始分
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審起淮南
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
行審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
兵於行審行審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
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
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
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審
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問于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



而景仁閉壘示怯何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
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
州降人問伏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
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
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度裕以衆一旅設覆於
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度裕疾呼曰追兵至
矣宜速走度裕以死遇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度裕
三請景仁乃行而度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
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審爲潤州訓練使行審死子
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

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未
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
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越行
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矜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
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衝者言馳使者止景
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
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
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肝食是日景仁及晉人



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勣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盧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賊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宜遣瓌與何懷寶御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千占之得斬關并名

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真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



故元城走黎陽具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
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彦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
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彦章有隙伏甲殺之程
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
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
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
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
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
等光圖凡言有于某者皆仕皇朝有明

王檀字泰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
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躡白副指揮使從
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
路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
內黃遷衝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
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
即位遷保義軍鄴度使潞州東封面招討使王景仁敗
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
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率
進封琅邪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

是時莊宗取魏博禮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禮嘗招納亡盜居懷下懷下兵亂入殺懷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媪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練與入魏致其器於輿中

聲言助尋嗣勳節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為備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連明皆盡嗣勳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從諸葛英起青棣間其後英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英兵敗降巢巢以英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英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



拔其數徼果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度裕
功爲多乃表度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
與巢爲敵境大小百餘戰度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
太祖遣度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度
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度裕以
精兵白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
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度裕降
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
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

彥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
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
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多而益辦彥
事末帝累遷臣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
爲其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
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率之
威左右馳驟疾若風兩晉人望其行陣森整相謂曰謝
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
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
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
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
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
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
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
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
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
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
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
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
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怒彥章見彥章為重墮以絕
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
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
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泝蔡壘於必
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
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
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彥章少遣崇韜與毛璋將

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
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
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
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
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
入于梁契丹數犯幽豸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
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
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



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討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領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馮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

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齒門而出元成算已决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曰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地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

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
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遂罷其事而紹宏左
側目崇韜頗憚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
大功已就而幹小文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
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
位已隆而下多怨讎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
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
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
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
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譏照其可動乎崇韜以爲

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慮自從入洛始受
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
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
公幣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
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
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
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
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
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

安之乎崇禎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
為成德軍節度使從崇禎忠武崇禎因自陳權位已極
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脫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
地崇禎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
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
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
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
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宦苑使王允平營之
宦官曰郭崇禎眉頭不伸營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
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禎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祁寒盛夏故甲跨馬不以為勞人居深宮陰
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禎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
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
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
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禎果切諫宦官曰崇禎之第無
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譏問愈入河南縣令羅貫
為人強直頗為崇禎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者積凡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禎
崇禎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
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廩養貧乏之及貫為之來

全義不屈縣民皆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
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
短莊宗未有以答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
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
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
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
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
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
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非常具獄行法
于有司陛下以萬求之毋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

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
起入宮晨崇韜頭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
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
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
北邊非總管不可擲崇魏王繼及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
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及小子豈任大事
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
卿也乃以繼及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
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
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

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官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禎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禎留鎮蜀繼及頗疑崇禎崇禎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澐宗融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禎素嫉宦官嘗謂繼及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及監軍李從德奪見崇禎專任軍事心已不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禎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德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獲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鎰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

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禎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禎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禎有丁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其蜀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禎又諱弘華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爲子儀之後宗弼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于儀墓下馬號

勤而去關者頗以為失然崇勳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臨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曹為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宜于鄆州曹兵敗宜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夾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

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偏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冒死之慮禍累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夫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圖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圖怒辭疾退居于德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

其家殺國而後白誣圖監守嚴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母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曰按鷹于西郊成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炎狄果於殺人馬

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弊李勣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責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使三絕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暇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已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

處禍屢所生也錢鏐披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
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
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
史韓玟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侍重誨勢數
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
爲辱國固止之及收還久請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
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
奪鏐官爵以大師收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
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
家患乃欲除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湯

彥溫開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
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
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
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囊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
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
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
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
希重誨首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
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令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
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

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領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測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割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二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鏞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鏞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讀知誥爲信其子鐸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



問不至始奏賊鋒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村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度徵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思無人顧武使使孟漢瓊至中事甚悲恐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友公使得罪去是紆其禍也願鳳以爲大臣

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擡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踏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宋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權貴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然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宜

徵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
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
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
爭求其過官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
官中動息事發禁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
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孫彥稠率兵如
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質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
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一輩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
爲人所使耳君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
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程光業至河中視重誨

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
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
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寒貴族
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
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各拜從璋以槓擊其首重誨妻
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
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寶不及數千緡而已明
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
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
曰我因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子讀保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者今學士院記事分士大夫間以文因崇政宰相推來謂之記事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保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宣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下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終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坐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吟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帝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子讀保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者今學士院記簿分士大夫間以文因崇政宰相推來謂之記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保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宣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下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終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坐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吟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賊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帝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



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鎗急追之德威曰章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是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番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

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表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義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夫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次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營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營善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翠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



動德威勸其衆曰此汴宋儲寇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百數十甲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覓以俘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與辨必勝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

復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以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愚之耳已而德威復乘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嘗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



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齋糧糗其能齋亦不暇食
不及日午人馬俱餓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
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虜其西
偏曰魏潰軍走矣又虜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
可復整乃皆走逢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
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九數十戰其大敗未
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
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平光於幽州破其
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
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節度使德威雖爲

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
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
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却走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
其少過奮擣擊之廷珪墜馬遂見害莊宗與劉鄩相持
于魏鄆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
騎入上門以躡之鄆至樂平遇函不得進而還德威與
鄆俱京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餽道也德威先
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
兵常何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



鎮定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
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
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
在其中而梁人豈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
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
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
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糧糈不暇給因其
勞乏而擊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
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頌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
殿速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

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
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
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宋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
亂梁軍束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
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
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
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諱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賊嘗犯法
當死臨刑指旁壞道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坦土
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



妓思得善歌者佐酒效言有符存常為妾救甚舍主將
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徒坦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
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室之從罕之歸晉
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
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太行瑜破龍泉塞以功遷
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
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
城遷忻州刺史善漢馬少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
燕擊趙深州圍營縣存審以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
遷潁州州兩練使魏博救梁降管存審為前鋒屯臨清

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辛西從莊宗
敗鄩於故元城間實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
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曹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
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
願假臣騎兵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從戰胡柳波督兵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
戰暮後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寨河南北為兩城晉
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諒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諒求救乃遣存審與

李嗣昭牧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邠壘陽敗而走邠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不勳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關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遣軍擊邠大敗之邠聞望不復出存審曰邠兵已敗不知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

苑邠以謂晉軍直懼乃夜逃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殺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韓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強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擁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崇韜何忍令死并

窮野崇船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狗斬袂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子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船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巖鋒刃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四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千彥超彥饒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勗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

事莊宗日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勗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奉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太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遂追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

百餘人即日謀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彭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從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自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上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

意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笑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讐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不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瑯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



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伏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繼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瑯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瑯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瑯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瑯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瑯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勞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梁徽備燕是時晉精兵皆比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瑯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燕遺存審扼下博橋建瑯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春榆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遠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瑯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守縱火大呼斬擊數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按營去蓳縣人追擊之梁軍存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



著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收劉鄩於故元城累
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鉞兵傅鎮州建瑋
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
女是爲齊潯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按下以禮
貞部曲詰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
軍都指揮使事齊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
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
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
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文禮欲害卿張氏未

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
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四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衡補
擢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
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
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
敗解去從賊幸縣故元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判
史將銀槍效節軍齊攻楊劉建及躬自召募燹斬先
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
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



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滇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闞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垂韞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火甕積薪自上流縱火

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管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投南城環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善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常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卽以爲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慕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夜行欽屢敗乃降明宗



撫其背而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
歿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統將自衛開行欽覽勇取之
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
與衆軍戰藩旅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衆共數
百追及攢鎗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
其二矛斬首一級衆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
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
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適平生戰陣事以
爲美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
奏曰奉勅安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榮

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
內殿俱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
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
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
在禮在禮送平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
父母不取教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
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柱稷之功小
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多奪
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
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



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
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
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徃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
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爰入于魏與在
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
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討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
而明宗已反行欽乃整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
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
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
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傍家置酒相傾泣下
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
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
又當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默無言坐視成
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
日得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
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
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
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
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澤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
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
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
在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
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環至於斷髮
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
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代人也爲人號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路伏

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
原莊宗已下魏博瑛梁相距河上梁將王禮襲太原晉
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
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安全全領起謂承業曰太
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
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安全全被甲跨馬召率
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禮於半馬城中
禮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安全全爲能終其
世不錄其功安全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安全全振武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



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
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錢林都虞候從擊
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大威戰
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衛指揮使建豐為
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
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
戰胡柳指揮使孟讓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
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
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

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
莊宗以為老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
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
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
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
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
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
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

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
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嗟唏乃使以兵爲先
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諸死
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
州鄧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
使乃拜鄧度州刺史闕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
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鄧獨取三州乃以夔
州爲寧江軍拜鄧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
鄧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州官譁善違數以諫鄧怒
遣人告善違受人金下獄善違素剛辭益不遜遂死十

獄中鄧病見善違爲崇卒于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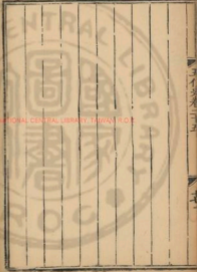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高麗四年刊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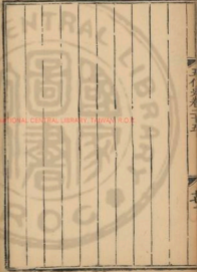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鐸爲軍校自晉救趙
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齊軍德勝張文禮弒
趙王王鐸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
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
欲以劍自刺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
乃遣閻寶史建瓚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
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
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鐸爲軍校自晉救趙
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齊軍德勝張文禮弒
趙王王鐸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
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
欲以劍自刎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
乃遣閻寶史建瓚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
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
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



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
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
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
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
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
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嘗度威結習曰主上所殺者十
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聖
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
公儼素爲希聖所信勸希聖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
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

也希聖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聖斬之習
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習人不使習之嚴急不欲
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彥知溫擒而殺之習
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嘗爲安重誨所不悅希聖者
上言習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
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
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
令謙家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
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

商曆四年刊 五代史卷三十一



良刺史豪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
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鐸為軍卒稍以功遷
裨校隸行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鐸為張文禮所弑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昏斷其耳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
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河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

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軍節度使代房知溫
成于盧憲軍始至而戍兵龍庭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
忠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
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
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
所宜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
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
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
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
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
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歛之事及黃梁相
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
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
宗初遷大魏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快快既而莊宗臧聚
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鄆比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
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比都而以宰相豆盧革
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夫而革嘗以手書致租

庸錢下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華開之革
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
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
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
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鄆都天下之
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
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
事欲直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
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
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即位推



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諫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諫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
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
事唐制也租庸直帖訟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
與願遷舊制詔從其請而諫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
百官俸錢省罷鄱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鄆塞
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
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
由是天下皆怨善之明宗立下詔暴諫罪斬于洛陽市

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監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
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
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
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
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
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
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
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

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
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
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
充三司使璠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
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
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
忙無暇聞者笑之歷秦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史
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字彙事判三司置高祖有異志三
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
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

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
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
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魏龍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
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
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極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
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
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
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
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



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先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文開樊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吳州之疆孰與雋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後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間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

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夫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廉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涪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僞強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



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
落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
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其命
斬之知祥飛行刑者少緩入自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
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督嚴
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
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
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
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笑談朝廷爾即擒
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及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
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
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鄒
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
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靴走廷
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
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
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
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
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



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臺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關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關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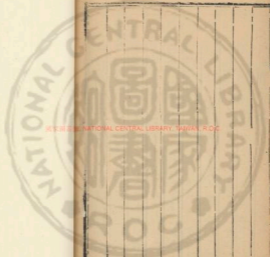
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昔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論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茂伐蜀餘資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豬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王析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



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異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職覓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甥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措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減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坊有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銀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

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儋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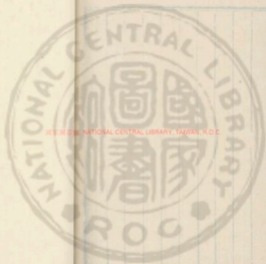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竹
外
卷
二
十
六

十
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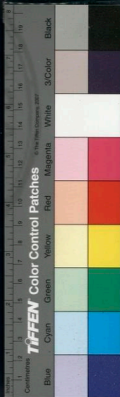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SEE 3133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世宗憲
未弘昭
使與安重
以弘昭為副使西用孟知祥其軍李嚴弘昭大備
承還享師璋不許遂相情忘弘昭益關使待之不疑璋
頃重其為人後璋有軍卒遺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還左
衛大將軍內客有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
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
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避居邊長安延重誨于家使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



其妻妾侍飲食重海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譏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海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瑄使拒重海會敬瑄以糧餉不繼遣燒營返軍重海亦以被譏召還適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海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為人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福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閹者贇為兒時以通默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稱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誦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

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徒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夕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齊于家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

皆見殺齊有子三歲其故史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鄧度判官韓昭胤常書記李舉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殷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警者張濂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濂見帝聞其語濂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便濂問於神和



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
巳土嵩不脫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
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使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
由此其懼使高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
於是夫反使專美作徽七言宋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
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
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全遣
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謂率城中
民財以給軍王恩同舉諸鎮兵國恩踴廢帝懼又遣高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放

齊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愍前朝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
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使延朗
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嵩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
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
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嵩
及延朗堂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
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

難言之乃陽為癘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瑄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瑄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鎮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虛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仗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

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癘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葬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塚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塚為國取怒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瑄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瑄從亦反不從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于書除日夜半下學

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以反朋敬瑄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瑄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帝見之色愛崧躡其足文遇乃出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愛崧躡其足文遇乃出策曰我見文遇肉顛遠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瑄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度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

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崧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崧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瞞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崧常不與延朗事來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度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天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太抵如此竄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廷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柘鄆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鳳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鎮保義皆有善以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廢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據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衆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東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關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從安遠又從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揚光

遂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彥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
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
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
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

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
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
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
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
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資岳至義
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
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帝
以誅從榮功自召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
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劄兵叛降從珂思同走
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

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郎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避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國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入絹二十四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劔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皮剝一軍耳諸鎮之兵在

後其敢釋米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高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威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



宣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
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
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
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
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
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
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
涓不絕流爲江河彘焚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

增方每冬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
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
職而舉天下内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
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
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
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
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
州鄆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鄆
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五代史卷二十七
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
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
党項阿埋屈悉係等族抄掠方渠遂殺回鶻使者明宗
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明宗
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
自牛兒疾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犬首領連香等遣
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
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欲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璽圍及道秦王金裝
胡靛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犬不可失信因悉以

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潞王
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
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
時彥稠中彥稠與思同俱以賊走時應帝猶在唐末亡二
人走歸國於斯末都與於元行獄之走也法思
同與我不同其死可嘉彥稠直彼賊
見於尔餘無可備故不列於死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唐高祖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
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
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
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
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
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
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唐高祖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
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
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
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
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
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
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
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



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筆說俯仰默然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任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華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華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遷人吳延皓改立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遷吏尹政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史部銓崔沂等皆貶說華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路

羈紲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藏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棺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又子同者人以爲非遽改

佗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崩朔平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令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怒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敕命遽履新朝以我直人可撥弊謀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李與鄭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賞官與選人書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葦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帝以罪竄之南海

被逐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遣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並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

華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字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永業曰吾以卮酒碎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遣程文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卽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莊宗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

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轎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奏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誚程誣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擎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子凡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

解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爾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樂傾蓋皆陳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圍觀察支使梁兵焚夾城圍為州城王而晉王亮首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圍去就之計圍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一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圍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圍數乘使往來辯釋遂獲嗣昭卒免於禍圍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仰擊敗梁兵圍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

盛德有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圍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圍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圍曰城中兵食俱盡而又抗工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措其生路圍答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討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圍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



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園工部尚書無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無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直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謀隱其公扇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邑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救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馬守工部

尚書魏王魏爰啓崇韜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爰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爰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還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珏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

重誨以爲然忙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圍
前事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蓋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
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
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
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
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
興殿廊下孔循不掛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
任圍二則任圍圍乃何人圍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嘉

賤重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能若令琪而相協如棄
蘇合之丸而取蠅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
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入
多望其所爲然圍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
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圍以故事爭之不
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圍茶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
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
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
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圍益憤沮重誨嘗
過圍圍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圍不與由是二人



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礪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激怒望愍帝即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人以爲兵鳳懼因歸爲備休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督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禦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

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爲文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脫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備其貲財因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宦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翰林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狠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還禮
部侍郎因諷國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
國爲重海所殺而遂以謀反是時重海方用事雖明宗
不能詰也鳳鶴號哭呼重海曰任國天下義士豈肯謀
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海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
以相法言人事多申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平巡官明
宗爲內衛指揮使重海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處明宗易
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
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
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

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抑其術而召之則傾國
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
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
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
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
以國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
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海言甚
切直重海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
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
以斧砍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

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秘書少監于囑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囑
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囑又不遷自以材
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充詆皆鳳
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囑與鄰家爭水竇為安重海所
怒鳳即左遷囑秘書少監囑因被酒性見鳳鳳知其必
不遷乃辭以沐髮囑詣直吏又溺於從者直慮而去者
吏白鳳囑溺於客次且詣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
囑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海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

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
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
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
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
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
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
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
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
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箠授善



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嘗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唯應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高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論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謂之至於晉王嘗奉交相於幕夜金戈鐵馬踪踐於明時歎曰李公何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願其從事故鄉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及

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覺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沉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



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
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
漢邸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
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丞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
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
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
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
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變伶史彥瑁曰我與群臣
飲博浪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
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瑁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

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
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高可改作一方之
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料議可用不如任以一方
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
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
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未王存霸奔
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至上存亡未可知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轡豈非戰敗者乎宜拘
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
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德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子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嗚呼美楊澗之死于既已矣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子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莊宗即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生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
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
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
宰相豆盧革等希甫官官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
甫矢志尤怏怏控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
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廢哀服喪居于
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廳
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
變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文文古人之田宅姦賊之吏

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陝西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
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
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陝函以示
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革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海所惡希甫希甫諷奏革繼田客
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
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
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
上變言河壘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
筠軍士詣安重海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



郊前齋一日群臣習儀於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
秦王從禁樞密使安重海餞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
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
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
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不告李筠事動擢軍樂貶嵐州
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勸學問以下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

趙巖選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選中書舍人
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
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
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
乃拜贊秘書監爲秦王師傅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
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語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
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
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
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

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
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終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
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又皆宜不與
其謀而諮議參軍高釐與王最厚釐法當死其餘可次
第原獄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
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從夜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
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守止其一身孝矣道等難之而
馮斌亦爭以爲不可贊守乃得免死於是論高釐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及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
俟人有告贊秦官而王贊自夏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贊

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甚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秦二
年詔歸田里行至石合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
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而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
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迫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
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瓚諫議大夫瓚虛莊宗事不
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
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
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
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子其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侯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並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友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歛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瞻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佞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視以示人曰視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



賜子其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侯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而瓚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友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歛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佞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視以示人曰視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



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
賂啖德光求助已以募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
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
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州吐渾白
本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
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
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上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
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臂中得此疏計已決矣可無

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
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
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
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
度浸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論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
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
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



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王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閤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沒威練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死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吾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費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勳勸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

帝以維翰言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贊在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首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彥澤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史則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

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殺德光至京詎使人驗其尸信爲盜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文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至誅從守殷父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

誅高祖惜其才吟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中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言契丹致耒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爲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職則來侘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空知其言必起兩



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
敕吏具載以授延廣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
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
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裏金銀飾以
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
木策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唐下至伴食刺
史重唐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
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
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觀之間先鋒石公滿遇虜

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
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
出皆泣訴然延廣方豈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
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營人曰曷延廣曷我來何
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
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營交惡凡
變本征伐一出延廣言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
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
爲河朔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
功延廣居洛陽憂鬱不得志見晉口割度必不能支契



王
五
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雅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使奉官燕聊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秦雖輸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是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屢騎卒至乃與從事關公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不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奔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營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所藏

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簪授至八簪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息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鳴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京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燬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由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鋒自延廣狄削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契丹字實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平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轡至州事寧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人于契丹而轡猶守城不下契丹聞之凡七月高祖義轡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轡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由帝即位與契丹絕

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輸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閉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宗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轡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轡馳驛代令溫守貝州轡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轡願自效轡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轡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轡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



契丹入密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密僞城中已亂
 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
 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平令溫瀛州
 河間人也王令溫既死其子矣密不能察其
 死其死不足實
 契丹則於死非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字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
 事逢吉嘗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
 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



契丹入密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密僞城中已亂
 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
 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平令溫瀛州
 河間人也王令溫既死其子矣密不能察其
 死其死不足實
 契丹則於死非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字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
 事逢吉嘗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
 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



曰弼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
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
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
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
鬻官謗者譁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
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
王俠富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
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賣
永吉饋之而告者使王筠自晉木使楚至是還逢吉意

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囊裝
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
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
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與等下獄崧歎
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
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
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
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慙以為
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



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
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
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
筋暴之山麓死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
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
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
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輪綾絹
為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
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
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

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等奏李濟諷濟請罷太祖與楊邠
樞密李太后怒濟離間大臣罷濟相以楊邠兼平章事
事悉關决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
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
帶之非便與史弘肇事於是卒如私肇議私肇怒逢吉
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生中私肇怒其逢吉謀求
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樞人聞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
史公一處分吾養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私肇
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
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私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

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杜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持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遷為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遣太原使將

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崔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擣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



貞鳳翔王景崇水趾趙思筍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悉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嚴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詭言坐菜市凡民抵罪史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李崇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廩養之董徒徃曹制其王侍衛孔目官解驪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言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萬四萬遺僮言之淮南以爲粟茶僮隱言錢福進嘗其僮

乃誣吉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燕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奉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頴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竊避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王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



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
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
楊亦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帝與同第弘肇屬
聲舉爵橋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
逢吉與邪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
飲酣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瀆長槍大劍若毛錐子
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
錐子蓋言軍也弘肇默然從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
令弘肇不能爲客者使問晉卿坐次弘肇屢殺之蘇逢
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劉晉弘肇及閻

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
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
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
時李業郭允明後賈彥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
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
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
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
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
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



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揚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籒史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濟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則太后怒罷濟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

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平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相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廉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棄大政而務苛細比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口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持以后禮葬之邠又以



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
同日見殺亦爲人頗儉許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
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緇紳延客門下知史
傳有用乃謀史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
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熈令昭遂節度使劉
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洛中以憂駭召爲之洛陽賊周第
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

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
承夾卅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
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
民租一碩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
耗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戒其出者陌三州縣民
訴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
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
益於國邪百官俸廩官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
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擾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
之民有犯鹽禁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



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水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之罰之隨年杖每杖一入必

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會民租賦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且多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遣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帥往代銖銖願棄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勸邠等已而弘肇等先誅邠李業等曰諸君可謂英雄見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無獨無敵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不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

之手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降
人心乃與辭臣議曰劉侍中擊馬傷其面軍士逼辱殆
有微生吾欲奏太后奪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
止殺銖與李業等象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
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第七人業最幼故允儀之
高祖時以為武德使業即位業以皇太后故並用事
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
官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帝召司天趙延又問
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

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
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
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
文進後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度語相誦戲放紙鸞于
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
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鄂史弘學等皆以為
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鄂等鄂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
系以詔書殺鄂威于魏州威舉兵反噶帝遣左神武統
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首卿等率兵拒威于祝
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噶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



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多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咸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養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拜將軍設食朝堂儀警嚴

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鄆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為已任周太祖在鄆聞邠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於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且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



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尤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尤明少爲漢高祖屬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尤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尤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尊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尤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尤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虓邪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尤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塔張貽肅血流逆注高帝敗于北郊遷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尤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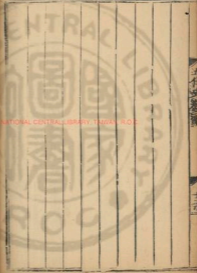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棄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臨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殺閔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棄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臨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殺閔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



之時君暗政亂兵騷民困近者效於內遠者叛於外小
不制而至于偪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
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闕而據其地平之之
術在手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
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思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
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德後以時以阜其民俟
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
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要之勢則知
彼情狀者頗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頗爲之先導彼民
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營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
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
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
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
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
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
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吳則梓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
四面竝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



必死之寇不可以愚信誘必頑以羸兵攻力已竭氣已
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
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
足以議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選
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選左散騎常侍充端明
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挽群議親敗劉
昊於高平蹕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
臣問治道遷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
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遠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
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韓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論持

學士陶穀嘗爲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嘗言用兵之策
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
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
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
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
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
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
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
以歲軌離文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
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
萬曆四年刊



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
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
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久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
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
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
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
并必死之寇敵後亡其後宋興乎定四方惟并獨後服
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
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
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恸者數四贈侍中

韓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
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
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
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
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
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

王仁英 卽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
留仁英歸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
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薊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
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
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
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盧翺字仲熙其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峯巒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黃門訖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漸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管還帝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
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尼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
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歲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
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秀

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殺徒能先爲所在
以進談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
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
俳優而戴以不幸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蔽之
說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日終日而勞心使善者不視焉爲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
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
上而擢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
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
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
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
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解州壽昌人也少為軍本事梁太祖為
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
蹴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彥章爭天下為勦敵獨彥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闕難小兒耳何足懼哉梁

五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解州壽昌人也少為軍本事梁太祖為
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
蹴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彥章爭天下為勦敵獨彥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闕難小兒耳何足懼哉梁

五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復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滑州虜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問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甚于愈厚自梁夫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鄆二州防禦使臣國軍節度使其兩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其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問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

諱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夜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韮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衆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寡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棹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塞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殺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

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凝等墜彥章書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曰彥章使酒醉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遠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未時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嬰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虔儔監之彥章至遮城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



唐將夏竦奇素與之有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竦稍刺之竟傷重馬駭被擒在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子又曰驚善哉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郡無壁壘何以自固竦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在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乃竟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勣死留皮人死留骨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乃章牙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累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舉而暮事資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牙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

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佻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退贈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遽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

五代史卷三十三
四
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未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馬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潞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象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

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泥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若入于泥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漚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祥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累君臣亦皆震懼未敢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卒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人城悉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

代得爾爲多乃升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開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業又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鄆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鄆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
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言
說其有言哉作死事傳不論也傳者五人焉彥超附志
守說傳宋令有李延強彥超附志
不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暹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
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高恭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
博節度使楊師厚李本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
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
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

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
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整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闞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五代史卷三十三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
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
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
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餘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
鬪輒不能辭南軍皆釋去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鄆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鄆伏兵圍之數重幾
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
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礪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
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鄆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
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
誦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
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騎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城故取舍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守事璋後事唐

五代史記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蘭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劍中後璋兵攻破蘭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養得鬻殘父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善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錢于前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榮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鞋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千辛遣思同築壘塲

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又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從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士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獨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士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誦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而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其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與元張虔劍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劍虔劍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潞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壘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



興元行狀走
異故予其死

五代史卷三十三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
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
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
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
兵聚謀逆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
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
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
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者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

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
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
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
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
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
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轡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
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
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敗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
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盩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乏之但見穿虛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羅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昔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元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降於唐而誠其殺已以降賊故不
言死而書如其志而歸其死者於唐其不降

降賊故不降為死將

崔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聯進宗左戚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射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揮便後事唐後魏王繼及破蜀平康是孝以功為號

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
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
歸兵無之可擊即以州立邀之契丹以精騎到門斌兵
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其急攻之延壽招斌降
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十謀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
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為也
已而賊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忠為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
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

夕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
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
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
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
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
守也重威許之遂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
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
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
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劉晏攻晉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
拒彥超以戍兵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晏兵解去
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
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
圍漢太原樊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存狎拒之以彥
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
者數四遂歿於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
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水決聞

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
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
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
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
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
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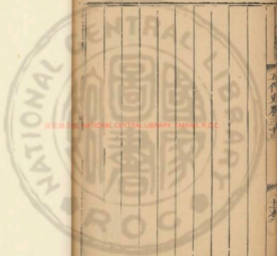
李昇方慕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成善其文辭使爲教
令由是知名成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
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
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展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瓶
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故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
家益富贖每食不談凡乘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號肉臺盤時人多劾之周世宗往淮李景儼始遣泗州
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
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
部尚書王崇質副成表表讓與成等皆言景儼割

泗楚充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
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
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
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
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
謨與成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
著兩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
秦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
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
乃以蠟丸書遣重進勸其反初成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金陵一杯土也未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遷而放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闕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于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止而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止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

謨亦貶權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稍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倫史卷三十三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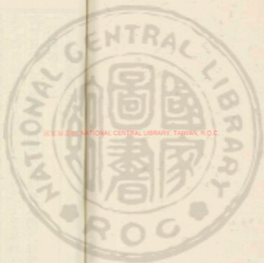
2025/10/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一
卷第五
此之時臣竊
其朝充然無復應靡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得當時可道者何少也且果無其
人哉雖曰千戈鼎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
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愛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方材實有韞于中而不見于
外夫窮居陋巷志士之志雖如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三才卷三十四
一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矜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
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晉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

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
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白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
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
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
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
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
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



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
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遽種
田隱之實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鉤而不餌又能化
石為金遂嘗驗其信然而不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
以寶貨遺之遂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
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
年卒年七十四諡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弃
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遂
好飲酒喪其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繡素相
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懸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

名逾彰既乎石門荷蓍之徒異矣與遂同時有張薦明
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
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
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
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
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
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



五代史卷三十四
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
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
謁替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屣仰責彥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椁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昂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應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
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
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
縱火焚營欲因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
者不得發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
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

五代史卷三十四
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免福贊終不自
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
同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
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
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繁繁生則則生忠
忠生自倫自倫生尤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兔
鄉為孝義鄉正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闊九月丙
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
其事按編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闊闔一丈二尺烏頭二

柱嵩冒以瓦桶築雙闔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
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人式無之其
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烏頭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
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壁吏張廷範為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尋出西北掃文昌軒
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
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壁吏張廷範為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尋出西北掃文昌軒
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
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



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行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宿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冢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訖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

北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肯傾險猶猶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特制度已墜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還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極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



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牧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儉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

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客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



支使管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押行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置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處之十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於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承旨御史中丞以世親充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平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議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



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宰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執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覺自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于泔河太祖踈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

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展覆落之楷常懸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揚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

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
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汝張文蔚等皆懸懼俯
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
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
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
厚風俗循父子皆燕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休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
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位晉王之意
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屬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拜稱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第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皆同光中為
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謫之罪以憂死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相審權父讓能皆為
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
臨幸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
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義縣尉直昭文館
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估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任吾子忍令杜氏歲時



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晚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
翰林學士累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佐
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晚爲亂兵所殺贈
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
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崇實
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高之流涕也夫以國子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

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
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
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
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自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
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過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
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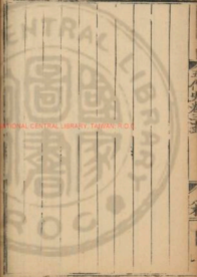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
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
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
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
至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元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
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優
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小人雖衆。必有
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

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遜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
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
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
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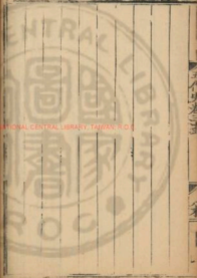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止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賦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高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止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賦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高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

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搏鬻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衛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壘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

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潞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潞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肅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未交寧氏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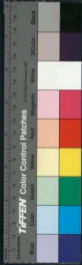
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軍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惡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樊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用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梁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

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其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挽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夫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



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
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
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
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雁中矢
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儻長而
懦其弟樂韶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
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樂韶委其政於魏球
申蒙球等常教樂韶反樂韶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
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球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
樂韶事樂韶且見誅因以語趣之樂韶乃遣其弟樂遠

入梁梁末帝即拜樂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片莊
宗滅梁樂韶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
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
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
往而就我也樂韶不聽樂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
行販至貲百萬富嗣昭爲梁圍以來城糲年軍用之絕
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
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樂韶初無惡意爲姦人所
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
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樂韶數召樂韶從獵寵待無間



李存輝尤切齒數詆責之繼勳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勳陰使人告繼遠今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世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勿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勳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勳還京師繼勳悉取繼勳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遠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貨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綾麻引數百騎坐戰門使人入殺繼勳而度嗣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遠繼遠走城外自刎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

子繼能坐管殺其母王藏婢婢家告繼能反與其弟繼業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其德之以爲忻隸單三州刺史開運甲辛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屠庸關以功遷長兄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晁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
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
丹人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
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宋友
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遷州刺史
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
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佐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

嗣以柱都智長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
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
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止入關破
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
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
由是父愛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
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宋宣
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兵敗亡太祖
落後從太尉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策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者處罕之子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等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山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不來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

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謹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完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末允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圍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謹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以待

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

李謹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

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

圍太原沙陀將無完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

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末允者待爾肉

以食軍可令肥者出圍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稍擒之李謹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

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褒衣大蓋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

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以待

揆聞揆見執皆弃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濟韓建伐晉擊隆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潞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隆地關者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濟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濟建皆走存孝獲臂善射身被重鎧常守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濟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

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一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鐸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壘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輒不得成裨將袁奉勣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俛斬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壘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壘輒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



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相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輿俱來存孝跪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相叱曰尔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相惜其材依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相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相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相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收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樞密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軍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尚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編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堽築壘不能就存



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斃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澠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劄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劄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來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曠初與康君立薛志勣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仗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

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柝瘳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



攻朱友諒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諒是時友諒叛
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疑譟者因謂存賢曰河中
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
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
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
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
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
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方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鉏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視之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鉏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視之盛



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舍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
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
其盛也取天下之豪傑真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
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
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
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
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
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
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養子號劉山人劉氏
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
乃為劉史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及提破帽而
隨之造其計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及而
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
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
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
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一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辭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牽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

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祈磨邊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柰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穢兒女穢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尋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



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政改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兇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

驚恐莊宗問所以穰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劍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帝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又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又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宋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
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鄉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
半馳出城鄉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
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懸檢使孫
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曰賊未至而給兵
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開賊呼聲大恐棄
其兵而走軍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
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僂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
存又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又見囚從謙置酒軍
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

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威從謙曰汝黨存又崇
輶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
士曰罄爾之費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
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僕破鄴盡吮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
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雖散尚有一萬餘
人君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拒關以爲拒四月丁亥
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
於宜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
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綠城而入
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十餘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
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
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
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勿關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世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勿關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世之

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

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幣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頷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關實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實踣罵曰閹實未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詭諛自容邪大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酒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
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盧質嗜酒傲怒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
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
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
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干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
莊宗亡諸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壯病聞之自太原有
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
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
王父子之初心且矣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

藏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掉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胤爲宰相類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
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
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



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恣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復其轅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維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贖貨賂專威福以取恣於天下者左右押櫃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觀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

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
偶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沒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
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
世數短而年不末故官者莫暇施焉然其爲大害者略
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
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
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
曰紹闡紹懿紹闡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文爭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
曰紹闡紹闡紹闡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文爭露



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銘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銘以開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德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銘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銘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銘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斬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德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銘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銘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儻之婦美而淫之匡

儻怒及其收銘也誘其軍亂而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第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銘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文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毋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而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銘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銘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箒兩袖箒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銘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銘方舉請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籌議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鎗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儻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應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懿三州乃為青格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叶與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得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領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

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賤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由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豨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來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誓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



坐議與銘和銘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
卽位封銘趙王銘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
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
河北開平四年冬造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諱以
兵三千襲洹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銘
懼乞兵于晉晉人學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
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銘常以兵從銘德晉
其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銘交友尊
禮之酒酣爲銘歌授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銘子昭
許銘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佐兵攻趙常藉鄰

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
無事都人士女衰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銘尤驕於富
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
登王母祠使婦人羅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
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銘同臥起天祐十八年冬
銘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
游敗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
大王欲何歸乎銘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視事
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



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或王者希家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銘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家首擲於銘前銘懼還歸使其子昭詐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衝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營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銘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銘少子昭薄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銘者獲之穴中亂定斃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銘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

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銘感愛之以爲子麗王德明銘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實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璉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璉處珙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少人祖讓并遷爲魏州黃鄉人



父弘信為牧馬監李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
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
所立乃聚呼曰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
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
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
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
臨河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
乃止是時梁夕東攻兗郟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
假道于魏太祖間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
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

從弟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

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早辭
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
曰六兄於我有借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
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閒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
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
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
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
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
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



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暉韓君雄梁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眾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寶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與夫入

魏許爲助羊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忽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友分入涇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志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廬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喉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廬歸過魏疾作卽府中諸將莫得見



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意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

用兵願伐木安陽洪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處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送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疆域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樞密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



為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觀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妻宋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宋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令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晚衛將軍定州已來割置內閣廉官先等便訖行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勳王偁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



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
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
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
使表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
應之於潞邑聞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初處直未有
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始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
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
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禦也是時幽州李匡儻假
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儻已去

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
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
于別窟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
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
文禮弑王鐸莊宗殺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
之敵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
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
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
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
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



晉兵且許名都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笑其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撲其曾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闖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礮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鶻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

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子繼茂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茂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難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遣人以蠟書招李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



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卅爲援契卅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卅爲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卅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鬪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

曰此繼陶也共語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卅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都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昔明宗時歷具忻密瀋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比走契卅契卅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



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樊卅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涿州秦郡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悲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儻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賊敗奔于晉晉以爲

勸鎮將仁恭多智善喜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儻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請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遂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



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
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詭稱
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
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
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謂
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照其面文曰
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營長盧
深潘高壘仁恭不能進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
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壤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

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
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
奢宮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
燕人用壘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上
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燕之仁恭怒晉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
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
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
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
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



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
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
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
史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
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墜土
馬相食其鬃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麩糲宰殺務日
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
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
將吏曰我表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

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
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
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
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
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
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
遣人以語勸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領率二鎮以從
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
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
以伐人而盪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



光益以爲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瑋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鐸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關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曰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

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饋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室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奔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追承勳稱臣承勳不相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



魏書卷之三十八
燕皇帝尚末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
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鎊百段遣其將周
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
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
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
發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惡人之危乎遣人以
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侯晉王至則降晉王乃
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
姐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
守光因請侯佗日是夕小喜拔降于晉軍明且晉軍攻

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
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
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
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
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
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
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
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漸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
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
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小喜瑱目曰囚父弑兄善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
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
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
何爲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屬剄刺
其心血以祭先王業然後斷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成
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陝
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攻遣王行
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饜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
峯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驛都頭拜武定軍節
度使賜以姓名扈驛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
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小喜瑱目曰囚父弑兄善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
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
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
何爲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屬剄刺
其心血以祭先王業然後斷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成
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陝
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攻遣王行
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饜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
峯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驛都頭拜武定軍節
度使賜以姓名扈驛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
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



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
元與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
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
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
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
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
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甸服
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
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
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

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是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
宗怒曰吾不能處尊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
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
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中人情大恐昭宗意益益堅單王率扈駕
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
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
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
兵臨阜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
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



五代史四十一
二
茂貞乃罷兵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
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
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
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肅昭度李
璞留其養子繼嗣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
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
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
行瑜還軍渭北詔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
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
而自贖夫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

已也昭宗自石門還蓋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
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
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單王拒之單王至三
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
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
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
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
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
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五代史四十一
三十一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
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
人屎煮戶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
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
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
自舂豆麥以供而自後宮請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
三四城中人相食甚遽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
以天子與梁以爲解耶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
食粥一日食不化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
梁約和斬帶金幣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

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
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
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
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
炬也有優者誦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
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郾寧廊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郾寧廊坊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
州者
岐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帝
字梁衡廊坊州秦梁洋也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上賤以季文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職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職爲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職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及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及遣從職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職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職遣人誅之從職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頽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
天平從職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

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職
廢帝入立復以從職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
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
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
攻劫行至興元逢牛勣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
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
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



王代史四十一
王二
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王篇善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
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
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
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比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
潛伐晉潛敗建自含山避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瑛
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瑛昭宗不許建
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貴之行瑜茂貞
惶恐賊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帝昭度李
瑑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
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不嘗失禮於大國何

爲是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
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
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
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僭瀆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
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
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肉中酒酣與



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佐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諸王筠昭宗大懼遂詔斬荀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不使于晉以謀與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呼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避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

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欽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虜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賜醉去建出



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謀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偏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

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忠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卽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



兵救之仁禪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
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
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
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
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
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
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
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
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
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

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
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
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
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
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
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
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
祠貞明中遜平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
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



五仁史四
九
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崇本太祖攻岐本不為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妬聞遣人請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仇儂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刃繩而已崇本涕泣以

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未壽而李梁兵乃旋崇本忌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真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



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卅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全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全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號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取

鄜坊卅州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嗣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平萬金子允繼開運中為唐旄令罷居千家是時周審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審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諱京北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目姓李名彥龜茂貞以華原縣為權州以諱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諱以權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為州建義勝軍以諱為節度使未



帝時韜復叛，貞降，累改絳州為崇州，蒲州為絳州，裴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圖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諸從堽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玉鏡，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宋友譚叛，累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譚而趨華州，韜懼求徙，徙鎮遂，徙忠武，莊宗滅，累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某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

險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遂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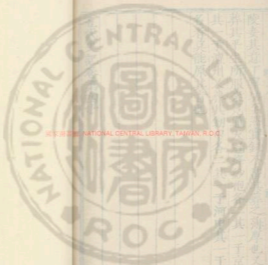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禍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逃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審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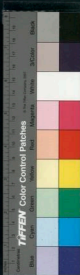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陵妾其意丁寧功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
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
其一于澧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
名者莫能原其首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2/25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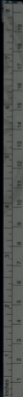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imeter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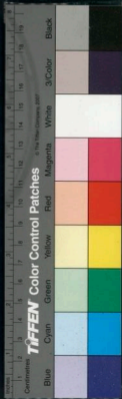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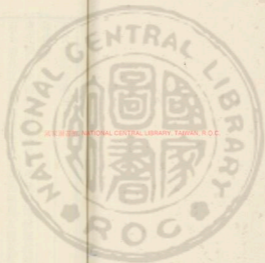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XUEBINZH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向全揚勇...
起南方全播...
守此負...
曰者右...
公...
之曰不...
攻...
州...

12700-7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湖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詔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蓋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

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雷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



五代史四十一
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醲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朱詭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虜行客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洵出

兵救洪洵戰敗溺死於君山滿策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擊洋池於府中嘗有過者乃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帶婦女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于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間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斬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揚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
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
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
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
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
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
其城城中夜光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
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
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
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
鍾郎爲節度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奏于延規與匡
時爭立乞兵於楊溘溘遣秦泰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
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
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胤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爲申州
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
德諱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
權所困聞德諱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
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德



誣卒子匡夔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夔遣其弟匡明速彥恭太祖表匡疑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彛蕪鎮不復奉朝廷獨匡疑兄弟貢賦不絕匡疑為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感惠太祖攻兗州宋瑋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收瑋瑋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疑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疑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鄆州匡疑懼請盟乃止太祖已統昭宗將謀代唐

史匡疑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疑對使者流涕吞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勝漢北匡疑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疑至廣陵行密見之賊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於梁今敗乃歸我乎匡疑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疑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遷匡疑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敗盟爲盜父抵法死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
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遂過鄆
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
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
節度使累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
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與其弟瑋以充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敗盟爲盜父抵法死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
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遂過鄆
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
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
節度使累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
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與其弟瑋以充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鄆之兵救汴大破秦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
稍欲并吞諸鎮宣璿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璿多誘宜
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
曹濮間是時累次東攻徐州西有秦賊而北敵晉宣
璿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秦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
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泮橋下今說幣以宣璿見璿宜
於各加三省州也
從父弟也從宜居鄆州補軍校少側儻有大志兗州節
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其女妻之璿行親迎乃選壯士
為與夫伏兵器與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
後僖宗卽拜璿秦寧軍節度使璿與宣已破秦宗權於

汴州梁太祖其璿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璿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璿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收太祖得宜將賀瓊何
懷寶及璿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璿曰汝兄敗矣
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璿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
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璿交語璿曰
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璿伏
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
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
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璿感城自守而宣亦攻於鄆州乃



五代史四十一
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
已破宜乃急趨交瑾城中食盡與水嗣等掠食豐沛開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景璘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庭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璘未大喜辭其王帶贈之表璘領
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
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璘人破梁兵於滑口斬師古行密
累表璘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璘及隆旆相繼在昔年少徐溫
與其子知訓專政良璘欲除之璘乃謀殺知訓嘗以月

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逼之妾自歸訴璘益不平
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
泗州建靜淮軍出璘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遇璘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璘以笏擊
踏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璘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
入而釋馬使相蹴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璘攜其首馳示
隆演曰今日爲具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
入內璘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
其足璘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
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璘家璘妻陶氏



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道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才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敬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

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文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願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速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邠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邠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儲全海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揚行審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壽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與中西馳奔車備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單州東成單州將妻敬思疑其有異劉與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友劉鄩遂竄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

友寧戰死復遣揚師魯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魯陽爲怯不敢出問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魯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魯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來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讎人猶在朝



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搖腕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前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膽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姓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贈吳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

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未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官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克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

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
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奇暴頗失士
心而言善治軍旅牧民補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
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
軍史言貴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
罕之舟晉買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
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攻于洺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
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也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
擗其上時人號曰李摩去是時言方詢地山東頗實罕

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涓北僖宗以
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
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
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
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
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忙目諸鎮擇守將未嘗
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
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
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
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



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錕等遣子頌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頌與莊宗遊甚厚後罕之首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頌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頌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頌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頌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澧州刺史唐歷衛行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

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興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潯潞邢洛懿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潞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潯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爲潯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懿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充弊



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鐸以攻晉鐸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鐸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全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君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束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交出懸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醜而卒軍中以其第洛州刺史

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度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度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于陝州節度使琪絳州刺史璠與珂爭立琪璠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



五代史四十一
九
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亦西
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
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
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共理連兵攻珂河中
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於
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
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瑤瑤為人慘刻嘗斬人
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善之偏將李璠因琪戰敗
殺琪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
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景以兵西梁太祖以

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候言以一大繩與之曰
為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舍山破晉絳二州遣何
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
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
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
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送正詔藩鎮無相侵以
安王室今朱公弃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
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
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京師



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
珂叱之曰兵徵反邪訓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
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
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顯
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歎狀以緩眾兵徐圖向背珂
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鄭休重榮以母王氏故事
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
兵當退舍侯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
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
後入珂微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

恩何時可忘耶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
迎於路太祖握手嗟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塔也
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
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
史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昏
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
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
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
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
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



贊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晝如何耳唐兵已過死
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
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
各爲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
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贊以憂卒贈
太子太師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群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叔文兄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犖引兵擊
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請忠武軍求得犖爲刺史以自保
忠武軍表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犖語將吏曰以
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
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
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和珣爲將巢敗果東走
先遣孟楷據項城和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
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
衆圍犖置吞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犖語其



五代史四十一
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
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築柵城比三
里爲八營管起官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
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
識其器羽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
不敢近圍凡三百日擊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
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
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擊
兕弟迎謁馬首甚恭然華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投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

謂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
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雖兄弟力
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
忠武軍拜樊節度使巢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
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巢尤謹梁兵攻戰四
方昶饋餽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瑒代立瑒頗知書乃求
鄧艾故迹決濯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
大賴之梁太祖已降常建取同華徙瑒爲同州留後入
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
人爲之罷市擊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祖庸使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
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
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
以至於亡初友珪太祖自立以來帝爲東都留守巖
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
遣人召揚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辛與袁象先以禁兵
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
文尚公主爾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
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泉刻高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
率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鬻數爲

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揚師厚遂羅氏據魏州復置
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
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
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
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
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瀆衛爲昭德軍牙兵祇以魏博降晉
帝以爲然乃分相瀆衛爲昭德軍牙兵祇以魏博降晉
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瀆魏
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
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



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教翔以爲不可
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發是取虛
名而受實弊也未嘗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
楊劉或傳督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
矣京師大解投水未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
東都遂不果知鎮州張文禮殺王審使入告梁曰臣已
比召吳冊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懣矣敬翔
以爲然嚴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
段凝皆曠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
建國樓以問群臣群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

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
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
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顏充
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顏厚今以急投之必
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顏顏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
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爲禍小人之求非福者



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孽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禍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喜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正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

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兵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鄭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前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



使行藝為人嚴酷少恩而所主憚天幸境早有蝗則飛
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襄知深必興尤盡心傾
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變黃巢陳
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
兗末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又
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
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嫂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
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又之糧盡乃
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
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



使行藝為人嚴酷少恩而所主憚天幸境早有蝗則飛
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襄知深必興尤盡心傾
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變黃巢陳
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
克末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又
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
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嫂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
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又之糧盡乃
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
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

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疲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輒言無恙乃以稍卒為儼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救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

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自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



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微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他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秦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醒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前計至河中太祖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濟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

遂見殺已而遷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院瘞于龍興寺比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果邸史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史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



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衛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專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李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李述詐爲太上皇詰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弱者資也今闔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李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夫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

志大不以私怨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曰振爲鳴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宋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棄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反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謁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何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



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教翔為崇政院使
莊宗戒梁入汴振謁見郭崇勳崇勳曰人言李振一代
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鴻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
滑州奏迪汴宋鄭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庸使辟租庸
招納使累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
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
獄訟一切任迪太在河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
公立持書至汴陰謀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

乃屏人密語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宋友寧以兵遮
交郭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
皆賜迎鑾叶替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替之功
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學為人彊敏有口辯
事梁太祖為都統判官中叢執泰宗權欲送于太祖又
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
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
祖曰叢不足慮為其謀者牙將姜涉妄庸人也叢後果



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誠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振亦疏請所在斬夫太祖遣震奏事宗師性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號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爲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強辯散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疾瘖守太子太保致仕

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未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又李讓圖待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懷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趙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議于太祖曰玄暉矜恃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表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翠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傳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備與王嚴絳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是年等以備
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祖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
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遙迎明宗於北門迎莊
宗於西門俱帳住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口先至者入

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
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
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陰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
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樞密之臣不宜與皇
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
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棗于咸陽與平



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未幾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後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危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二年劉
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
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實龐胤胤裂衣
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
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

外諺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返正
尙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
悉取餘黨皆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
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
烈功臣直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闕
形支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
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
敵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
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
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劔關雞紗道

五代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八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
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氏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
兵圖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
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
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
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聞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二十斤潁州與

漢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自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
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為淮指彈
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
士卒饑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為燔為作糜粥舖之亡卒
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
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
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于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時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
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臨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表
帝遣殷勞更是時哀帝方小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
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誣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
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
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以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
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
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燦等遣殷執太后於積善宮哀
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
友珪與殷善友珪執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未

帝即位以福王友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瑋亦王氏子
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
官爵還其姓遣牛存勳討之殷果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鄆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涪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火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

五代史記

ROCK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鄆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涪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火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

五代史記

ROCK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慕容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聞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昫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

畏死尔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負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半存鄜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歸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若



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
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
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圍樓繩斷建益羸
之邊見後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
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益以果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
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破河
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
在魏乃遣會及薦從周等持萬人救之會守行至河陰
謀曰罕之料吾不敢進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遂且不虞

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
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
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
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
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
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
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
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
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選弒會與
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潞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



晉人爲攻潞州命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爲都招討使大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潞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潞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驍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轉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史閱魏兵籍檢校府庫

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疆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暹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兵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遂言彥狂騷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儲保兒敢如是邪



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頤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
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遂邾以
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邾遂戒彥勿爲
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齊帝招討使逼德倫
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了地曰愚主
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
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來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
彥逼已遣人陰誘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徒
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素素留之王
遣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叛投素素德倫爲素素救之

閻寶字瑒美邠州人也少爲朱瑋牙將瑋走淮南寶降
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
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
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陽相衛移兵圍邢州末
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
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
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
敗莊宗欲引兵退保瀛冀寶曰夫夫勝料勢夫戰料情
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寇虜其勢可破勝而驕息



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
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愍憤發疽
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
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敗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
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
軍使燕南四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
具言末帝懦弱趙巖瑒也張漢卿鄭家皆用事段凝

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
驍將也趙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
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
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
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
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
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
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
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搏其空
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

五代史卷四十四
兵而察兵悉營敗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
巢自鞞入汴凡八日而滅果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
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
爲先鋒排陣斬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行戰
三泉行敗走斷吉相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
行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
入人之國利在速戰身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透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
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行弟

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及蜀平延孝
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
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
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倭倖相從反
僂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
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
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
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僂首何門邪璋求
哀以免繼及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

蜀唐四年刊



開宋友諫無罪見殺友諫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
者詔繼及即誅之繼及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
疑及璋遣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
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
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諫與我俱皆梁以歸唐
者友諫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諫舊將知友諫
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將
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
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號徽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及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

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義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
車至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
脫身歸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
車邪延孝曰郭宗翰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
取兩川一旦無罪圍門受械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
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推車至鳳翔莊宗遣官者
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鄆濮人也少以田家子授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困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竊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鄆濮人也少以田家子授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困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竊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



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木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戴酒食勞民賦歛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切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廡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忍晚年尤其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觀蒐卒伍

鑑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碭縣遺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圍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怪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廝土措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商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

武陟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
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
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以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
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猶盡歡命皇子繼岌
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
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
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

師尚書令明年十二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

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而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
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初莊宗
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爲梁雖仇敵今
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
下也莊宗以爲然遂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
裕平泉醜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
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
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天下究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

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
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勳朱友
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
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
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
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人義有恩乞全活
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諱洹池鎮有罪
亡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友謙去焉

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
中戰敗其牙將李瑋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
表瑋代瑋瑋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瑋得逃去梁太祖又
表友謙代瑋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來
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
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
錄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
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
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
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



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運領夜來炬擊
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諒會晉王于猗氏友諒辭
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
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諒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
年友諒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遂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
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諒復叛始絕梁
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
友諒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
宗滅梁入洛友諒來朝賜姓之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
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免死罪以其子令德襲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
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
求賂于友諒友諒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
伐蜀友諒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
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諒以為討已闕兵自
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諒
為內應友諒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
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諒聞之大恐將入朝
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母行友諒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
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



許為變害友諫反董宗感之乃從友諫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驛友諫出徵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及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諫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宋氏宗族當死卿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有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諫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生友諫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

大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劔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



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徙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城梁象先來朝洛陽望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宦官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

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陔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辛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園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



未及而卒正辭積食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
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尔
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美

未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
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
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郟州未瑾募其軍中
驍勇者監雙鷹于其頰號鷹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
士數百人號落鷹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嘗入猶
以爲未落鷹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
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

軍侍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
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懼其留至夜漏二更而
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
養子而友謙正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
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
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
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
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
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
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



子少傳謚曰貞惠

五介史卷四十五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
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
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
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
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其豐太祖大悅過相州
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
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誣誦
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探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
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

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
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二日用奇計破
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
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
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
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
宗自鄆趨汴汴真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
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
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
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



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
進納略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
紹欽以爲奉軍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因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
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
備英丹疑軍瓦橋關以語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
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
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其故
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勸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
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
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
梁遣陳驪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
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文戰莊
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
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
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銘代
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



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入殺延祚以其子繼成代之萬進殺繼成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首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車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

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滑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陀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箬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被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愆而起之拜龍武

五代史卷四十五
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
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
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卷四十五





2025/12/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列春指碑
四思錄在
洲刺史卒年五十一
陳人愛我次死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Tiffen Compan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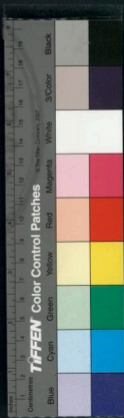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 53123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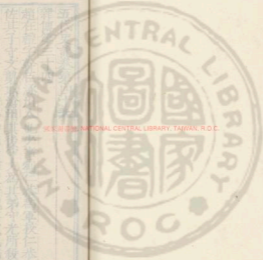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五言古詩
罪傳三十一
趙在禮
佐其子寸文
禮乃奔于晉莊
遂至貝州軍士
不從我之又推
存禮在禮聞亂
之環以自夕示
之環以自夕示
之環以自夕示



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
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
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
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
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魏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



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解兵馬留移莊宗遣元行欽討之元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鄴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與唐尹文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忠魏軍之

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即店羅列積資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首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

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拔
得之愛其雋美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
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
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兼鄆寧節度使李茂
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
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得攻徒鎮義成又從天平
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
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
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來象天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
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

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摠管戲
晉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
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
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遷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
變從馬直軍史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
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
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
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
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
軍其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

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今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
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
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
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
城西北隅不動居三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
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
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內外機事皆决彥威彥
威素與段凝溫鎔有隙因拉捕凝鎔下獄將殺之安重
誨曰凝鎔之惡天下所知然皇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

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鎔放歸
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從軍平盧舉守殿及伏誅彥威
遣使者馳驛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
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為號今殊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
不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
威客有淳于晏者荅州人也少舉明經及弟遭世亂依
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虜
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劔從之搆棘間以免彥威
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决
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皆召察屬皆以晏

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
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
樂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王充州暇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
使後隸魏州馬關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
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禮州刺史歷曹貝二
州刺史成尾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
天成元年拜奉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衙招討使屯于
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遷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
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衡丁

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
營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
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因此作亂劫後倫叛梁
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
功許其軍以減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
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
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大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
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
禮而遣魏效節尤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
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



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充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
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
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縛留知溫知溫
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
馬登并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
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
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
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兼侍中盧鎮天平平
盧切明宗爲此而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
將李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天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

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美
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居弱
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
規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
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
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幽
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比平
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
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
厚歛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

五代史卷四十一
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
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白兩銀千兩茶千
伍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貨者皆
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彥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
杜氏得之養以爲子自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
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補驍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
節爲驍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
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
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將

揮使梁遣振生軍將李嗣明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
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
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
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
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
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
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
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
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
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

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往招契丹契丹遣禿餒行
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
逆於望都而契丹從陀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
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屯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
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
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都軍亦至晏球玄高岡號
令諸將皆察弓矢用短兵回刺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噴馳入都
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以戶棄甲六十餘里都與
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北之陽隱以七千騎益都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略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
自中國多故熾於北方比年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
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一口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
陽隱其餘衆奔潰撲村落者落之人以鋤耨白挺所在
擊殺之無復遺類陽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
鈞擒德宗師明宗下詔責其明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
國求歸陽隱等辭甚卑遜而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
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必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
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
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劄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擊



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
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川之賦悉以俸祿所入且
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之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
數與禿餒謀夾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
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嘗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
為功而諸將皆欲棄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
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
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弟宗俱事晉主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諳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
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
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
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
多取秦川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
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
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
信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
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
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

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閩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又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蔡某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

王都有三志數以普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頓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擠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

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
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
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
玉斧賜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欲浮圖法
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
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秦從恩與守恩姻家乃
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
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資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
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晉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
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
處有輿出迎太祖怒即以頸于命文珂代守恩爲留
守守恩方請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史馳報新留守
視事於府夫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
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恐懼
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聽崇突聞者皆縮頭
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興壞

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
然也五代之際是夫若文珂守恩管位兼將相漢大臣
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顯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
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
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
怒顧情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
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速既極而至於
此數是以喜爲天下虛者不不忽於微而常打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
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于仙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
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德州刺史襄州
左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
諾我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善語以對
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
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
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

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曰為重誨所捨明宗召重誨為福史佗集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策死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善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真驛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呼者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呼者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復其玉環綾錦羊馬其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帥其檢有馬千匹蒼夷畏服言事者咸稱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

召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召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晉難雄武克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王仲文卷四十六
十一
程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譽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譽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併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使買宴賄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資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廬之吏如延譽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拔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2025 INSTITUTE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諒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自闕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

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甚從簡陳州人也世本虜羊從簡去羊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不忍下從簡叱其丞繫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冀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悅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也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往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人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

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王帝欲之而不可得遣三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持如賓三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帝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貨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

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
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
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
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
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
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義當筠爲京兆尹時
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義
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及班帥至典平而明宗自魏起京
帥大亂義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及繼及乃自殺初筠
代唐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

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荆侯莫陳威者嘗與
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者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
繼及死涓南義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
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宗
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義又取之
由是兄弟皆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
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義嗜酒食鄙歷浙密二州刺史
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
價直義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
妓白嫖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
岌竟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
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
岌之存亡於張從賓無所利害從賓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
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
而待從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
響應乎使從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則繼岌之死由從之拒其所使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實州人也承事青州王師範師範

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
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
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
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
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
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
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之意已決彥詢亦不復
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推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

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會逆旅穆程不敢進周

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

白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

周遂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軍曆且工相人子方

願降準石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

有天子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

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

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

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巨霸指揮使守楊劉周

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佐將代周守幾爲



梁兵所破莊宗遽走因疑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紂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艦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徵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未與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役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中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奉軍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闔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自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遂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宜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

萬曆四年刊



五代史卷四十一
七
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遠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延光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密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無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諸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

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了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林年起復為彭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李承約字德儉蒲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胤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賴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勸璋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彼志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憲州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

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乃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
乞留為許留一年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
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
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情者也以為虜龍軍行軍
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
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
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

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
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
州去虜營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
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窸窣以石灰明日虜將謂希崇
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穿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
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
使靈州地蕪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
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
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
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

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
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
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箠下士事
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
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場務適蠶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
翔驍儂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

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
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高步軍都指揮使高祖
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帛滿體莊宗壯之以爲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
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
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勳叛于潞州莊
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
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

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
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
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
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
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郢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
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
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譽言之明宗以
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取旄節廷蘊素廉歷七
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金節爲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
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
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
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李昇高
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
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
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尸
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



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
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
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
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
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
三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
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曲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
留守鄆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
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謹謹享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
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水白稠馮其縣令州里以為

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愛人也為人勇力虬鬚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虜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皆慕以誅飲為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屢為武昭義
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
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
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
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
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
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

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
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稱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
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
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遭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
視虜過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虜所
圍遇馬中箭而踏得其僕杜知敏馬來之以戰知敏爲
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
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共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
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職與走爾戰
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職猶足以報國衆從恩與諸

將相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
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
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
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
冬以征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
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
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俯首



五代史卷四十七
其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
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
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
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
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
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
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順也豈足貴哉君子
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

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
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龐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鄆彥威
爲護軍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振聖指揮使領
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
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英



五代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丹墮盟拜彥威比而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
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
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
時益稱其積重

李瓊涪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謀唐明宗
麾下同光二年襲丹化塞明宗出涿州遇瑛丹與戰不
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關
之瓊引高祖衣與俱懸至劉李河而進兵且及瓊浮水
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
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

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
軍節度使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
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
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
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為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
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
殺

劉崇嚴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
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
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嚴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嚴
為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嚴節度使景嚴從事能讞
為人多智陰察景嚴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
之因語景嚴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
策言邪淫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
嚴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嚴使讞朝京師讞乃言景嚴不
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嚴邠州讞入拜補闕而景
嚴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嚴乃悟讞為賈已
遂誣奏讞隱已王帶讞坐貶商州上津令讞懼景嚴邀
奪運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嚴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

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嚴乃還故里
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嚴孫女也景嚴
良田甲第僮僕甚盛究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允富強於
嚴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嚴謂曰
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
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
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言
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本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驍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華召存矩會兵鄩亦有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柘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本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驍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華召存矩會兵鄩亦有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柘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



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
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
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尋高祖立
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
軍司馬馮知光副使杜重貴遂歿於李昇昇遣兵迎之
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
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
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鎮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
七尺狀貌偉然首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
間虜其人民教吳片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吳片由

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
無寧歲唐真宗涿州歲時饋運自九橋關至幽州嚴兵
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
南奔始躬身賄遼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讓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
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
軍節度使在鎮務爲含養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
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



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無不能對從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綬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藩論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遺骸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賫因捕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自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同罪反見赦不替朝廷之命何以示

信苟將軍遣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召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召昔事王晏球晏球攻上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召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召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召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召而遣漢榮

漢榮明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
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
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
遣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
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發
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
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
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
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
金全獨以調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

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火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
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
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
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
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
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
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
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



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路王從珂反鳳翔與元張度到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度到督戰其急軍士反兵遂度到思權因呼其眾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鄆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

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拊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勳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石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駱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五代史卷之卅一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勸哭謂
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將也且多知
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
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
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
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也雖欲興復其
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贇語白愍
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謁高祖曰主上明宗

子公愛堦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
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
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
留帝于驛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子密為殿
直廢帝入立遣密持鴆與弘贇初愍帝在衛州弘贇令
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贇
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愆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
觴及密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
贇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文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史事為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丹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
改彥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即位陽先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
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蓋德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
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
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闕田民之苦
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損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

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
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從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
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
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
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
臣諍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
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
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
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
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

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營州節度使澤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榜塚戩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

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手乃刺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

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倚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復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

鋒匡倚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
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
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
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
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
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語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
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
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
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開印

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守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
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了營
之兵遇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
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
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
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
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總行周馳入晉見莊
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
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



立徒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
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嚙之已而戍兵有謀
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
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
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
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
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
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皆
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兩不備吾乘宜
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潞入其城鄆人才覺遂取之莊宗

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
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
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
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
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
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
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
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
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莫丹北歸至鎮州莫丹
留麻谷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牛筠何
福進等謀逐麻谷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
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谷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
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
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
取其貨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欲遂
麻谷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
宰相此與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契子圍宰相何在

何以對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管事麻谷者取其財鎮
人謂之白麻谷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
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
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將曰士卒嘗事公綠麾下一旦無
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
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垂拱宗以
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爲先鋒都督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榷
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及在邢州已遣誠欵吾人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厥者重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崔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個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水定驛晉人攻之輸平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白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及在邢州已遣誠欵吾人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厥者重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崔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個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水定驛晉人攻之輸平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白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

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瑟僅蔽風雨雖睦親族羸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尤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賜政務以有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慨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訖

馮暉魏州人也爲勅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號勇諱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

繼及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米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



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
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
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
爲市易昔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爽心反以
爲患徒鎮靜難又徒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出帝
昏亂馮玉李彥鶴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
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遠患暉即請曰今朝
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授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
兵千餘人行至梅戍晉與稍稍來謁暉願首領一人

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初天下利器也
俯而取諸腹間若將殺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
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丑六百里奈何
暉笑曰此夷落之憂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
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雄論之獨所
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收走諸族遂不敢動暉
至靈武撫綏邊鄙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
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駿勇



無賴夜傳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
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蓋有河北之
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
而天子不念魏軍又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
士思歸不可過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
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
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
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
主不從又斬之乃勢二首以請禪將趙在禮在禮從之
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

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關
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
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
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
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
已東旋歸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
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鄙我乎不然禍起坐中
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
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
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



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及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及兵至景思以飛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汧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

景思與李景文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

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自理吏

曰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

外賂五日甲一屬為私畜兵史索之惟一衣篋重籍糧

簿而已去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

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害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

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

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

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

漢四年朔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後戍淮上
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
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
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
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徃其來速嘉其足力以
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
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
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鄆二州防禦使

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六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口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
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
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憤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
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東在節何其甚歟
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
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
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



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戊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之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度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軍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軍勝軍節度使從魏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善工會漢興遂東徙鄆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儼初思徵時周太祖方

少孤無依衣食于田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以臣緣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予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王晉出帝時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遼患因表以為
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燕晉
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
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
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
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
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
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藥管將峻少以善
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歸
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侑酒巖見而悅之
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樂工巖族誅峻流落民
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
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貨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
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遼患因表以為
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弒晉
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
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
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
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
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
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藥管將峻少以善
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歸
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樂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
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
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貨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
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

徽比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雋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秦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殿謀遣侍衛為軍指揮使郭崇奉兵之宋州前中州刺史馬贊之許州以伺變崇釋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種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外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攻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克州慕容彥超及述巴噶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晏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晏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請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



追及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先
發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
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有不如志言色輒不
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
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
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不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
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佩帶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
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
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
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矣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

也然殊無出意樞密蓋學士陳同輿峻相善太祖即遣
同名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
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佩佩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
入謁峻於樞密院起驛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
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繳奏曰宮室已多何
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
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
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師
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舍卒當
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



五
三
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陵寢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沈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汴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

將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長婢僕自箠於母前母亡服喪以為卒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鐵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杜皆受殷
節度殷頗務聚飲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
時帑虛備畜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
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
九月末壽節殷亦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
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
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
祖計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
登州

劉訶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
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訶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
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慶帝時詔諸州鎮
選驍勇者充禁軍訶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
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
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
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
徙彛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訶居暇日常被甲
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
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

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
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
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
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
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
副都部署徙鎮末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
忠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
僭號于蜀使與衛兵平關廛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

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劄
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
天下以爲家而弊敎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
有愆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景訓先知其未命排陣使張建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未命排陣使張建
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
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
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
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肅



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歎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陣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鎮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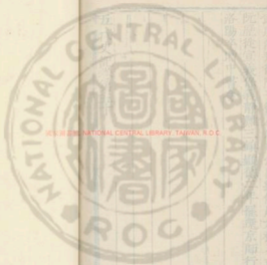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



武勝卽拜從阮子德，卒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擢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勝州神農院
既歷從
洛陽
州屬魏使周太祖入立從
年攝漢東師行至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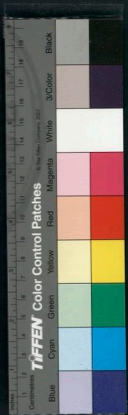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宋守成... 故未嘗與戰陣之用然好言人議其長短以自結廷... 以為忠遇善遣馬步軍都統使... 守殿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 請以守殿行軍法莊宗不聽... 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殿... 而於令人禁之胡高表... 宋守成... 故未嘗與戰陣之用然好言人議其長短以自結廷... 以為忠遇善遣馬步軍都統使... 守殿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 請以守殿行軍法莊宗不聽... 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殿... 而於令人禁之胡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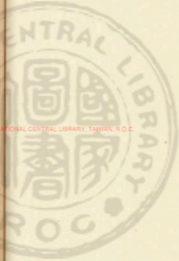
2025.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未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嘗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官其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鶻才果誤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誣



朱友諒與崇誥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寨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處群小疑忌
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
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
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出討守殷將騎軍
陣宣仁門外以候駕郭從謙作亂起焚效門以入莊宗
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
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其懸莊仲山下聞莊宗
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續御寶貨以歸繼寧土劫掠遺

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
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
徇疆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
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
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
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
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
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
晉李繼紹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
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誥相善
崇誥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
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
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
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
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
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

柱論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
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恣
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
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
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
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
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到扼劍門關爲
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未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邀留
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遂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湛、西歸論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賊于瀘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就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舉，涪州臨潯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邠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繁，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蒙陽朱
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
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
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
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
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
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海死
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
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始兵間四十
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吳

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
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
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
而遷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東口綬銀二州
之人皆有內禱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
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被綬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
州雖得綬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
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

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勅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路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聚兵見誅明宗崩

潯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遂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徵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嘗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秘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察其貲裝遁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邊者僕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屯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林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羈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

權賈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馮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敵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嘗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臣臣何在恐晉不能割當鎮以來免爲中

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背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壯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水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蓋取其賞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干獲其流尸于膠

家難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賞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
賞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
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及河陽彥珣附之從
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少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
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
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
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
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夫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

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
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
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
讖讎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
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
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
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
惡於不孝然彥珣學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
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
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



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莊周水陸轉運使權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嗣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潘延安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長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及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諧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字季鐵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及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史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劔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劔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

冊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甜中國以辱夷狄因已弊之民而况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誦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者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寨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寨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裡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



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
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貴女之烈而知重
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
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
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
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氏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
據熱吐渾白水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二萬餘帳自應
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游契必兩突厥三部南壯將沙陀
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其
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置令諸

蕃點閱強壯辦具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試恐上
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
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
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歎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
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
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
人情盡由天意又念幽蕃諸將等本自勳勞久居富貴
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
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卒都報重榮曰前



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附以
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
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
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
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
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旂竿龍口仰射
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
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灌又使人爲大
鐵輦以獻旣其民曰輦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輦郎君
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也爾鐵胡人無故頭自落

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憎也其父安從進反襄陽
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餓民數
萬驅以糶鄰聲言入觀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柱車
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
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
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轄重中其兵二
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餓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
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葦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
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

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誠命濬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爲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木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路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資送欽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

此懸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克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慮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
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
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陛下且壯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初十數通投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徃從進聞高祖壯遂殺知麟以反鄭王
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鄴州
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
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
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詔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

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
防州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

、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歪噉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祈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媯淪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務唐兵破工
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
國通和遣使者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
光遠不可曰前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天之如去手



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善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木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晋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邪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為諫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

作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魏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



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
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
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蹙斥所發部曲千
人挽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
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
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平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
太師封壽王是時置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德廣請
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
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
出帝卽以承祚爲滑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

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及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
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
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
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夾戰咸
城亦敗契丹已壯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
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壯望契丹稽
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



降光遠曰我在代杜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
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絀
節度判官丘潛親將杜延壽梅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
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請闕自歸而光遠亦上
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
不死群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使宣處置守貞遣
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
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
子未有以擔手光遠曰何謂也曰漁得大玉齟爾光遠
罵曰我有何罪曾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

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召

若此遂見殺以顯

本聞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

滅晉使人召承勲

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虜節度使

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

賈舍人張正撰光

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

石旣立天大雷電

擊折之阿豎噉初非姓氏其後改名

而姓楊氏光遠

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

元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旣病禿而妻又

取其足也人爲之

語曰自古豈有禿天子跛脚皇后

邪相傳以爲笑然

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

瘡痍中國者三十餘



年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妻女弟高祖即帝
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
鄆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
宗城重榮為偃月障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



年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妻女弟高祖弟印帝
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
鄆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
宗城重榮為偃月障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



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
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
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
之貨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
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獨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
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
運元年加重威壯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
瀛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
陽城爲虜所困賴彥之與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
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僱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

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威其民戶口彫弊又懼
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
卽拜重威爲都督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計殿中
監王欽沓和羅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
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藉沒邪三年秋契丹高半餉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
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餓
殍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涇滻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
重威至瀛州半餉已奔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
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



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
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
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
察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斷絕乃
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
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
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
軍士陣下柵外軍士猶喜羅以爲決職重威告以糧盡
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大
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

橋七年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軍人隨而語之
重威僞首不敢仰視契丹據京師舉城中錢帛以賞軍
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鵠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
十萬先降乃獨不食率晉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
年契丹比歸重威與其友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
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權不受命遣
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
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
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
將反高祖急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瑛先以

兵二千在鄆開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
兵悔之數遣人招建輝建輝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其何
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斃而食民多逾城
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
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
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地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
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頃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
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謀之乃太子弘堯弘樂弘璉尸
於市市人踴而詣之更不能禁支裂頭踐斯須而盡
至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常從

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牟金全於安
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樊卅入寇守
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
州麻谷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
破之樊卅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
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頰悉
取光遠實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頰厓
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
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
而不下言事者告頰匪守貞所詔取頰殺之守貞大怒

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駭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罽之爲人首哀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拳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上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州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童道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平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壯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



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國而門下當摠論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遣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緒黃衣遣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召諫草寇所在輒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友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

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王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議之然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募長城以連三柵守

貞出兵壞長城威報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
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
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
貞召撻倫問以濟否撻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
災俟殺人番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
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
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強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
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
餘黨皆磔之

張彥尋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尋

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
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
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
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
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尋彥尋上章
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尋怒
引寸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尋所厚多任以事左右
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追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
乃出奔彥尋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
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

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開詔流式南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割心决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皆述其人殘弊之狀式父鏗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瑜尚書刑部郎中李濟張麟員外郎麻麟王慎伏闕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濟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濟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濟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鏗弟守貞于帝

絕等皆拜以官爲蜀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闕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繫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東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備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衝村又
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秋札重威爲都招討使李
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
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
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
收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
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

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杖夜渡壬申夜五鼓自
封立門斬關而入有項官中火發出帝以劍揮後宮十
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真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權監檢康福全宿衛寬仁
門登樓觀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填兵明德
樓前遣傅住兒入傅戎王宣諭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
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
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
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
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

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
與又使求酒於李松松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
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獻帝嘗姑馬氏公主私賂守
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
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夫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
見於道路邪乃止勅彥澤至京師李濟謂人曰吾劬至
矣與其逃於蕭賈而不免不若性死之濟見彥澤為俚
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
甚夜酣飲自媼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迎其旗幟曰赤
心爲主迫逐出帝遂縶向車輪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

京師軍士還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季
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恩母楚國夫人丁氏
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劫取之彥
澤與關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
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誅於德光
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
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縶絰杖哭隨而詬訾以杖朴之彥
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壯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動割其
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榨裂蹈踐斯瀕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平翰以求用已而翰壯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榨裂蹈踐斯瀕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平翰以求用已而翰壯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

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
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
翔侯益來興趙贇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頗自
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贇益等懼皆請
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究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
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
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
景崇行至陝趙贇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

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澤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
故人吾位不過賓作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
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自子母爰發囑行及矣非
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
大悔夫不殺之益至京師懿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
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
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
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反盡殺侯
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懿帝即以趙暉



計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樂元福
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軍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
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
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
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縮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燦
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原北也今皆敗矣何
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景崇等然事急矣吾欲爲
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指兵皆在城社今使公
孫董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壯兵脫使不

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

守皆然之遲明登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

鞏乃降暉

趙思縮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卽
位徙贊鎮未與贊入朝京師留思縮兵數百人於永興
高祖遣王景崇至未與與與燕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
事屬之景崇至未與贊雖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
午谷景崇用思縮兵擊走走與思縮俱西然以非已

兵懼思縮等有二心意欲

與以自隨而難言之乃

稍微風其旨思縮厲聲請請燕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
勸景崇殺思縮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縮



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縮以兵從益東歸思縮謂其下常
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
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
益飲于郊亭思縮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
中願縱兵入城望其家屬倍之以爲然思縮與部下
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縮殿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
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
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縮俱送欵於李
守貞守貞以思縮爲首召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
將兵先圍守貞 河中居數月思縮城中食盡殺人

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所幸一如羊豕思縮取其膽以
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勞無敵矣思縮計窮募
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縮曰公比於國
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
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
城待死而已思縮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
而遣其將劉鈞奉表朝拜思縮領國軍留後趣使就
鎮思縮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縮思縮將奔蜀而從
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
召思縮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縮問曰何以用刑告者

五代史五

曰立釘也思縮屬聲曰為吾居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礫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髻號閻摩訶少事睿明宗為軍校累遷判史唐晉之間歷機單禮肆四州半濮州造翅受縣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赦死流于房州樊冊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洋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

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連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遣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屨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悉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



吉諭之曰吾當爲黨徒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壯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壯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壯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壯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視稼

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壯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諱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昫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内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爲出沒沫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昫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



揮使曹英咨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
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
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
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亂鑑也彥超大怒未
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困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
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
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爾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
度斫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刀追之弘魯惶

恐拜其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
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釵臂釵
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善弘魯夫婦肉爛
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外
兗州當焉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
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筮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
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
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
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陀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七
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鑄爲質
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闔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
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
狀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國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
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
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
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
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
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
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
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七
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鑄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闔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汝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闕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奴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



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傾而莫能改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邊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蔡封着厚卹李氏而管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歎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叅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嘗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藁而已所



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
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寤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
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
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菑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
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
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任禮作亂明宗自魏
擁兵還犯京師孔潛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
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
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
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

真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
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學我明宗曰臣爲河
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道井陘之險懼馬屢失不敢怠
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踣危者慮深
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錢費穀賤傷農因誦文
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
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
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

之實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比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路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路王以入是爲廢帝丞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司中書門下事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

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詰之曰禱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笑毋不爽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

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贊爲漢嗣遣道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瀘州擁兵而返漢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骨節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意於側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春時飲一杯食味別聲彼邑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

前事九君未嘗諫評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歷邪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鄰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欵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



道有丁吉

李珙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珣唐末舉進士及第
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珣饋卬廬
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
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
數萬珣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棹楫倍之緩急
不可動若為敵人糜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
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
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
得珣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

誥珣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
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珣至以治聞遷兵
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
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
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珣代行襲為留後
珣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
珣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
襲慮泣解印以授珣珣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
祖喜曰珣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
祖復遣珣治之珣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珣錫李郊等

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顏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珽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爲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珽獨負氣不

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珽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攻瑄。言多沮瑄，嘗倚據其過，瑄所私吏當得試官，珽改試爲守，爲瑄所殺。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免。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珽，欲以爲相，而飛之，謗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珽止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

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群臣群臣休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關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孰然樺官何所依在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甫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班以門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

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若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為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當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又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竊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人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立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

爲相而孔循鄭珪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事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假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亮當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割俸一月宥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語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



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珣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珣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珣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張太祖卽位拜左補闕縈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未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邠州入汴未嘗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珣問計安出珣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未嘗問其策如何珣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行救兵之至未嘗曰事急

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珣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珣善因言珣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珣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鄆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勸挫獨珣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珣又稱贊以爲宜



罷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龔孔循罷樞密使珽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珽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聯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避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

梁大臣李榘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鄆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歷之衆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弼疾請留愚屬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

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國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僭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勝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愍帝入立罷道出俄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

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愍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曰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遵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踐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難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前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戒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踐

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虛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
廢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頌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

羅紹武堂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

雄頌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

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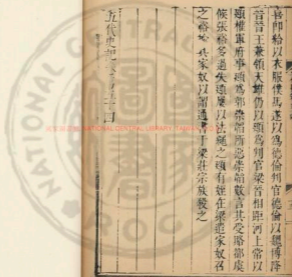
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史即言頌羅王時書記

乃馳騎召之頌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

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其淺鄙彥以其易曉甚



晉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
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頭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
頭權軍府事頭爲郭崇暉所惡崇暉數言其受賂鄙虔
候張裕多過失頭屢以法繩之頭有姪在梁遣家奴召
之裕始共家奴以詔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昔者王業領天...
頌權軍...
候果...
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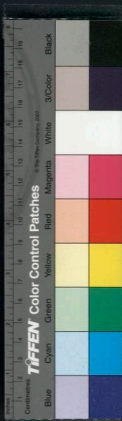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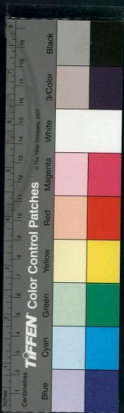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





2023/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劉府...
以好學知名...
直為其子都所為...
州府莊宗即位...
引遷兵部侍郎...
經學士長興...
下平章事...
司殿前日...
相...
人...



2025/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暉弟瞻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爲總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



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
王政裕廢之數幾何政言其數百萬及責以實軍而無
十一廢帝大怒罷政命駒兼判三司駒性察而嫉三司
竊飲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幾租積負悉蠲除之
往時史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
及初一切蠲除民間款然以為德而三司史皆沮怒先
是馮道與駒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
道為人凡事有借失者必指以請駒曰此公親家會所
為也駒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訐相府史吏惡
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益怒之以駒為首

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駒
相肯歎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駒在相位不習典
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
辭以祖諱蓋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快快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語詞有聞各心懼之語駒輒易曰有
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
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
僕射立中丞御史下駒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皆許
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
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

不入朝堂俟臺官兩者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
聘爲僕射自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
能彈止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
重文於洛陽乃以聘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關運中拜司
空司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刑三司契丹犯京師聘以目
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額水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
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中書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益參吏白諸道進
太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

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哀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
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
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
曰吾雖德薄敢嗜舊制因遣吏論之進奏官奮臂譟然
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
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
可上訴於朝卽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
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
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
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

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來行文紀卽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室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扶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

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闕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闕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徵陵休侯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儒暗少好學學第

俞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儲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拜者有司不知故

車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杜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君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疑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



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禪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誦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禪愈爲人而常誦佛爽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則既死而有降語

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忿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擢宰相還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覲覲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

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顯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蕃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遷顯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顯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貨尸不能斂官為賂賂乃能斂聞者哀憐之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郎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

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食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戒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

遺下死園冊爾鬼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徒岳秘書監其後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物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詞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巹之說尤

爲不經公卿之家願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說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于溫叟一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舉奉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幸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



耶攬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
竊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
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
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舊議宰相鄭珽等議引漢相靈
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渚亭侯淑爲孝元皇父長爲
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議四代祖考爲尊置園陵如漢故
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
爲孝崇皇帝竊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
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
竊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

帝異世殊稱爰自麻秦已無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
兆之尊奈何捨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
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
高爲皇宰相鄭珽合群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
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
復何依開元時尊卑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
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
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
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竊編又言續麻長記所以別
親疎辨媿疑證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今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婦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入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令為兄之子女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曾珪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遺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

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今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白縗始也縗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服緩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

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君儉以祖諱蘇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泳唐末爲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道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贊辟掌奏記悅性至孝其父殊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

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蒞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初議大以爲非即罷



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
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
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
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
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襖褶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
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
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縵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
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
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

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
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
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
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謬又繼以龜茲部覓囊法
西參亂雜音其業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
遊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
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頊之音舞者行列進退
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痺改太子
賓客分司西京以辛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
舞明年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本

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憚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去授懷州司馬遷教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石敢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憚爲之憚笑曰千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

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順治己亥年十二月十一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誠校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從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尙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累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及瓌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猶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累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及瓌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



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識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譁以勳主司主司苟放防則圖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疑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間以時事擬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予人也請爲宣勅十

通授之鄭王有恩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晉國公顯德二年辛年五十八贈侍中疑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



五代史五十六
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
凝同當時以為榮

趙瑩字玄暉華州平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爽風儀事潞
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
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
更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
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高祖節度使
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嗣等用事與瑩爭
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宗而勿制故後引以為相

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尤欲為太子太保周太
祖時與契丹通好遣高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
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使而往也
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
告于契丹猶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
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養為河東節
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
判官嘗出帝納王姊為后王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王不知書而與廢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頌



之王出為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王王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王決王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秦維翰以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王為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王家其貨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訕笑自言頗得持晉王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壯王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王懼以為

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為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裴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



既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壙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其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感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

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政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攻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刑獄六七日間刑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定民大咨悉晉高祖人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師辛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克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克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



光所敗竟見殺守光怒允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竟故客趙王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王與琦得俱走琦足騎不能行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干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晉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直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戶訓納賂反其獄其寃案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讞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後獄乃辨寃活者甚衆

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滑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侍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松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光飯煎判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煎判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煎判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中國契丹由此致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



妻之以女使駕藩大鎮宿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
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節延期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
賞縣官十數萬緡責吾而足可也因其建其事廢帝大
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
非因誦戎昱杜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
廢帝大怒意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
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大相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
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
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行國也又論以資虜可平崧等
惶恐拜謝拜無敢違足夕之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崧

強項肯以人主視我和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
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
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
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
起太原果引冀州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祕書監累
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
之如父王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王子
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
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



關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從鄆
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
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
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
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
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
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哀納其言詔罷其役遷
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馬唐末為客嘗繼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改觀數政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嘗馬諫曰陛下未能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因將熟奈何恣收將以
管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
之止獵拜舍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
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
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
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壯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聞者皆晒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
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盧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



五十九
給獨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錢爲獨紙澤上書言
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獨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
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其爲太常少卿勅未出
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
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卿
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婦于子
詣匿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統
遂成其禍由澤而始置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
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美官至

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上事梁爲職方員外
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
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御史中丞尚書晉高祖時爲兵
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款曰我雖不
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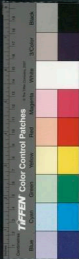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秦壽縣令
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時爲從事明
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
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海



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
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海敗死
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關里乘
輜輶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監鐵副使遷吏部侍郎
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欽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任州攝參軍劉守光亂
敏避之滄州遷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
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
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學奏記
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

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部敏乃求爲典唐尹事祖父以孝
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
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
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
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
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
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
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
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
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駑屬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



奮下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
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即萬金自平遙
汾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途則事濟矣
竊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
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
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為發於首辛贈右僕
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察軍唐
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寧
書記崧謂堯寧書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
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等皆以
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
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
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
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



奮下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
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即萬金自平遙
汾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途則事濟矣
竊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
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
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為發於首辛贈右僕
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察軍唐
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寧
書記崧謂堯寧書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
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等皆以
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
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
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
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



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
歲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史三四人登樓去梯夜
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且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師還繼友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國判三司用崧為鹽鐵
判官以內晏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時崧掌
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
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
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
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
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

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
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
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其
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
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
劉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
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
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耻之
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



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谷奔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爲謹謹又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理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義與逢吉兄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

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奉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管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館助李潛家以情告潛是時高祖將葬穆陵河中李守貞反潛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嶼先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志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百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

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鑄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鑄
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

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

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鐸鑄留爲從事其後報文禮
獄鑄自立遣鑄聘唐莊宗於太原鑄爲人利口敢言乃

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鑄爲支
使莊宗即位拜鑄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

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鑄瓊上言獻祖宣帝建初
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

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謀莫能考按有民語寺自言世

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鑄瓊不復詳考遂補爲
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

墟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
諸帝陵綬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

唐事鑄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
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鑄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

書鑄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事故事宗室皆
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鑄雖不才嘗事莊宗當

府議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素何後裒人而又冥班行

五代史卷五十七
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諫者見鑄言事鑄謂
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
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諫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
鑄兖州行軍司馬鑄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爲兵部尚書
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
高從誨曰士固有丕奉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
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
紅裝拂二裸狸皮一因爲鑄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
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無左丞姚
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

示鑄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鑄慙失色還蓬獻其皮
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以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
及文紀作相鑄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
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鑄事繁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
即位拜鑄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
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來次傅相
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
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

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實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嗣奈何歷詆當朝之士

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守備軍行掌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

五十八卷五十一
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為吏部侍郎判東西銓
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
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
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克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
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
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
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論以獻
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罵帝問漢

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
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
而有過關雉牢而出囚靈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
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
罪者嚼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
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
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
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
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寡正刑罰而已
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為吏部

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
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
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微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
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鑣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
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潘翰
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
人馳詣東京百官皆偽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
御史臺悉獄百官偽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臂引郭子儀
自誦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

王恩同鎮興元辟為從中恩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屢
帝舉兵鳳翔恩同戰敗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
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徵諸鎮詔書皆命皆仁
裕為之父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
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
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
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承福殿奏黃鍾仁裕問之
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事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
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

五代史卷五十七
九
專制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蔓藻
之支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
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發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
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洵疑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
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為河南書衣村吏集鶴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為史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闐為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海有隙唐方絕
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松子仁實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手故主書
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
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
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出於
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事後唐為禮部侍郎暉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
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
為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

太子太保暉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
暉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暉
暉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
相嘗過暉暉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暉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儒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
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度復爲秦州節度判官

戴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
因附羽衣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囊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贈戶部尚書

王珙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步
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珙故人召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
舉史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頌方
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舉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
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擘其母浮之

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洲子必能之若是可乎
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雀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
明年選頌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
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夢
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伏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
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
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至高祖以太原叛命廢常遣兵圍
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

雖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
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
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
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
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
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
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履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
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
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而古今
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



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別合星宗之五星二曆相參
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
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闕愈甚臣獻合二曆創為
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
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錡等
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
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裡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十為
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
千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

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走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
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
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
因得罪而戮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
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
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
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
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



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錚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卷第五十八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



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錚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卷第五十八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



五代史卷五十八
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朝且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更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物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

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曾士蒞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府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



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
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大
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
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
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
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者績必因其歲禮動
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
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
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
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告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

陸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陸典臣雖非
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
箭以候氣審臍臍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邊疾以推
星考黃道之紆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
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
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
行之數五行之得基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
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
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



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
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
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
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
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推續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
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
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
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扶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
都於汴樹圭置簡測岳臺界瀟以為中數者瀟正則日
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

後中近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臆臆之法率皆
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
迂廻而難用降及諸曆則踈遠而多失今以月離臆臆
隨曆校定日躔臆臆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
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臆臆之法可謂
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
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
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
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



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
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
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
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
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
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
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
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為九道之法可謂明
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
自古諸曆分段失實皆緣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

留而遲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
非本理遂至乖舛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
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而後多別立諸
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
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
以日月程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
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
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
大體遂為等揆之法蓋從假用以求怪捷於是乎交有



五十年卷五十一
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法曆
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識以步日月星辰步發欽為
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章三卷顯德三年七政
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
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遺也夫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
知世宗嘉之澤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堯令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
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劫十一度畢十七度甫

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

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



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盈統法從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盈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心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

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胸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朧胸數爲日躔朧胸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入算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

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強亦限率空其半當
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
末率八限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
乘所入限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
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為黃道宿及分就其
分為少大半之數

黃道且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
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
為分盈統法為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

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
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為午後分不足反減為午前分以
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
日度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漸統法
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為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
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為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



歲中即去之盈縮五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
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
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
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

則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于正算外則日出
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
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于正
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
之爲壽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即
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數

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菽四千爲地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



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展分減法
法爲昏分置辰昏分各如岳亭術人之即得其地日出
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一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一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策一十四五十五百一十一一十四

甲二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三百九十二三十二四十四

中限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一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加時
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朧胸



置入曆分以日躔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程節除之爲
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朧朧
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爲定
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
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知之元日
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不同者大不同者小無
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爲
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
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
加縮減之合命以冬夏至之宿筭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入交
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
也各以日躔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
離朧朧定數經法乘之千離而一朧減朧加常分即入
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經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
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所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
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針正不同故月有九道
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
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
即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
限末率空又九限枋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般半交之

宿前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
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
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正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
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
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
一爲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
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
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
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
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

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鏡截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朧胸定數朧截朧加之即所求也

長昏月度

置其日辰昏分以定分數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消象前後變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州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大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



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
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
加之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
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
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
分

日食常率

置中率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
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
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率爲日食常率

日食定率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
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
七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
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
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
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
加常率爲定率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爲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老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既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六十二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



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二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後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其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即初其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



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偏
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後一理偏南
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切其末之方即
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未定分已下即帶
食出入食其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未定分
為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
分為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入定分乘之定用分而一
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一六除為帶食之大八

餘為小分

食入更壽

各置初甚未定分展分已下以展分加之昏分已上以
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數餘壽用分而一為壽
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曆中二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自 變辰 變曆

辰凡 一十七 三十三 一十二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五 一十二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一十九

前留 二十六 三十三 空 二十八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三 空 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疾 三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三 空 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空 二十八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一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三 一十一

夕伏 一十七 三 三十七 二 三十七

筭成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曆一千八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辰見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五 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七 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一 六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二十三

四十五 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十九 二 九

一十八 二十

前留

八十六 九

五十八

空 四十四

退遲

一十一

七 四十六

空 四十四

退疾

三十一

七 四十六

空 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空 四十四

退遲

一十一

七 四十六

空 四十四

後留

八十六 九

七 四十六

空 四十四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二十三

四十二 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二十九

四十四 一 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五 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寸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一

周策二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枝見

一十九

二七

一二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十八

三五七

前留

一十九

空 六十七

空 三十五

退遲

三十七

空 四十三

空 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一 二五

空 六寸

退疾

三十三

一 三十五

空 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 四十五

空 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

空 六十五

空 二六

順遲

一十九

空 六十五

空 二六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十八

三五七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二十八
變日	變度
夕見	變曆
四十二	五十三
順疾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次疾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順遲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前留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

退遲	四	二十二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十六	空三十一
夕伏	七	四十一	空三十一
晨見	七	四十一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十六	空三十一
退遲	四	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十九	六十九	空三十一
順遲	二十四	二十四	空三十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三	空三十一
次疾	七十三	七十三	空三十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一十五 一百二十六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二十四 二十九

順差 一十七 一十八 一十六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二 一十六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十六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一十六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
前合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
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
爲日爲度即所求平合中自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
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
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木火伏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
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
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
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
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
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爲其段常日定
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
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萬曆四年刊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
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
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歲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
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木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日與前段定日星相

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
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速伏行分近留段近
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速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
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
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
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
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進行
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



爲速運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
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
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
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
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
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

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
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
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
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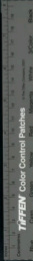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氣候圖

冬至十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初

鶡北鄉 鶡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雉始雊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節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疇化為鶯

虹始見

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蟪蛄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虞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節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節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節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交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也外

大夫謙

卿賤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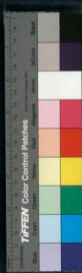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鶉內

小暑離六二

侯雉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物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



也蓋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六十五已土者用減統法
爲有沒分通氣策以東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
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沒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減分以河氣乘之朔虛而一盈
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欽一篇而在
者三篇簡略不紀不足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

某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
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
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
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
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
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
以審臑胸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
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
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
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夫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

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
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
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仁史卷五

三





2025/05/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夜而軌滿實矣難行行一而願伏留使行歌有新而
五緯齊矣
聖人出之能
取至其所長雜
以考焉





RES-0128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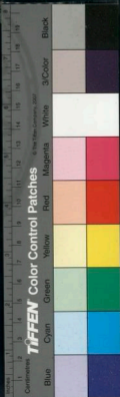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司天考第三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乎深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人乎果不與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切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覆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有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

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古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

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
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癸感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
二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
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癸感犯房第二星
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華出于
張甲戌星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
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癸感
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二月丙申癸感犯土相
甲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癸感犯左

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巳巳太白晝
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
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
皆雉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
月癸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棊四月庚戌犯積尸六月
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
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
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癸感犯上將九月丁巳
月犯心大星巳巳月犯昴庚午癸感犯右執法巳卯癸
感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癸感犯上相巳丑至于庚子日



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彗匝火
木戌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彗感犯氏乙巳月掩
庶子二年正月甲戌彗感歲相犯二月辛卯彗感犯錠
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象小星流于西北巳巳彗感
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
入羽林六月辛丑彗感犯房八月巳卯朔日有食之庚
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
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
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
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
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五月宗人宗
正推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彗感
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彗感犯右執法庚戌太白
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未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
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
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彗感犯房金木相犯于
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
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年六月癸丑月有
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彗感入哭星十



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乙卯太白犯天鐫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
尸九月辛酉朔聚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
氏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邪
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
犯斜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晝晝見六月
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彗星交流丁
亥彗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年十一月甲申
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鏡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
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吳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

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
彗星交流七月乙亥朔彗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
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彗星流于西北四月
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
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彗星交流
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禁出虛危掃天壘及
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朔
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
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
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



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癸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癸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癸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閏運元十二月辛亥日有白虹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癸惑犯天鎗三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癸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癸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日有食

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日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己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安五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水辛酉雨木水壬戌日犯昴癸酉雨木水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

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已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勾已往來不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十三日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癸惑犯司掩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

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賈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癸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癸惑犯鬼壬午癸惑犯天戶四月甲午歲犯鈞鈴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癸惑犯井鉞八月己未癸惑犯天鐔九月辛酉癸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癸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癸惑犯上將丙申癸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兩木水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彗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為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



字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錯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經組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分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災火出楊林江水中間天兩豆之類皆非中四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鑿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覽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騎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

字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錯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經組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分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災火出楊林江水中間天兩豆之類皆非中四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鑿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覽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騎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

五代史卷之十
其興衰較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粵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管平一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時常時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一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亂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



漢 曹 鄴 宿 徐 萊 登 株 齊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天
亭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倫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能

漢 曹 鄴 宿 徐 萊 登 株 齊 淄

青 密 沂 兗 雍 洛 汴 州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梁

亭泰
平水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有 唐

武宣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發

昌管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漢

興水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周

能

之如譜

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

古今史卷之十

二

RE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宗四年刊

復	唐	郢	鄧	金	房	均	襄	凡
有	有	有	有 <small>北宜</small>	有 <small>獨</small>	有	有	有 <small>義</small>	有 <small>官</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有 <small>蜀</small>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有 <small>義</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子</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汝	許	蔡	陳	穎	準	毫	宋	濟
有	有	有 <small>國</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州</small>	有 <small>成</small>	有 <small>成</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式</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平</small>	有 <small>成</small>	有 <small>成</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成</small>

三十一



商	同	都	解	邪	享	處	衍	威	脚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申	蒲	孟	懷	晉	絳	陝	號	燕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龍 涇 原 渭 武 泰 成 階 鳳 乾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坊 丹 延 夏 銀 緞 宥 靈 鹽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濱	德	景	滄	定	祁	易	趙	深	冀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鎮	磁	洛	邢	相	澶	衛	貝	博	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五代史卷六十一

六



案	武	儒	媽	新	應	雲	病	壽	平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同大	唐 武限	唐	唐
有 置 明 宗	有	有	有	有 蓋 威	有 困 彰	有	有	有	有 契 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順	蕭	檢	涿	幽	霸	雄	英	瀛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冀		唐	唐	
有 契 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置 世 宗	有 置 世 宗	有	有



和	滁	泗	楚	揚	遼	沁	洛	澤	隰
吳	吳	吳	吳	吳	唐	唐	唐	唐	唐
			<small>南唐</small>			<small>美學</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安</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義</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東漢	有	有	有

慈	汾	并	府	麟	憲	石	嵐	代	忻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small>東河</small>					<small>門馬</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北</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水</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平</small>							
有	東漢	東漢	有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small>安</small>	<small>水</small>						

五不火老

INSTITU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	信	饒	池	昇	鄂	歛	宜	常	潤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昌武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通	濠	泰	海	野	廬	新	舒	黃	光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正忠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吳 正忠	吳 正忠	吳 正忠	吳 正忠	吳 正忠	吳 正忠	吳 正忠

SEAN WO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津	劍	江	建	鈞	茂	吉	表	撫	洪
閩		閩	閩		有吳	吳	吳	吳	吳 <small>南</small>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small>南唐 李忠</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處	明	台	溫	湖	蘇	越	杭	獨	泉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small>吳越 東</small>	吳越 <small>吳越 東</small>	閩 <small>閩 威</small>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閩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small>吳越 海</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南唐 <small>南唐 幼孫</small>

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彭	漢	益	峽	歸	荆	秀	睦	葵	衡
蜀	蜀	蜀 <small>成都</small>	蜀	蜀	南平 <small>南</small>	南平 <small>南</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small>吳越</small>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五代史卷六十一

普	閩	果	遂	梓	劔	嘉	眉	綿	蜀
蜀	蜀	蜀	蜀 <small>信武東川南</small>	蜀 <small>南</small>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通 開 利 興 萬 忠 夔 施 熬 龍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武擊

江謀

志武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文 茂 維 雅 黎 印 簡 崇 資 陵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平水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戎	梁	洋	潭	衡	潯	朗	岳	道	永
蜀	蜀 <small>山南 西道</small>	蜀 <small>武定</small>	楚 <small>文武</small>	楚	楚	楚 <small>平武</small>	楚	楚	楚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涪	渝	瀘	合	昌	巴	蓬	集	壁	渠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康	端	晏	容	象	柳	富	嚴	蒙	梧
南漢	南漢	南漢 <small>建武</small>	南漢 <small>建武</small>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桂	宜	昭	連	柳	融	辰	全	邵
楚	楚 <small>江都</small>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small>馬希範</small>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五不
必
考
之
一

十四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	登林	惠	涇	宿	橫	廣	欽	廉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韶	化	雷	賈	高	新	春	恩	封
南漢	石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淮	瀘	勤	潘	羅	萬安	信	崖	瓊	雄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
 唐滅梁徙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
 唐為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
 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
 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
 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



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官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軍改曰匡國唐滅梁後曰忠武

汝州唐故曰義成以避留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後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軍節度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

平為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鄆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鄆州置宣化軍唐改曰鳳曆周改曰志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觀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寧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陳州唐故曰保義軍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



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
勝曰靜勝後唐復爲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晉因之後唐建鄴
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
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
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尚相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德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澤潞邢洛磁五州

木盂方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
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
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
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寧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武祀廟諱改曰武順唐復
曰成武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感州故屬天國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感州人也乃
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五代史卷之六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

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蓬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

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考子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鄆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鄆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從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魏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



復為雅州

五代史卷之十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為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烏領

三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

廢為通遠軍五代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不別

出監者物器之名亦散不載於地經史綱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為通遠軍割其屬

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推

睦務於海傍後為瞻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

臺為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无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

為屬亦廢

瀛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

瀛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

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



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而治高安

劔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劔浦富沙三縣為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為清湘縣又割淮陽縣為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璣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徐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滇陽置治滇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鄆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陽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陽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為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鞏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



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劉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禹州而治之梁改為裕州屬

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涇州陷吐蕃僅於平涼置渭州而

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權武兩鎮置平

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僅於臨涇置原州而

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邠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幷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 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
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 荆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陽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陳州唐城宋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若今永興本鎮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曰又令知水與軍州事而不言軍州亦非是也又令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營置縣之割隸今因之者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營置而復廢營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學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兒盜販聚冤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嶼荆楚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牢狎視人嶺聲過蜀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澗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若今永興本鎮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曰又令知水與軍州事而不言軍州亦非是也又令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營置縣之割隸今因之者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營置而復廢營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學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寇盜販聚冤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嶼荆楚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牢狎視人嶺蠻遺類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羣陰伏日月出燭天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



祭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還除長
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
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
頭爾即斬其首搗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
兵馬使判史郎幼復奔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
唐即拜行密廬州判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單師鐸所
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
師鐸已囚駢召宜州秦彦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
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在營是師鐸兵
飢來勝爭入營殺軍實行密及兵擊之師鐸大敗單

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平向城哭三日攻其
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
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啖就屠賣之
聲者剗剗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
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
密聞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
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聚守空城而
諸將多驕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
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羸弱擇嚮背之時
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

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霸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備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搗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譚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虛元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錕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錕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

于易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錕奔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頌安仁義子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遂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頌劉晟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也挫其衆不可敵而可又以敵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頌威亦曰昔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論兵飢又大疫行密志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頌見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三
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
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
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頌守宣州安
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顧等攻掠自
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
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
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以瑾璋敗固與俱奔行密行密
兵皆江淮人淮人輕騎勁勇而兵益振是歲梁大
祖遣葛從周龐勳攻行密行密擊敗梁兵于口

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潁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
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
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頌戰于葛山弘鐸敗將
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
常事也一戰之劬何苦自弃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
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
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
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
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

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
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
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官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
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頰叛冀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
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頰頰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
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
為大將及背德而頰妻子予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
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頰執神福子永鼎以招之神福
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濂擊頰
敗死初頰及安仁義未死時皆從行密起微職及

進書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頰欲除之未
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
思召頰攻饒杭州番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頰解兵頰恨
之頰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頰求賂而獄吏亦有
所求頰怒曰史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友仁義聞之亦
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
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
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
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未
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瑋善禦志誠善射皆為第



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梁之一瑾梁之十不當仁義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審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冗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審夫人朱氏之弟也顧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審疑之乃陽爲日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審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

州襲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審十一月行審平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溥立溥僭號追尊行審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溥字承天行審長子也行審病出溥爲宣州觀察使方衝指使徐溫私謂溥曰今王有疾而出嬖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溥涕泣謝溫而去行審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溥隱慮溥幼弱不任事勸行審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

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讓告之溫等大驚遽語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溫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溼嗣立召局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溼之人也多輩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溼怒令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總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溼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馬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

祖代唐改元開平溼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嘗欲活之存曰大罵殷曰昔歲守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豈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赦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溼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營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亞徐溫典牙兵牙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裴誦嘗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溼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溼視事璠等侍側溫頗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溼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

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三年五月溫顯共遣盜入竊中殺溫淫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羣盜皆說惟紀祥不從執溫縶殺之昔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溥為烈宗高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審弟二十也初名濶又名溥初溫顯之獄濶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溥死顯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顯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将宋瑋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擁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

可然恐為之大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暫立幼主漸以威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泐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由教宣之乃遂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言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



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溫可求陽意顯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勿嗣而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兄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展顯意寬可求有附溫意顯復客夜刺殺之密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顯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燒衝堂斬顯因以弑逆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前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拜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反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

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強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法也乃上將權輿而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灘敗之被全諷彥章而拜奔于楚仔倡奉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鏗全諷屢餉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菲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客時為大將勳位已高情溫用事

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榮
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
隆演使客將何羨諭遇使自歸羨因說曰公若欲反可
殺羨以示嫌若本無心何不遣羨以出遇自以無反心
乃隨羨出溫派再用伺其出發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
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為行軍司馬鎮海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璋攻楚取岳州執其
刺史苑攻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
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討徐溫齊國公兩
斷謀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承

而大事溫達決之久濟楊林江水中山火可以燃十三
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
于門橋知訓與職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
陣曰此不足為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
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
表信三州兵攻虔韶又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
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
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
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
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客軍隆演鵝衣髻髮為蒼鶴



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駐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反目知訓又與宋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至誠聞瑾殺知訓彼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偽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友州執譚全播以歸十

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

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考武王廟號太祖溈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嚴文圭沈顏為翰林學士盧擇為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為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為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為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縉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



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齊子知誥守湖州嚴可求嘗謂
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
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
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誥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
二年而吳猶不敗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
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典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
兵屢緝若李氏復興其他屬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
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督虜二年
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
其意常快快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蓋曰

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
江公濠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
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
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
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
卿盧質使于唐嚴可求奪餘數事授之以行質見洛陽
莊宗問之類次第以對質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閣舟
師徐溫來見以曰沙爲遊宴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
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

丕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庖望牙旗鏡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厄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租考立廟於金感左僕射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杜宗弼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憲為皇帝溫景皇帝隆演皇帝以徐知誥為太尉領侍中

齊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江濟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土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晷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走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罕以徐知誥為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諫右

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璿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誥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誥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璿奉冊位於齊王十二

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父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枕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盜行客起合眾以謀悞下行客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客欲殺朱廷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殺行客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客病平生舊將皆以嚴守在外而溫

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顛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烹之刺血爲盟温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温有老母懼事不成不知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温乃安明日鍾章殺顛温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顛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憐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温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温用事出嬖言温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温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温遷行軍司馬潤州

史鍾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潯攻越戰于臨安押將冉筠奔于越潯敗被執温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孥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温戰于無錫筠感温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温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州宣帝也黃六州爲齊國温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温遂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温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温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又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温



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善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吾信也因命濟師遂破金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金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飲散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之心當成渾花溫遂止之一撫六子皆赤溫慙自以起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善蓋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曰喜為智計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

密破趙鉅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用作樂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二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李昇僭號號溫為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執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袁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



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
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
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號武
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番五十年及
溼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
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裝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
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蘇吳錄云溫元國志皆
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其所竊實四十六年而首
唐世宗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乾德四十七
年吳昇徐錫等機運歷亂雜類一入皆江南故臨所
記宜得實而編未變守制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錄類
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終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親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
乃冒姓徐氏名知詰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
厚有謀為吳搜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
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
吏多武夫務賦斂為職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
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稱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



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
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
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號武
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番五十年及
溼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
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裝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
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蘇吳錄陳經九國志皆
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其所竊實四十六年而首
唐世宗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乾德四十七
年吳昇徐鐵等機運歷陽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此宜得實而編未變守制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錄類
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終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親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
乃冒姓徐氏名知詰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
厚有謀為吳搜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
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
吏多武夫務賦斂為職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
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稱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



五合史卷六十二
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
官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
展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
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以州兵渡江定
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
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
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搗之昇悟起走乃
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
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避于知訓以劍投刁彥能使追
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紹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

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騷擾
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
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曉知祥王令諫等
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皆陰使人察視民
間有難表贖之者往往鬪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
右進盃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靈我何用此以故溫雖
遷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
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
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
爲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各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



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
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來奔
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
見白鬚領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
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
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濙者怨
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濙為
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濙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
本吳將也聞濙至欲納之為其子禛所止本曰此吾
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首出迎濙禛閉門遮本不

得出濙濙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
杜稷以宋齊丘徐珍為左右丞相十月齊遣攝太尉楊
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
溫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誥江王知
誥銳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
篡國者以報楊氏令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
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
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



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
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
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
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為孝靜皇帝廟號
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
號惠宗考崇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兼徐溫為義祖徐氏
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誅中書
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
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理為吳太子
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求與公主女聞人

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
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吳天上帝於
闕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
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繆役其尤
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
令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
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
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
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



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
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
庫甲兵皆盡群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吊問厚
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又常厭用
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
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
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
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
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末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瓌徐溫死昇葬

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領本國留昇為司徒
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屠廣陵捕楊渾昇將篡國
召景歸金陵為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年嗣立改元保
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封弟壽王景遂
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景遠前未王為齊寧王秋
改封景遠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
王副元帥盟於昇極前約兄弟世繼立封其子儉南
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處齊州羅
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稱福祿中遇賢
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

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群盜千餘人未有所統聞神嘗爲
至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攻
元末樂官屬群盜管絳夜攻劉嶺外蘭神所嚮神曰
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曹浩不能禦遇賢據
白雲洞造宮室有聚千餘萬運諸縣景遠洪州營屯
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違鎬率兵攻之遇賢聞神不復
語群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厚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
林學士馮延巳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文晞文
徽爲副使夢錫實官改殿軍謀奪命而延巳等皆以邪
佞用事美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

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拜王景遂奏決惟陳彥
在文徽得奏事群臣並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徽
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請開求見景曰臣
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
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
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
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
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
力及事成乃賜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
齊丘以病罷相由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亮



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潛覺於景左
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領
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
年二月闖入連重遇未文進弑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
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
兵累年闖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
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
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
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
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

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
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
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軍節
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
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
景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
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
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
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
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

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
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
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
召為太傅為相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
書切諫請誅魯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
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止
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
亂政與魯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咎
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
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師景遂為元帥封齊王南昌

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
渾韋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家將宋元來求援景
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沔陽
聞守貞已敗乃還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群盜
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
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遣遣人請建州節度
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闕江趨應之福
州以兵出迎誨曰闕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福
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
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

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萼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鐫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鐫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漸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錄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鐫鐫不能守

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秦雨淮南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接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凌徐部沔陽之後山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勳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

背腹受敵乃焚其營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迫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刀於拒馬雜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葉繫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肥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

刺史周祥秦州刺史方訥皆奔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尚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十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楊奉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展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

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
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馮凌上國華風不競石運所鍾
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控三十萬之
甲兵農戰交脩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
便議班旋真同感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惟事
魏蕭參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有帝號何美歲寒
儻擊事大之心必迫人於險德明等還感稱世宗英
武景不悅宋齊丘陳學寧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
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遠鑄
文績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蕲秦三州

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
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
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渦口欲再幸揚州
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
守揚州訓請奔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
遣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
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
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
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景達雖爲元
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

客反覆難信景道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顯邊錡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道入楚楊州騙其主燕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誦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誦遣人請命于唐唐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棗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一月屯于兗州之北門文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

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彥卿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饗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王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
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斬黃蓋江以
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
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
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
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
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
鎮遣誠面陳願傳位世宗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
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

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
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
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
君等嘗欲致君如光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
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奔立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
發陳覺齊立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
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
罪景疑之誤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已割地稱臣乃遣
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
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

許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達為洪州節度使燕王董為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水通泉貨源資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董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以是因營紆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振聲使唐錫蕃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

王南都而洪州迫臨官中營殿首不能寒解臣日夕思歸景憐怒不已唐錫暨憤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母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上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選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秦章煜尊母曰聖母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鄴



王從謹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救境
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
無職事者日二貢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
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
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
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景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嗣
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
景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私
匿舊錢萬錢益少尚賈多以千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
不可禁煙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勸政

殿學士封長子仲選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令
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勳政殿學士分夕於
光政殿宿直煙引與談論煙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
用為相而熙載後廢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
煙以此難之左按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
妓車車上道煙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煙
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煙嘆曰吾終不得熙載
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否群臣對曰
昔劉稷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
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

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毅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毅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毅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快快以國慮為憂日與臣下酣宴怨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賤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丙火舍人潘佑上書極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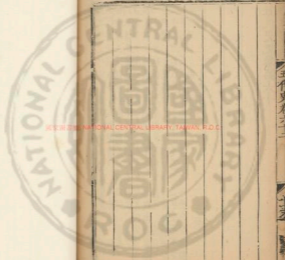
煜救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

名太祖徐召之升使軍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與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借偽假竊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惟其區區擯德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過歟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仔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書徽淮南十四州置江為界保大十五年乃州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及南征五年正月丙子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置江為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謬而尤顯志記年

謂之類也以其音為正不無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開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開世家注或疑景立誓年而敗元則年亦當為三年元取淮南當為十五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交較則人後王延義當開建元年則即始代南唐當顯德二年景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建元年為保大二二年則即始代於十三年則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此等書或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亦非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號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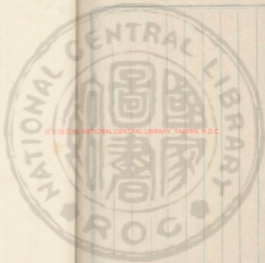


DESCRIB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二卷之二

五十二卷之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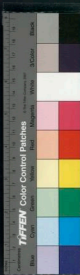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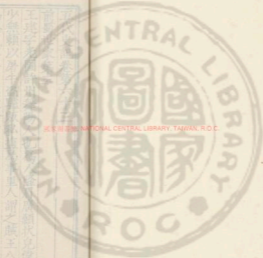




2025.03.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建字元徽，少無賴，以屠牛爲業。嘗與里人謂之賊王。八後
爲忠武軍卒，稍遷，遂將黃巢陷長安，信定在蜀，忠武軍
將龐勳以兵八千屬勳，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安弘晉爲一都頭，復光死，安
弘舉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略行，至興元，遂而度，
使牛勣自柵留，後僖宗即以安弘爲節度使，安弘以建
等八都頭賞，蜀州刺史已而安弘雖來，及歸，歸諒討



CC-0. IN THE PUBLIC DOMA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五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額狀兒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驅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遂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
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
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
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益池重榮
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
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金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執建
騰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
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
孜回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

便獲奉出建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
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
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
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
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
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
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
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
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
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天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一萬
益行章與建相持深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
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昭彦朗等罷兵彦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
度為西川節度使分印蜀黎推為東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彦朗等兵討之昭宗以
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文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
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
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
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

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渴此為
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即以
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
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茂茂嘉印
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
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
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
節度觀察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
張勳為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勳為虞候矣汝等
無犯其令幸勳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

五代史卷之十二
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殺百人而後止。建遣
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
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歸賜、
彥暉、東川旌節、絳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
李簡、王宗濬等討厚，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
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搆師即
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鎮陽厚走，還縣
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

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濬攻之。十二月，宗濬敗彥暉于
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秦
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
地降于建。四年，宗濬復攻東川，別遣王宗傑、宗阮等由
峽取渝。濬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
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
南州刺史，以剌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
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尋又十月，建攻破梓州。
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珪、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
營生，死以之，指其所似，實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

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果將吏飲酒遂與之俱
死建以王宗濬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濬為節度使於
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王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
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與孫賓者韓全誨等劫天
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
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
王宗濬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
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
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其州趙匡燾遣其弟
匡明襲據之建東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

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
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
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
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入
見吉賊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
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黃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
帝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信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
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畧為御史中
丞張格王鐸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
富富唐之末人士多欲代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

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並見
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
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
友非將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琪等
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以王宗信為太師宗信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
得之奉以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
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信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審等謀
求為人司馬摠六軍聞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
建以宗信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無僮見至於建

宗信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
宗信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及邪
宗信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
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
信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審死六月
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
驪虞見武定二年頒末昌曆廣都嘉禾合穗三年八月
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
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
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

五代史卷六十三
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嚴為
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
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
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
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
國軍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
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為
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裴格曰唐故事奉使
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索
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

尚不可以絕兩國之懼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
紘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
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木
秦五月驕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
殺太子少保唐夔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
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為符識因
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為人猴喙齟齬多材
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年十七為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水和府置
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

為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唐
襲建之屢也元膺易之屢論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蒙
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寵歸元膺廷疏其過失
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
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
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
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銅之然後舉事尔建疑之
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
已乃與伶人安悉香等將喻全珠率天武兵自衛遣人

於峭及文錫而首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誦率兵
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實
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居躍龍池檻中明日
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
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
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
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
建遣慶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
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
十一月大火焚其官室遣王宗儻等攻岐取其秦鳳階

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
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
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券書以
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
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
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復國號曰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
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
文康等干與外改建年老昏老文康判六軍事無大小
皆決文康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

臣間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彥等排闥入言文康欲
為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
太子用思輝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
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號

行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幽王宗懿韓王宗智宮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與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
母寵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
行為人方願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
浮遊之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懿貌類已信王宗傑於



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
妃與宦者唐文豪教相士言術相最貴又諷宰相張裕
贊成之術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術立謚建曰神武聖文
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承陵建正室周氏號昭
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術因誦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
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責官自刺史以下
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
邸店以奪民利術年少老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
祿景潤澄王承休陔陽晃田魯偃等而以韓昭滂女
顏在珣嚴旭等爲御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

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遊葉丹霞之亭飛鏤之
閣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御客婦人日夜酣飲其
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
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御客共以慢言諱嘲之坐
上澹然術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遊當王氏晚年俗競
爲小帽僅覆其頂飽首卽陸謂之危腦帽術以爲不祥
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毋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爲
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異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
皆戴金蓮花冠道士服酒耐免冠其髮鬢然更慮朱
勃訛醉註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妃游青城山



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記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離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萬艘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聖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王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附法駕而朝之九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軍秦州也承休以官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

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晉人皆懷其宗遣李巖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巖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恣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嘗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

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歸
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官人作回
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
亦自歸谷馳歸登天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宣者宋光嗣
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
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
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陽衍詔曰固當列土
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
就道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
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

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許進官者向延嗣
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
信義俱并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髮髮如雲而
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
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
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
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
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
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弼許州民家
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弼好學工琴弈為人恬退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為
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
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
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勳從衍東
還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露襟曰早從
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志者至灑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
耳山天成二年出訪京師上書求衍宗族養之明宗嘉
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
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內三趙村

馮子自秦漢以來學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
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
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
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不見為
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
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
為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
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
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
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唐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厄亡大

五代史卷之六十一
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歌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益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羣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濫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方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術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

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者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實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困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國明年三月
元武成今以爲定惟前五代史云德元年入成
都天祐五年建國元者變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
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
邢洛礎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
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在晉
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
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
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
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
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國明年三月
元武成今以爲定惟前五代史云德元年入成
都天祐五年建國元者變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成
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
邢洛礎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
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在晉
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
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
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
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
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
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
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
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
及平昔以為笑樂欬曰繼岌前日乳吳兒尔乃能為吾
平定兩川吾徒老矣繼岌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億先
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
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
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
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

鋒康延孝以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闡董
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僕私實及其兵數
千以賜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
兵中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擲等
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
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
萬緡以爲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闡自蜀入爲相兼判
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
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
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



五代史卷之二十四
李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海頗疑知祥有異志思
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為監軍明
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海復以客
省使李嚴為監軍嚴前使蜀虜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
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
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虜為功也堂書記毋昭裔及
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
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莫嚴懼而不來
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
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

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
來此目客將王彥鈔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
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
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
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
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李良
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李良為果
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未留
李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
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緜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

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敵誨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來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於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又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瓘反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營奇虜

武信軍節度使公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成裕為絳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成裕重誨表免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閬州擒李

綱卷四十四



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為之獻歡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祝釐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忠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大鎮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敬瑭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

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摧矣令其不進吾知易與尔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弃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

旋所在守將又皆奔城走明宗憂之以貴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恩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為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益疑知祥實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擊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難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

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諫曰徒驅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

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瑛留事唐爲
供奉官明宗即遣瑛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
知祥兼據南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
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業昭
武軍留後李業等因請知祥稱土以舉制行事議未決
而瑛至蜀知祥見瑛愕然九月瑛自蜀還得知祥表請
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
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關門
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泥來
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

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
蠻蓋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
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十五人皆拜節度使唐
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
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詔明年閏正月知祥乃
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兼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
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
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
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皮釗等至成都

知祥宴勞之度釗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
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
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
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昶未發喪王處回夜遇趙季
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羣侯擁兵專伺時變
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
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
政明德三年三月遷感化壙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

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
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
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管屬和九年三月火
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
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
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
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日出之賜保貞金數
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
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
初即位獄史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李何勸我拒

諫耶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屬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厚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業無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歛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造重昶始觀政事於朝堂置概以通下情是時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之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行故地漢將趙思紹聚衆與王景崇據鳳翔及皆送欽于昶昶遣張虔劍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球出于午谷以應思紹昶相母昭奇切諫以爲不可然相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謀思紹景崇虔劍等皆罷歸而思謙耻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遷史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

五十七
年和加號唐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于玄扈秦王判
六軍事次子玄珪襲王弟仁數襲王仁贊雅王仁裕嘉
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和以韓繼勳為雄武
軍節度開同師來伐歙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峯省
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
陽聞周兵至遽馳還秦事和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
一言和怒殺之乃遣高彥休李廷芝出堂舍以拒周師
彥休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豎及入于周和懼分遣
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形勢二王年世宗以所得蜀
仔歸之和亦歸所

世宗怒和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
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和使歸周和以
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和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
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和問李吳曰曰昔唐德宗皇子
評生回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王此故事也和乃
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詰
為皇太子和幸晉漢之際中國多難險一方君臣
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
荆潭杞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職先晝同行東漢約出
兵以撓中國過為遠矣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又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
司度石掖門南臨汴水為相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
帳什物皆具以待相相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
成都人也年十三嘗來鄆禪師智諱為童子知祥嘗飯
僧於府昭遠執中屢從智諱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
時相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相相立以為
捧廬使備客使王虞回致仕相以樞密使權重雖制乃
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
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同相母李太后常為相言昭遠
不可用相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

郡相遣李昊等徵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此
諸葛亮酒酣謂吳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嘗領此二三
萬離而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相又遣子玄詰率精
兵數萬守劔門玄詰兼其愛姬樊樂器伶人數十以從
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
吉柏江浮橋退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生
路出劔門南清澗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
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
見擒玄詰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又攻夔州夔州守
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



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僖不允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稹問計於左右老将石顯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稹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墜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稹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為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迨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

贈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僮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手劉鈞當如母願祖之幸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仕獲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知祥與咸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
咸元四十一
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乙丑
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誤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諱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諱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柁柱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諱三子曰隱台巖諱平廣
州表隱代諱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
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單玘作亂知柔
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
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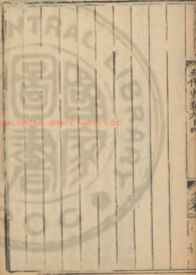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諱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諱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柁柱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諱三子曰隱台巖諱平廣
 州表隱代諱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
 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玘作亂知柔
 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
 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一



若辛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
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
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
州遺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優好賢士是
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
唐世名臣諱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
不得還者皆客嶺表主定保倪曙劉濟李愬周傑楊洞
著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客管巡官曙唐太學
博士潛崇望之子以避亂往齊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
奉使往資辟置幕府侍以賓客榮善星唐司農少卿

因避亂往隱數門以災變係耻以星術事人常得疾不
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為營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
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龔儋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
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為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龔初名嚴諱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護妻韋氏
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
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段氏養龔為
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襲襲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顯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于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潞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樊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度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他

隱悉平諸寨遂殺昌魯

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襲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襲取容管遂巨昭又取邕管隱襲自梁初受封爵梁正朔而已貞明三年襲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襲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著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暉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僞國常怏怏思歸襲乃習為光胤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為盡心焉襲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劓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淚頰垂涎呀呷人以

高直蛟蜃也又好奇侈恣聚南海珠寶以為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禪王
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
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
猶在四方其不取咲乎龔咲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
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
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
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死使何詞
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
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尚賈至南海者

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
繼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驛信鄭旻遣使
致來髮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
理理金錦袍虎綾紋金葉刀封歸仁慶使食邑一千
戶持節賜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
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
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
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
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
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襲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救境
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
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
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遂之章乘巨輪挽索鎖楚舟以烟
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二年遣將李守鄺擊克貞攻交
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莫發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
公常以我爲僞廷公反而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
之承美顯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
州楊廷瓚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避歸襲遣承首程寶攻
廷瓚寶戰死五年封于權福邑工亂國康王洪度秦王

洪熙音王洪昌越王洪朔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
顯高王洪杲循王洪肆息王洪逸高王洪簡同王洪忠
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
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象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
公羨殺楊廷瓚自立廷瓚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
師襲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襲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柵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
遂之潮退舟還轉極者皆覆洪操戰死襲收餘衆而還
十五年襲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
陵子珍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翼子權樞機圖皆早死玠次當立
 嬰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
 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
 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尔因泣下
 獻歡翻為雙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
 為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翼以告之益諫曰
 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
 玠政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
 政玠立果不能任事讓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官中深
 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練與婦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

海蘭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政陷循
 州玠遣趙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聞洪昌等於錢
 帛館祀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
 能省趙東皆亂洪熙日益進屏妓誘玠為荒恣玠亦頗
 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官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
 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彊少良何
 昌延等習為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閔之玠醉起
 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
 十年二十四謚曰殤弟展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弑玠遂自立政元曰應乾以洪



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
晟既弑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
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
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
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官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
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
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
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利襄帝陵於海曲
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
隙而洪昌最賢亂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杲

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醜
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
淵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
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敦樸韓信誅而彭越
醜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
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爲英州刺史使人
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
驥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
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萇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



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賓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擊大阱於城下覆陷於上
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
等攻桂州及連宜嚴倍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凡
年久又遣內侍蕭崇徽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徽等
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
揮使暨彥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
劉氏有南官大明昌華甘露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凡數百不可悉紀臣者林延遇官人盧瓊仙內外專恣
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爪置伶人尚玉樓頭

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
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歡喜而已十年湖南王遣達以兵
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濬崇徽敗達於嶽石斬首萬餘
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旻興桂王慶興荆
王保興梓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
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襲時據交州
襲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奔不復攻權死子昌崧立
昌崧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差
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
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

是美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甍為墳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錄立

錄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嬖仙等至錄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黃澄樞陳延壽

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錄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榻子身錄於內殿設帳帷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裙坐帳中宣禍福呼錄為太子皇帝因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錄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奏政事深嫌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反目二年錄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庶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錄下允章獄遣禮部尚

書許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不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
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矣其長公
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後入白
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銀稍誅諸王銀以為然
殺其弟桂王瓊與是歲建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珪言於
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卒中國有故下戈不及而
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
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
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為備不然

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惜然莫以為慮惡廷珪
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蘭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惡
群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
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
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
伐克郴州晟所遣將璽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
餘衆退保韶州鎮始思廷珪言遣廷珪以舟兵出洗口
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珪訓士卒修戰備領人倚以為
良將有證者投無名書言廷珪反鎮遣使者賜死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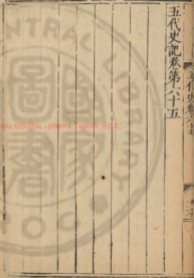
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珣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洗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瑋與峯州刺史喬知祐
爭立交趾大亂驪州丁建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
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
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俱儀十三年詔澤州
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
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
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異如此十二
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文先

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還銀遣
其右僕射蕭淮來表降淮行銀惶迫復令孽兵拒命美
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典率文武諸美軍降不納美
澄樞李托等謀曰非師之來利吾國實代爾焚爲空城
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官殿銀以海潮十
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丹以逃歸師
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左千牛衛
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國史與咸平世諸書皆
同蓋自唐天祐二年
唐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威凡六十七年高
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吳魯覽爲始故曰五十五年不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潭陵潭州刺史鄒處訥發邵州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潭陵潭州刺史鄒處訥發邵州



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助建峯取勛鎧
甲被先鋒兵張其旄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
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僭宗
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助求為
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助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助於
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譁呼軍卒
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錘毆殺建峯軍中推
行軍司馬張信為帥侍將入府乘馬輒蹶驚傷信諱信
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
乃共殺贍燔其尸遣魏茂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信乘有

襄入府殷拜尚於庭中信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而再
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蔡彥驥李琦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
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琦等
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
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琦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為揚行
密所執行密收儲餘兵為黑雲都以竇為指揮使竇從
行密大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五代史卷之六
誰家子竇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
汝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
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
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
心突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懼通商貿易有無以相資亦
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殷大喜未嘗節度副使行
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柱洪關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
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
拒於上流臨將黃璠以舟三百伏溯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息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荆陽舟截江
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
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
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揚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豪俠頗通結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碁母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其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恭母章續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州蒙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
州向瓌辰州宋鄴澂州昌師蓋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
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信節度使殷乃請使唐
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
以其弟寶爲左相存名不和康光國等十八人爲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廵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於
宗下置書府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表詒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泗劉襲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泗
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
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使願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
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
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誡殷鑄鉉鐵錢以十當銅
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羨歲入萬計由
是地大力完數歲封爵天庠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
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
書右丞李庠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
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寶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
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

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感
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
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
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恒富無以為贈謚曰武穆
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敬殷以計策而楚以糧惠
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
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
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言



西山將老馬天子漸大能言人矣希聲聞之燔殷令殺
 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惟之語
 左右曰吾嘗從孫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
 有冤死乎明日史以狀告殷荆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
 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
 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
 雞麩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滿希聲不入泣
 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議之曰昔阮瞻
 居喪而食蒸豚世豈有邪長鹽三年希聲卒追封
 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實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
 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弃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
 卒而希範以次立護忠嚴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
 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
 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康光園徐仲雅李皇拓拔當
 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園等皆薄從
 飲博灌呼獨常沈厚長身工書切諫光園等惡之襄州
 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
 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滑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英諸蠻攻澧州希範遣
劉勅劉全明等以表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
州士然走莫州遣其子師高之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
接犍河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
士李卓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
州都雲酋長尹陳昌率其比明等十二部犍河張萬濟
率其夷酋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於宴堂
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而切諫以為不可希範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喜不一龍也是時莫毋戎
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思覲思覲陳希範曰先王起

伍以攻我而得此州行朝廷以制藩敵傳國三世存地
幾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
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
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
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誅許
常入謁希範呼閣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
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未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為

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夢自朗州來奔侯希廣將劉
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
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
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
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夢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
遣之希夢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
藩漢簡帝不許降簡書慰勞講解之希夢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
希夢於僕射洲希夢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
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遣諸蠻劉彥瑫

在趙武陵攻希夢彥瑫敗於湘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
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夢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
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夢呼贊曰吾
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貴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
希夢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昂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驍雜
以變番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
陰送款於希夢遂沮其議明日師昂請可瓊軍事願目



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萇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揚潛戰于門中希萇少劔已而許可璽奔于希萇宏潛聞之皆潰希廣率五千圍于然堂明日橋之希萇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感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萇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萇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萇楚王希萇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庾紹等謀作亂希萇寘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紙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鶴隨之突入其府劫

唐兵縛希萇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高舉偃因希萇於衡山師高奉希萇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錮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萇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將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濟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

卒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履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繼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攤之夜以長柯巨石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者追及于武陵者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遂出留後馬光惠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達自為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亂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遷鎬入楚遷馬氏金陵因并乃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昇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鎬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

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以言為護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授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秀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業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秀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逢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輒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
外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
軍校進逵攻邕獨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
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
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
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
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

乃遷岳州遣其盜擊簡卓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
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
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
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
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
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
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
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
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
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



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
貴願不力農多恃執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
歲時表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
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平民租後
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瓏畝間
乎行逢溫避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大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徭起田野
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
史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瓏畝為鬪兵同時十人皆
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

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
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
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
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
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
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
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
皇帝遣蘆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
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觀自

皇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
年并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萬曆四年刊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黠録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欽溥起營祭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突然不足當之起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黠録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欽溥起營祭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突然不足當之起乃



王介文卷之十一
一
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險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實其窮乏鏐善射與藥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備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

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蹙之斬首數百殺擊曰此可一用爾若大家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起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薛暹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宏

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入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所
其營中驚擾因焚之漢有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
何鼎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數
何鼎辛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
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瑤爲杭
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
襲韓公攻施堅實守以舟兵屯望海鏐出不水成及夜
率奇兵破襲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
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
稽陝其家鏐乃奉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

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
囚高駉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
劉浩逐其帥周實實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勅官薛朗爲
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實以歸鏐具軍禮郊
迎館實於樟亭實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
剖其心以祭實然後遣其弟錄攻徐約約敗走入海連
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
與鏐戰鏐常聞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
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
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關練使以成及爲副



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夫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投沈崇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假子擿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祝王書名與圖類因由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表黃外軍表白銘其衣曰勳我嗣使

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圖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扼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石候乞兵於揚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洵湯白素郊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

能充其與其裨將羽右隙刺羽諸之昌殺其兵乃敗
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
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
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
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
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
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元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
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新里曰廣義新畝貴里鏐素所
居管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瓚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
其將康儒應壇因攻越州鏐遣其弟鏐敗儒於軒渚

不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
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
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
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縮與
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
其將馬諱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其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與縮戰斬首百餘級縮屯龍興守鏐微服踰城
而入遣馬諱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
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
淮兵至患不測矣楊公大夫今以難告必能聞我鏐以

五十六卷六十一
為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
吾嘗欲以元璿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結果召田
頽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審以女妻元璿亟召頽還
頽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曜而歸天佑元年封鏐吳王
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宿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
百人四年升采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
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
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鏐
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
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

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關
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
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
其弟鏐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鑿繫網洗水中
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
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繫
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
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
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

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
錫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
鄧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
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
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
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
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
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瓌自稱吳
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農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
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高麗渤海王海中諸國皆

封拜其甚長明宗初即位安重海用者鏐致書重海書
辭媢重海大怒是時供奉官高昭遇鏐致使吳越既還
攻誣昭遇稱臣舉蹈重海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
太師致仕元瓌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海死明
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
元瓌立

元瓌字明實少爲質於田頰頰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頰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瓌頰母常蔽護之後頰將
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頰戰死元瓌得
歸錄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



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瓘乃出笈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瓘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舊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松選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偕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李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瑄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張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賊萬計獲其將楊彥恭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

如元璿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佐卒弟倣以次立初元璿質於宣州以胡進
思獻璿等自隨元璿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其見尊禮及倣立頗平侮之進思不能
平倣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倣
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除盡工獻鍾植擊現圖倣以詩題圖上進思見
之大悟知倣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倣囚於義和院迎
倣立之遷餘于東府倣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王爵
金印世世征淮南詔倣攻常宣二州以奉李景倣治國

中兵以待景開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
蘇州僑黃與蒲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
撫矣亟言於倣倣率兵以應倣相國吳程遷調兵以出
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倣前不可
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
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
淮倣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
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
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
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



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倣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
平江北卿等遂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
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倣兵甲旗
幟橐駝牛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
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錄甚常重飲其民以事
奢倍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丁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
最為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
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實資當五
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

相次歸命倣勢益孤始傾六國以事齊獻太祖皇帝時
倣嘗來朝厚禮遣還國倣曾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
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三年
詔倣來朝倣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
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怪豈其欺惑愚衆有以
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驟見盜賊僞
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
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庶民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
者豈非其稟賦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繁又豈皆然歟



五代史卷之六

卷之六

是皆無所得而推跋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
人特喜道其中者歟後世輒據此言中者多而中者少而
兩帝至皇朝太平興國二年高祖海鏡中圖說有
三年國降凡八十四年

表

卷之六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XUE WU ZHONG GU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
王審知
史册不載
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泉州蔡宗權方募士以
益兵乃以紇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聚黃巢請退留不
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則略自南康入臨
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
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焚其前鋒將曰吾屬奔潰
無妻子而為寇者為諸所殺潮其本心哉今請建請



12712-1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
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隋固始緒聞潮兄弟材
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
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
行宗權發兵攻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
汀隔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
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
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
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篋竹
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
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
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
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卽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
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
卒其塔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
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
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

之暉見殺是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
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
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
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
唐亡累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
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
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
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浚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
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
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

阻一夕風雷雨電震擊閩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遠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陝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葬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愛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

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二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睦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鑄

鑄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鑄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鑄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鑄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鑄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曰善選先志毋煩老兄復米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鑄



五代史卷之六十八
三
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鑄遣王仁達拒
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
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身
請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兒復來延稟不能對遂
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十錢塘長興三年鑄
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今皆已覺
請授臣尚書今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
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
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
聽從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開寶皇

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
羅仙入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
政元為龍故國號閩遣謚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
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
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
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悉又薦妖巫徐
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請鬼神將為亂鏐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
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
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

五代史卷之六十八
四
若也英以爲然明日誡鑄使視英疾至言入北廟見
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故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鑄以
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鑄遣人問之
英言頭痛鑄以爲然即放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
伏見救英晉王閻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
歲美人攻建州鑄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
進曰得文傑乃進鑄惜之不與其子靈鵬請與之以紿
難乃以樞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
可無恙送者聞之疾馳一日而至軍士踴躍文傑于
市閻人爭以瓦石投之食之盡明日鑄使者至救之

已不及初文傑爲鑄造樞車以謂古制疎闕乃更其制
令上下通中以鑑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體
敝三年改元水和王仁達爲鑄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
鑄心思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
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
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蕭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
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鑄慈賜與金帛慰安之退
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遣後世忠卒
誣以罪殺之鑄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眷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鑄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

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好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鶯有色其子鑄鵬甚之鑄已病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鑄快快與之其次子鑄翰於謀殺鵬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是歲十月鑄奪軍大誦殿坐中皆然言見延京來做以爲鑄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鑄無恙問做彼可殷何罪做懼而出與鑄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鑄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宮人忍其首爲絕之鵬翰及鵬后歸郎皆爲做所

殺鑄立十年是殺諡曰愍皇帝廟號太宗

鵬鑄長子也既立更名和改元通文以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弑君之罪既立和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和患之因太宰軍伏甲擒做殺之梟其首于市做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做首弁于錢塘晉天福二年和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國王拜其子鑄恭臨海郡王損至闕昶稱疾不見今鑄恭王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

之怒稍侵辱之。相選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相。至高祖。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相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彼者。於是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備伏曰。昶夷和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特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鬼見。奉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教千斤。鑄寶皇及元

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膏。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擊人陳寃以空名堂牒。責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起。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



五十八卷之二十八
士陳鄒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鄒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于第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

延義昏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曠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承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曠自昶世僭擬難制昶相王僕每抑折之曠亦憚僕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問以寶劍昶舉以示僕曰此將何爲僕曰不忠不孝者斬之

居旁色變曠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曠患僕前言而僕已死命餐冢戮其尸僕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曠命掠取良家子曠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曠曰皇后上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曠嘗嫁女朝主有不賀者皆之御史中丞劉蕡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曠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曠喜乃釋蕡不笞曠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曠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曠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槐詣朝堂極諫



職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職過惡五十餘事職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杙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職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弃之水中職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職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職常為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弑和懼為國人所討與宋文進連姻以自固職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

涕自辦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職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職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諡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職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職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職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職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有闕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上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



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許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開闢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

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繼眾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袈裟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欵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開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被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州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

將蔡仲典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劾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武城江南保齊保大三年虜王氏之兵遷于金陵者終也諱王潮實以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何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志之諱以爲拆遂以王潮光祿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卒保大四年歲後在丙午而賊故為六十一一年然其年有國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奉終諱書終失惟江南錄又差其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其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軍使遷殺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敗于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僞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

五代史記卷六十九



將蔡仲典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劾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武城江南保齊保大三年虜王氏之兵遷于金陵者終也諱王潮實以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何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志之諱以爲拆遂以王潮光祿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卒保大四年歲後在丙午而賊故為六十一一年然其年有國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奉終諱書終失惟江南錄又差其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其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軍使遷殺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敗于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僞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

五代史記卷六十九



之也太祖壯其言命李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面鋒去吳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十餘人景死之茂自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州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緜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顧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障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衣冠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董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

室故臣握疆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李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李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風勸來者而反糜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志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李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李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李興因命工繡其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李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誦樹之李興行至襄州心動

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李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李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瑛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李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李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李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李興因請變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



五八史卷六十八
三
以為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
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
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鄩克其
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母季興
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人
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
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
卒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
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

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
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
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高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
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
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戲艦于樓下謂穀曰吳
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
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
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
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
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



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請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比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讓已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晉

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景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討即後還之而無愾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規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



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
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彥率兵三千出夏口以
爲應又遣客將劉法奉殿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
宗得保融所與感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
數歲一貢京師爲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
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
弟保紳來朝世宗嘉之初李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
牙兵衣食皆給予保融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
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秦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
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滿其從叔從義謀爲亂

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
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
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
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速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
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
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
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
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



五代史記卷六十九
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議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拜候於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腕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至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

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季興黃成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繼冲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果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口重膽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今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主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果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口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今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主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



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
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
過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
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
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
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死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
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
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自指其頸以示
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乎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
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

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
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驥腐
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
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旻聞之即并戮其妻子市以其事曰漢以明無佗已而
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晉來書周
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驥立祠歲
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
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
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晉問行使于契丹契丹



永康王元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珉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遣燕王述軌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爲皇后元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珉素有疾元欲強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元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軌高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元欲爲述軌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厲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陞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又軍凍餓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戣所

敗德戣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揚袞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李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契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元



望周師謂曼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曼奮鬚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曼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曼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曼能奮退走其騎軍亂士卒數千奔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據川谷世宗大駭宥督戰士十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曼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謂曼遂敗日暮曼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曼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曼獨乘契丹賁

騎臨塞嶺問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袞怒曼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曼歸為黃驪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曼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

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
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衣歸盡所求也世
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
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
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突
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
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濟之寃義不爲郭公
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
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

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旻
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
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
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
告急示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
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平奉表稱臣執其監
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
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
出團柏谷群臣餒之汾水侯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
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



鈞隴西郡王鈞見承鈞儀制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鈞
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鈞
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鈞心益不平與贊多
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紿之已而鈞收死衛融被執
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鈞反狀融言不遜
太祖命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鈞呼曰臣得死所矣
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劍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釋融
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言
融盧贊吾以為恨爾承鈞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

郭無為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額烏曠好學多聞善
談尚書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
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
曰公為漢大臣擢重兵居外而逃縱橫之士非所以防
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
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
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
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益殺
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
使者責承鈞改元接李鈞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懼恐謝



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鈇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鈇益薄承鈇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顛爲鴻臚卿繼顛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頽已頽之繼顛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膏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顛常得其馬以獻荒漆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是川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顛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遺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問

上謙者謂承鈇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人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之人也君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鈇遣譯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鈇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譯者曰爲我語承鈇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鈇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爰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以旻女常居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辨



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即自殺曼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曼女皆卒曼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繼恩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勸助政關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官及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緣喪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大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盧霽榮率十餘人持刀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霽榮非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

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遷之而未果故霽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霽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爲人忍曼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屢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纔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

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挫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普察無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賊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暮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夾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瑞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知先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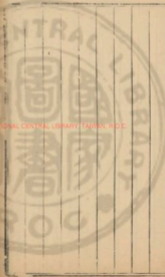
後澗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弃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論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止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具年

吳年世興或誌者皆同自開廣順元年建隆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號凡二十八年餘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
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多年以建元及併
竊文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
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
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
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歸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
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多年以建元及併
竊文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
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
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
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歸



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迄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元貞 元年	四	三	二	一
八	七	六	五	四
八	七	六	五	四
承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元貞 元年	六	五	四	三	二	元貞 元年	四	三	二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順義	乾德	乾德	光天	天漢	通正	五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龍德



辛丑 六	庚子 五	己亥 四	戊戌 三	丁酉 二	丙申 一	乙未 二	甲午 三	癸巳 四	壬辰 三
五	四	三	二	二	二	天祚 二	六	五	四
四	三	二	廣政 士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天福	八	七	六
三	二	三	二	通文 二	二	龍啓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天福	二	龍啓	二	二	二

辛卯 二	庚寅 元 長興 年	己丑 四	戊子 三	丁亥 二	丙戌 明宗 元天 年	乙酉 三	甲申 二	癸未 神宗 元宗 元初	壬午 二
三	二	大和 二	二	六	五	四	三	二	一九
四	三	二	大有 三	二	威康 白龍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天成 寶正	二	同光	同光	同光	同光
五	四	三	二	長興 長六	二	同光	同光	同光	同光



壬寅 七 六	癸卯 八 五	甲辰 九 四	乙巳 十 三	丙午 十一 二	丁未 十二 一	戊申 十三 〇	巳酉 十四 九	庚戌 十五 八	辛亥 十六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壬子 二 五	癸丑 三 六	甲寅 四 七	乙卯 五 八	丙辰 六 九	丁巳 七 十	戊午 八 十一	己未 九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
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



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
書之則其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
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
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
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
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
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
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
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
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書可謂難義焉劉安嘗致

子庸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曼之志不以亡漢
爲難而以失子爲難也曰漢嘗詔立贊爲嗣則贊爲漢
之國君不獨爲曼子也曼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
未必是而義當不屬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曼
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曼之志豈不可

哀也哉十國年世性楚同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
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爲正也○馬氏據湖湘
故事九國志連歷圖並云歐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
聲立長興七年卒而五代傳史列傳云歐以長興二
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問歲而月又書希聲
元年書希聲除時度使超三年八月又書希聲
今錄九國志歐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
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爲得其
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連歷圖皆以三年卒與
九國五年同



其云二年卒者皆得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
至皇祐九年承鈞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
而紀年通鑑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恐也蓋與
為徽宗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
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
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
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
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
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
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
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



其云二年卒者皆得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
至皇祐九年承鈞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
而紀年通鑑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恐也蓋與梁
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成
梁而為唐故
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
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
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
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
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
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
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



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強爲中國患三代檢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其種其居曰烏羅循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突厥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

合離部七曰集鮮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策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擒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



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請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遣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屢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某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並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

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讓代漢將某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酣操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遣管馬千匹既歸而肯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項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項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項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梁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千第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



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
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
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
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
攻破新州以文進都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
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
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
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
繩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上山以攻城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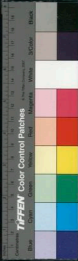
鎔鋼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
李嗣源圍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
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敢其
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
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
奚棘羯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
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
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
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靈西樓又於其東

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伊說契丹使人來以牽晉兵伊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馬奴曰故道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全昂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

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都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都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積在地方隅

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閹今至矣拔營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

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帝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



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無絕口不道於鄙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遂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羅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冬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

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歸朝莊宗莊宗客將王斌譜之延徽懼來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處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羅福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器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前
刺等以騎五千救都及禿餒擊晏球於幽陽爲晏球
所敗德光又遣楊隱赫遣蓋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
之于唐河赫連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
六百餘人而赦赫連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
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
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亦
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相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

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
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
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
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
連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耶
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
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替華三年以替華爲
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
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連等皆名



將而述律尤思合突欲由是平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
因求歸赫連蕭刺等唐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
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
免耳覆舟山皆斗絕無海東其有路狹僅通車其旁
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陝石浮疇米磚長楊黃花紫案
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
幽州又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
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高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
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河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

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
以兵及破赫連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
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搃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
敵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
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
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
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
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軍
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
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關曰大兵遠來
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
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
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
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
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行王予祝爾猶子爾視子猶父

而德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
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
吾命大相溫從續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
訣就手噫欽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四戰
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
祖已入洛德光乃止執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
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
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爲蓿縣令
劉守文攻破蓿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神氏而納之因
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



五代史卷七十二
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穉以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疆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繼代子亦可若詭寇要君但恐大免俱弊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穹廡前巨石

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郎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鎮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己立晉又得鴈門以止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

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虛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來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領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稍博州以應光遠德元與趙延壽南攻隋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守親征遣李守貞

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闕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鐵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不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



恩安審琦皇甫過等察之遇前渡渾水遇契丹戰于柳
林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
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
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柱重威等止
伐契丹歸至古北關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
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斃并飯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
輿車中呼其衆曰晉軍亦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
天下會天大風晉軍亦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
一白臺馳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帥數百獨遁延
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延

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來求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
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遂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
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開漢來和善不聞蕃去和漢若
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
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窺中國
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爲爲好
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平
翰亦許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
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
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啟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

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也武溫德光聞
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
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
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
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
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
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
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
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晉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
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

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
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
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
紗帽以待德光破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
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官言諭舉曰
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
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
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
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為狀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
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虜表



五代史卷之七十三
左衽胡馬吳車羅列階陛晉人僂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伏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彥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

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



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
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
在上國時晉道馮道奉冊北朝道賞二貂冠其一宰相
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
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堂元殿百官入閣德
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
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責書及阿保機明殿
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
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去起居
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

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言
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
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資軍胡兵入馬不給糧草日
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殺東西二三
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
鎮多殺哭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燕乃以蕭翰
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
尊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
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
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十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
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
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開城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
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
相州得閹牝十數萬枚爲人豕彘之德光至臨洛見其
并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
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子殺胡
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嘗之以醢載而北晉人謂之
帝祀焉永康王元欲立德光爲詞聖皇帝號阿保

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舟王突欲子也。欲奔于唐元欲留不從。元欲
 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
 小遇輒挑目封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
 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其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
 假其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
 通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其遣宦者秦繼昊皇城使李彥
 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



五代史記卷七十三

二二



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怒遣吳彥紳籍其家貨悉以賜元
欲德光死舉賊元欲也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元欲元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
備之今中國之兵猶在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
延壽猶豫不決元欲忠告以爲妹五月朔旦元欲召
延壽及張礪李松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元欲謂延壽曰
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元欲俱入食頃元
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
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子一輩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元欲召
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
費元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
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
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至鎮州
元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
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元
欲爲人僞傳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
千匹元欲散之一日而盡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
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昔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



則者當立而八皇誓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
逆元欲將廢之元欲留其將麻谷守鎮州晉諸將相隨
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
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
元欲元欲乃幽述律於州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
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先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
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
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
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
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

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
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
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
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
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
矣德光死藏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
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元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元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
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

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探定州已而悉其衆以比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戚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元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害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元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帝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元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元欲強之燕王述札與大

室主嘔里僧等率兵殺元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札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時元應曆說天順皇帝後更名環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咬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且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元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元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爲澶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道



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繞船戰艦首尾
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
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漢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
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
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兵不血刃遂伴關之謂其國人
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遂律後為虜者因其
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
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
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識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人

輕萬衆之重於崔葦之間以僂僂一勝夫兵法決機
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
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
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
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嘯為翰書
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嘯無所依

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開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未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嶺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過峯巒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虜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輿兀欲相及遂及迷律戰于沙河迷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衛渡遂囚迷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土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



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東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襄澤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魚鱉草尤美而水大馬食不過十里而飽自襄澤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元稹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焚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蠶草亦多

齊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元欲入秦齊郡大人惟執登器者得入入而門闕明日闕曰齊齊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見見西律葬儀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嶠得罪被讞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嶠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秦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錢旬其族野居反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瘴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



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葦為屋當作
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麀為酒醉則縛之而
醢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西皆與
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鹽澁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
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州又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
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巒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
其髮盛以紫棗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
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其其人最勇降國不敢侵又
其西轄受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巒厥律略同又北黑
軍子善作車帳其人知戰戰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

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頭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
厥人身牛是其地尤寒水自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
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轍劫子其人鬻
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
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思之契丹五騎遇一轍劫子則
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
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
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
狗首長毛不衣手持猛獸語為大嗥其妻皆人能漢語
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充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安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
殺其每走十餘里道一助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
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
匹遣十人齎乾餼其行路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平
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賊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
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賊得一人能錢句語
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都利烏于耶曠云自此以北龍蛇
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
丹謂嶠曰夷狄之人其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

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相漢人使漢人
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
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帝所創列國非一吳可考正
皆高祖開文天德常見於中國者可得也嶠律德光
元年惟而上之得唐天德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德
而附錄也老有唐明宗到年而立三年歲次丙申是歲
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建統稱會同
十年而而上之得天福三年歲次丙申是歲天福元年
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矣惟此亡者其據甚明錄皆不
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妄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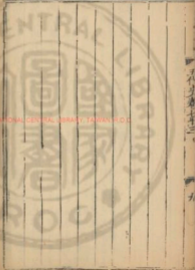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移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時分爲五部一曰阿奢部二曰噉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前蹄野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滅盛室韋奚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土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止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路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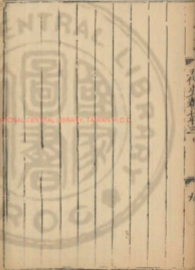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移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時分爲五部一曰阿奢部二曰噉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前蹄野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滅盛室韋奚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土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止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路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九



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黍秋熟則來獲嘗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費以平底无溝其柶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廷不魯之姊爲妻後遂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管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其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瑾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管其歸其刺連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遂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搜刺常以兵從其後不獲見於

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德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麗勒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

止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請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將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捷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丞福謀復古出塞知

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父白鐵賈等其羊馬贖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及刺來朝不知爲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遼輟轉輸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遼輟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濕于越相濕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率國昌克用父子爲



蘇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喜騎射畜多駿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駿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靼入契丹界以爲軍勢遣宿州刺史薛徽忠以所獲契丹圖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衣與三年首領頡魯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嘗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枿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十餘里無城邑而

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毒往往至百五十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婁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鄜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警壯皆售而所饋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費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歎以爲言乃詔史就邊地修馬給直止
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
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
之執其使者貢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
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規韋悉波勒強賴
埋斯骨尼及其大首領連春李八薩王都統悉那理摩
待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十人獲其牛羊銀萬計及
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
來朝貢廣順三年廣州刺史郭彥欽令其平馬似機詣

評獨野雜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
之野雜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
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
擊野雜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
破野雜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
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
其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在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
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

五代史卷七十四
五十一
為諸夷所侵部族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
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
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
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
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者矣當唐之盛
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崇
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
屬西域三十六國唐之單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
兵戍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

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
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
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
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累太祖
時帝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聯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輝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貴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道嘉施來請

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殷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蕃用其酋豪爲刺史然

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毹金星蔡胡桐律大鴈砂氈玉關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

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翰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夫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安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



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崇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璽粟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選番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同農卿鄧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大成二年惟知閩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之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羴牛綠野馬羴羴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臘臍膾金剛鑽紅鹽霸龜駝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穀雜胡荻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覆之既嫁則加魏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氍毹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蒲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

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
極來四夷其膏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
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
嶺與婁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帶金犛牛尾玉甌等晉遣供奉
官張正鄒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
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臣鄒等自靈
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唐海頤記其往復

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
沙至三公沙霜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檢崖天
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
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濊木濊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羶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
 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
 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嚴殿有聲
 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窟也其西渡都鄕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
 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
 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
 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臣
 郭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城仲雲遣宰相四人

三十七人候晉使者臣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
 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
 止渴又西渡陷河代種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
 緡州緡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
 百里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
 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
 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糗沃以蜜
 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
 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
 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蘆州泗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



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曰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湯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振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臣鄯等至于闐取天頗責誦之以邀誓約臣鄯等遠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勝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

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趙甲一副使奉部少卿朴歲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元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耶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雖闕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



新表以越王爲開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雖國
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
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
丹攻其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比
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乞比羽而
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行宗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
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五忽汗州以詐
祭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
氏開元元年國王大濇濇遣使者來訖顯德帝來朝貢

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詎誤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
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
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昇英遣使來朝貢長
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立卒史皆
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
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
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元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僊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龜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詔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
曰首咩賊龜年等不至首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
甥舅僊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
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僊宗東還乃止同光

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
蠻數十人又得徐詣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
遣詣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
時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罕晚
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罕晚寧遠將軍又
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
莎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為入蠻
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梓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
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其首領姓謝氏其名



見於唐王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
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臘
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
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附詳何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隣
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不
木兒山羊鳥獸之奇靡不備自前世未嘗通中國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前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醬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醬薇水六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敵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逾于闐占
域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書重刻五代史記後

五代之事歐陽公論之詳矣大都入倫之道
漸滅而人奢競於利故禍亂若斯之亟也南
雍故藏史刻歲久剝闕至不可句侍御胡君
指所部贖鍍異梓人重刻之余因集古本闕
本并監本參校同異凡是正睽遺闕遺數千
百字俾綴學論世者有攷焉侍御名秉性豫
之信陽人蓋確持風裁而雅嗜墳索者萬曆
丁丑四月既望句吳周子義志



五代史卷之十四

書



明萬曆四年信陽胡氏刻本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五經海
陽陶氏收藏今隸丹徒陶
氏所有緬仰宗風神馳案
里而廬陵文章可謂與吾
陶氏淵源有自矣
蓬仙高序

五經海

分校學正廖宇俊
司鐫典籍李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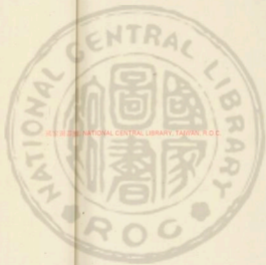
RES-01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